

## 卷第六十六 志第五十

### 艺文四

丁部集录，其类三：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凡著录八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三卷；不著录四百八家，五千八百二十五卷。

王逸注《楚辞》十六卷

刘杳《离骚草木虫鱼疏》二卷

杨穆《楚辞九悼》一卷

郭璞注《楚辞》十卷

孟奥《楚辞音》一卷

徐邈《楚辞音》一卷

僧道骞《楚辞音》一卷

右《楚辞》类七家，七部，三十二卷

赵《荀况集》二卷

楚《宋玉集》二卷

汉《武帝集》二卷

《淮南王安集》二卷

《贾谊集》二卷

《枚乘集》二卷

《司马迁集》二卷

《东方朔集》二卷

- 《董仲舒集》二卷  
《李陵集》二卷  
《司马相如集》二卷  
《孔臧集》二卷  
《魏相集》二卷  
《张敞集》二卷  
《韦玄成集》二卷  
《刘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谷永集》五卷  
《杜鄴集》五卷  
《师丹集》五卷  
《息夫躬集》五卷  
《刘歆集》五卷  
《扬雄集》五卷  
《崔篆集》一卷  
《东平王苍集》二卷  
《桓谭集》二卷  
《史岑集》二卷  
《王文山集》二卷  
《硃勃集》二卷  
《梁鸿集》二卷  
《黄香集》二卷  
《冯衍集》五卷  
《班彪集》三卷  
《杜笃集》五卷  
《傅毅集》五卷

- 《班固集》十卷  
《崔駰集》十卷  
《贾逵集》二卷  
《刘騊駼集》二卷  
《崔瑗集》五卷  
《苏顺集》二卷  
《窦章集》二卷  
《胡广集》二卷  
《高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桓麟集》二卷  
《边韶集》二卷  
《皇甫规集》五卷  
《张奐集》二卷  
《硃穆集》二卷  
《赵壹集》二卷  
《张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郗炎集》二卷  
《卢植集》二卷  
《刘珍集》二卷  
《杨厚集》二卷  
《张衡集》十卷  
《葛龚集》五卷  
《李固集》十卷  
《马融集》五卷  
《崔琦集》二卷

- 《延笃集》二卷  
《刘陶集》二卷  
《荀爽集》二卷  
《刘梁集》二卷  
《郑玄集》二卷  
《蔡邕集》二十卷  
《应劭集》四卷  
《士孙瑞集》二卷  
《张邵集》五卷  
《祢衡集》二卷  
《孔融集》十卷  
《潘勖集》二卷  
《阮瑀集》五卷  
《陈琳集》十卷  
《张纮集》一卷  
《繁钦集》十卷  
《杨修集》二卷  
《王粲集》十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文帝集》十卷  
《明帝集》十卷  
《高贵乡公集》二卷  
《陈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华歆集》三十卷  
《王朗集》三十卷  
《邯郸淳集》二卷

- 《袁涣集》五卷  
《应璩集》二卷  
《徐干集》五卷  
《刘桢集》二卷  
《路粹集》二卷  
《丁仪集》二卷  
《丁廙集》二卷  
《刘廙集》二卷  
《吴质集》五卷  
《孟达集》三卷  
《陈群集》三卷  
《王脩集》三卷  
《管宁集》二卷  
《刘邵集》二卷  
《麴元集》五卷  
《李康集》二卷  
《孙该集》二卷  
《卞兰集》二卷  
《傅巽集》二卷  
《高堂隆集》十卷  
《缪袭集》五卷  
《殷褒集》二卷  
《韦诞集》三卷  
《曹羲集》五卷  
《傅嘏集》二卷  
《桓范集》二卷  
《夏侯霸集》二卷

- 《钟毓集》五卷  
《江奉集》二卷  
《夏侯惠集》二卷  
《毋丘俭集》二卷  
《王弼集》五卷  
《吕安集》二卷  
《王昶集》五卷  
《王肃集》五卷  
《何晏集》十卷  
《应璩集》十卷  
《杜挚集》二卷  
《夏侯玄集》二卷  
《程晓集》二卷  
《阮籍集》五卷  
《嵇康集》十五卷  
《钟会集》十卷  
蜀《许靖集》二卷  
《诸葛亮集》二十四卷  
吴《张温集》五卷  
《士燮集》五卷  
《虞翻集》三卷  
《骆统集》十卷  
《暨艳集》二卷  
《谢承集》四卷  
《姚信集》十卷  
《陆凯集》五卷  
《华核集》五卷

- 《胡综集》二卷
- 《薛莹集》二卷
- 《薛综集》三卷
- 《张俨集》二卷
- 《韦昭集》二卷
- 《纪集》二卷
- 晋《宣帝集》五卷
- 《文帝集》二卷
- 《明帝集》五卷
- 《简文帝集》五卷
- 《齐王攸集》二卷
- 《会稽王道子集》八卷
- 《彭城王集》八卷
- 《谯王集》三卷
- 《王沈集》五卷
- 《郑袤集》二卷
- 《应贞集》五卷
- 《嵇喜集》二卷
- 《傅玄集》五十卷
- 《成公绥集》十卷
- 《裴秀集》三卷
- 《何祯集》五卷
- 《袁准集》二卷
- 《山涛集》五卷
- 《向秀集》二卷
- 《阮冲集》二卷
- 《阮侃集》五卷

- 《羊祜集》二卷
- 《贾充集》二卷
- 《荀勖集》二十卷
- 《杜预集》二十卷
- 《王濬集》二卷
- 《皇甫谧集》二卷
- 《程咸集》二卷
- 《刘毅集》二卷
- 《庾峻集》三卷
- 《郗正集》一卷
- 《杨泉集》二卷
- 《陶濬集》二卷
- 《宣骋集》三卷
- 《曹志集》二卷
- 《邹湛集》四卷
- 《孙毓集》五卷
- 《王浑集》五卷
- 《王深集》四卷
- 《江伟集》五卷
- 《闵鸿集》二卷
- 《裴楷集》二卷
- 《何劭集》二卷
- 《刘寔集》二卷
- 《裴颢集》十卷
- 《许孟集》二卷
- 《王祐集》三卷
- 《王济集》二卷

- 《华颂集》三卷  
《刘峤集》二卷  
《庾儵集》三卷  
《谢衡集》二卷  
《傅咸集》三十卷  
《枣据集》二卷  
《刘宝集》三卷  
《孙楚集》十卷  
《王赞集》二卷  
《夏侯湛集》十卷  
《夏侯淳集》十卷  
《张敏集》二卷  
《刘许集》二卷  
《李重集》二卷  
《乐广集》二卷  
《阮浑集》二卷  
《杨乂集》三卷  
《张华集》十卷  
《李虔集》十卷  
《石崇集》五卷  
《潘岳集》十卷  
《潘泥集》十卷  
《欧阳建集》二卷  
《嵇绍集》二卷  
《卫展集》十四卷  
《卢播集》二卷  
《栾肇集》五卷

- 《应亨集》二卷  
《司马彪集》三卷  
《杜育集》二卷  
《执虔集》十卷  
《缪征集》二卷  
《左思集》五卷  
《夏侯靖集》二卷  
《郑丰集》二卷  
《陈略集》二卷  
《张翰集》二卷  
《陆机集》十五卷  
《陆云集》十卷  
《陆冲集》二卷  
《孙极集》二卷  
《张载集》二卷  
《张协集》二卷  
《束晰集》五卷  
《华谭集》二卷  
《曹掾集》二卷  
《江统集》十卷  
《胡济集》五卷  
《卞粹集》二卷  
《闾丘冲集》二卷  
《庾敳集》二卷  
《阮瞻集》二卷  
《阮脩集》二卷  
《裴邈集》二卷

- 《郭象集》五卷
- 《嵇含集》十卷
- 《孙惠集》十卷
- 《蔡洪集》二卷
- 《牵秀集》五卷
- 《蔡克集》二卷
- 《索靖集》二卷
- 《阎纂集》二卷
- 《张辅集》二卷
- 《殷巨集》二卷
- 《陶佐集》五卷
- 《仲长敖集》二卷
- 《虞浦集》二卷
- 《吴商集》五卷
- 《刘弘集》三卷
- 《山简集》二卷
- 《宗岱集》三卷
- 《王旷集》五卷
- 《王峻集》二卷
- 《枣腆集》二卷
- 《枣嵩集》二卷
- 《刘琨集》十卷
- 《卢谌集》十卷
- 《傅畅集》五卷
- 《顾荣集》五卷
- 《荀组集》二卷
- 《周顓集》二卷

- 《周嵩集》三卷
- 《王导集》十卷
- 《荀邃集》二卷
- 《王敦集》五卷
- 《谢琨集》二卷
- 《张抗集》二卷
- 《贾霖集》三卷
- 《刘隗集》三卷
- 《应詹集》五卷
- 《陶侃集》二卷
- 《王洽集》三卷
- 《张闾集》三卷
- 《卜壶集》二卷
- 《刘超集》二卷
- 《杨方集》二卷
- 《傅纯集》二卷
- 《郗鉴集》十卷
- 《温峤集》十卷
- 《孔坦集》五卷
- 《王涛集》五卷
- 《王箴集》五卷
- 《甄述集》五卷
- 《王峤集》二卷
- 《戴邈集》五卷
- 《贺循集》二十卷
- 《张俊集》二卷
- 《应硕集》二卷

- 《陆沈集》二卷
- 《曾瑰集》五卷
- 《熊远集》五卷
- 《郭璞集》十卷
- 《王鉴集》五卷
- 《庾亮集》二十卷
- 《虞预集》十卷
- 《顾和集》五卷
- 《范宣集》十卷
- 《张虞集》五卷
- 《庾冰集》二十卷
- 《庾翼集》二十卷
- 《何充集》五卷
- 《诸葛恢集》五卷
- 《祖台之集》十五卷
- 《李充集》十四卷
- 《蔡谟集》十卷
- 《谢艾集》八卷
- 《范汪集》八卷
- 《范甯集》十五卷
- 《阮放集》五卷
- 《王廙集》十卷
- 《王彪之集》二十卷
- 《谢安集》五卷
- 《谢万集》十卷
- 《王羲之集》五卷
- 《干宝集》四卷

- 《殷融集》十卷
- 《刘遐集》五卷
- 《殷浩集》五卷
- 《刘惔集》二卷
- 《王濛集》五卷
- 《谢尚集》五卷
- 《张凭集》五卷
- 《张望集》三卷
- 《韩康伯集》五卷
- 《王胡之集》五卷
- 《江霖集》五卷
- 《范宣集》五卷
- 《江惇集》五卷
- 《王述集》五卷
- 《郝默集》五卷
- 《黄整集》十卷
- 《王浹集》二卷
- 《王度集》五卷
- 《刘系之集》五卷
- 《刘恢集》五卷
- 《范起集》五卷
- 《殷康集》五卷
- 《孙嗣集》三卷
- 《王坦之集》五卷
- 《桓温集》二十卷
- 《郗超集》十五卷
- 《谢朗集》五卷

- 《谢玄集》十卷  
《王珣集》十卷  
《许询集》三卷  
《孙统集》五卷  
《孙绰集》十五卷  
《孔严集》五卷  
《江逌集》五卷  
《车灌集》五卷  
《丁纂集》二卷  
《曹毘集》十五卷  
《蔡系集》二卷  
《李颙集》十卷  
《顾夷集》五卷  
《袁乔集》五卷  
《谢沈集》五卷  
《庾阐集》十卷  
《王隐集》十卷  
《殷允集》十卷  
《徐邈集》八卷  
《殷仲堪集》十卷  
《殷叔献集》三卷  
《伏滔集》五卷  
《桓嗣集》五卷  
《刁凿集》五卷  
《钮滔集》五卷  
《邵毅集》五卷  
《孙盛集》十卷

- 《袁质集》二卷  
《袁宏集》二十卷  
《袁邵集》三卷  
《罗含集》三卷  
《孙放集》十五卷  
《辛曷集》四卷  
《庾统集》二卷  
《郭悛集》五卷  
《滕辅集》五卷  
《庾龢集》二卷  
《庾轨集》二卷  
《庾茜集》二卷  
《庾肃之集》十卷  
《王脩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卜湛集》五卷  
《苏彦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谧集》十卷  
《周祗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刘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卜裕集》十四卷

- 《王愨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肃之集》十卷  
《滕演集》二卷  
宋《武帝集》二十卷  
《文帝集》十卷  
《长沙王义欣集》十卷  
《临川王义庆集》八卷  
《衡阳王义季集》十卷  
《江夏王义恭集》十五卷  
《南平王铎集》五卷  
《建平王宏集》十卷  
又《小集》六卷  
《新渝侯义宗集》十二卷  
《谢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广集》十五卷  
《孔甯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孙康集》十卷  
《郑鲜之集》二十卷  
《陶潜集》二十卷  
又《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 《王弘集》二十卷
- 《谢惠连集》五卷
- 《谢灵运集》十五卷
- 《荀昶集》十四卷
- 《孔欣集》十卷
- 《卜伯玉集》五卷
- 《王昙首集》二卷
- 《谢弘微集》二卷
- 《王韶之集》二十卷
- 《沈林子集》七卷
- 《姚涛之集》二十卷
- 《贺道养集》十卷
- 《卫令元集》八卷
- 《褚诠之集》八卷
- 《荀钦明集》六卷
- 《殷淳集》三卷
- 《刘瑀集》七卷
- 《刘缙集》五卷
- 《雷次宗集》三十卷
- 《宗炳集》十五卷
- 《伍缉之集》十一卷
- 《荀雍集》十卷
- 《袁淑集》十卷
- 《颜延之集》三十卷
- 《王微集》十卷
- 《王僧达集》十卷
- 《张畅集》十四卷

- 《何偃集》八卷  
《沈怀文集》十三卷  
《江智渊集》十卷  
《谢庄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颜竣集》十三卷  
《何承天集》二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渊之集》六卷  
《颜测集》十一卷  
《汤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鲍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刘惔集》十卷  
《孙缅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齐《竟陵王集》三十卷  
《褚渊集》十五卷  
《王俭集》六十卷  
《周顒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 《谢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陆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江奂集》十一卷  
张融《玉海集》六十卷  
梁《文帝集》十八卷  
《武帝集》十卷  
《简文帝集》八十卷  
《元帝集》五十卷  
又《小集》十卷  
《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邵陵王纶集》四卷  
《武陵王纪集》八卷  
《范云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夬集》十卷  
《王暕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马褫集》九卷  
《沈约集》一百卷  
又《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 《徐勉前集》三十五卷  
《后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舍集》二十卷  
《何逊集》八卷  
《谢琛集》五卷  
《谢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张率集》三十卷  
《杨眺集》十卷  
《鲍畿集》八卷  
《周兴嗣集》十卷  
《萧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昙隆集》十卷  
《陆倕集》二十卷  
《刘之遴前集》十一卷  
《后集》三十卷  
《虞囁集》六卷  
《王罔集》三卷  
《刘孝绰集》十二卷  
《刘孝仪集》二十卷  
《刘孝威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丘迟集》十卷  
《王锡集》七卷  
《萧子范集》三卷

- 《萧子云集》二十卷  
《萧子暉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吴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马集》十卷  
又《中庶子集》十卷  
《左右集》十卷  
《临海集》十卷  
《中书集》十卷  
《尚书集》十一卷  
《鲍泉集》十卷  
《谢璜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张纘集》十卷  
《陆云公集》四卷  
《张绾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萧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后梁《明帝集》一卷  
后魏《文帝集》四十卷  
《高允集》二十卷  
《宗钦集》二卷  
《李谐集》十卷  
《韩宗集》五卷  
《袁跃集》九卷

- 《薛孝通集》六卷  
《温子昇集》三十五卷  
《卢元明集》六卷  
《阳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齐《阳休之集》三十卷  
《邢邵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刘逖集》四十卷  
后周《明帝集》五十卷  
《赵平王集》十卷  
《滕简王集》十二卷  
《宗懌集》十卷  
《王褒集》二十卷  
《萧撝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陈《后主集》五十五卷  
《沈炯前集》六卷  
《后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周弘让集》十八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张正见集》四卷  
《陆珍集》五卷  
《陆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 《张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顾越集》五卷  
《顾览集》二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炀帝集》三十卷  
《卢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顾言集》十卷  
《江总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萧愨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诸葛颖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世集》五卷  
《刘兴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僧《昙谛集》六卷  
《惠远集》十五卷

- 《支遁集》十卷  
《惠琳集》五卷  
《昙瑗集》六卷  
《灵裕集》二卷  
亡名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钟夫人集》二卷  
刘臻妻《陈氏集》五卷  
《左九嫔集》一卷  
《临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  
徐悱妻《刘氏集》六卷  
《太宗集》四十卷  
《高宗集》八十六卷  
《中宗集》四十卷  
《睿宗集》十卷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又《金轮集》十卷  
《陈叔达集》十五卷  
《窦威集》十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萧瑀集》一卷  
《沈齐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杨师道集》十卷  
《庾抱集》十卷

- 《孔颖达集》五卷  
《王绩集》五卷  
《郎楚之集》三卷  
《魏征集》二十卷  
《许敬宗集》八十卷  
《于志宁集》四十卷  
《上官仪集》三十卷  
《李义府集》四十卷  
《颜师古集》六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刘子翼集》二十卷  
《殷闻礼集》一卷  
《陆士季集》十卷  
《刘孝孙集》三十卷  
《郑世翼集》八卷  
《崔君实集》十卷  
《李百药集》三十卷  
《孔绍安集》五十卷  
《高季辅集》二十卷  
《温彦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谢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陆楷集》十卷  
《曹宪集》三十卷  
《萧德言集》二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 《殷苧集》三卷
- 《萧钧集》三十卷
- 《袁朗集》十四卷
- 《杨续集》十卷
- 《王约集》一卷
- 《任希古集》十卷
- 《凌敬集》十四卷
- 《王德俭集》十卷
- 《徐孝德集》十卷
- 《杜之松集》十卷
- 《宋令文集》十卷
- 《陈子良集》十卷
- 《颜顓集》十卷
- 《刘颖集》十卷
- 《司马奩集》十卷
- 《郑秀集》十二卷
- 《耿义褒集》七卷
- 《杨元亨集》五卷
- 《刘纲集》三卷
- 《王归一集》十卷
- 《马周集》十卷
- 《薛元超集》三十卷
- 《高智周集》五卷
- 《褚遂良集》二十卷
- 《刘祎之集》七十卷
- 《郝处后集》十卷
- 《崔知悌集》五卷

-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覲集》五卷  
《张大素集》十五卷  
《邓玄挺集》十卷  
《刘允济集》二十卷  
《骆宾王集》十卷  
《卢照邻集》二十卷  
又《幽忧子》三卷  
杨炯《盈川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杰集》十卷  
《李怀远集》八卷  
《卢受采集》二十卷  
《王适集》二十卷  
《乔知之集》二十卷  
《苏味道集》十五卷  
《薛耀集》二十卷  
《郎余庆集》十卷  
《卢光容集》二十卷  
《崔融集》六十卷  
《阎镜机集》十卷  
《李峤集》五十卷  
《乔备集》六卷  
《陈子昂集》十卷  
《元希声集》十卷  
《李适集》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 《徐彦伯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宋之问集》十卷  
《杜审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谟集》十卷  
《吴少微集》十卷  
《刘希夷集》十卷  
《张柬之集》十卷  
《桓彦范集》三卷  
《韦承庆集》六十卷  
《阎丘均集》二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阎朝隐集》五卷  
《苏瑰集》十卷  
《员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悦集》十卷  
《刘子玄集》三十卷  
《卢藏用集》三十卷  
《玄宗集》  
《德宗集》卷亡。  
《濮王泰集》二十卷  
《上官昭容集》二十卷  
《令狐德棻集》三十卷

- 《褚亮集》二十卷  
《许彦伯集》十卷  
《刘洎集》十卷  
《来济集》三十卷  
《杜正伦集》十卷  
《李敬玄集》三十卷  
《裴行俭集》二十卷  
《崔行功集》六十卷  
《张文琮集》二十卷  
《曲崇裕集》二十卷  
《刘宪集》三十卷  
《薛稷集》三十卷  
《宋璟集》十卷  
《蒋俨集》五卷  
《赵弘智集》二十卷  
《贺德仁集》二十卷  
《许子儒集》十卷  
《蔡允恭集》二十卷  
《张昌龄集》二十卷  
《杜易简集》二十卷  
《颜元孙集》三十卷  
《姚 集》七卷  
《杜元志集》十卷字道宁，开元考功郎中，杭州刺史。  
《杨仲昌集》十五卷  
《崔液集》十卷裴耀卿纂。  
《张说集》二十卷  
《苏颞集》三十卷

《徐坚集》三十卷

《元海集》十卷宋休则，开元临河尉。

《李邕集》七十卷

《王澥集》十卷

《张九龄集》二十卷

《康国安集》十卷以明经高第直国子监，教授三馆进士，授右典戎卫录事参军，太学崇文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

《孙逖集》二十卷

《赵冬曦集》卷亡。

《苑咸集》卷亡。京兆人。开元末上书，拜司经校书、中书舍人，贬汉东郡司户参军，复起为舍人、永阳太守。

《毛钦一集》三卷字杰，荆州长林人。

王助《雕虫集》一卷

《王维集》十卷

《康希铎集》二十卷字南金，开元台州刺史。

《张均集》二十卷

《权若讷集》十卷开元梓州刺史。

《白履忠集》十卷

《鲜于向集》十卷

《康玄辩集》十卷字通理，开元泸州刺史。

《严从集》三卷从卒，诏求其藁，吕向集而进焉。

《陶翰集》卷亡。润州人。开元礼部员外郎。

《崔国辅集》卷亡。应县令举，授许昌令，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坐王鉷近亲贬竟陵郡司马。

《高适集》二十卷

《贾至集》二十卷

别十五卷苏冕编。

《张孝嵩集》十卷字仲山，南阳人。开元河东节度使，南昌阳郡公。

《储光羲集》七十卷

《苏源明前集》三十卷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

《杜甫集》六十卷

《小集》六卷润州刺史樊晃集。

《岑参集》十卷

《卢象集》十二卷字纬卿，左拾遗、膳部员外郎，授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起为主客员外郎。

萧颖士《游梁新集》三卷

又《集》十卷

《李华前集》十卷

《中集》二十卷

《李翰前集》三十卷

《王昌龄集》五卷

《元结文编》十卷

《邵说集》十卷

《裴倩集》五卷

又《湓城集》五卷均之父。

《刘汇集》三卷

《樊泽集》十卷

《崔良佐集》十卷

《汤贡集》十五卷字文叔，润州丹阳人。贞元宁州刺史。

《刘迥集》五卷

《武就集》五卷元衡父。

《于休烈集》十卷

《元载集》十卷

《张荐集》三十卷

《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

《戎昱集》五卷卫伯玉镇荆南从事，后为辰州、虔州二刺史。

《崔祐甫集》三十卷

《常袞集》十卷

又《诏集》六十卷

《杨炎集》十卷

又《制集》十卷苏弁编。

颜真卿《吴兴集》十卷

又《庐陵集》十卷

《临川集》十卷

《归崇敬集》二十卷

《刘太真集》三十卷

《于邵集》四十卷

《梁肃集》二十卷

独孤及《昆陵集》二十卷

《窦叔向集》七卷字遗直。与常袞善，袞为相，用为左拾遗、内供奉，及贬，亦出溧水令。

《丘为集》卷亡。苏州嘉兴人，事继母孝，尝有灵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时年八十，而母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察使韩晁以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

为异，唯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候门警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趋。卒年九十六。

《柳浑集》十卷

《李泌集》二十卷

《张建封集》二百三十篇

《顾况集》二十卷

《鲍溶集》五卷

《齐抗集》二十卷

《郑余庆集》五十卷

《崔元翰集》三十卷

《杨凝集》二十卷

《欧阳詹集》十卷

《李观集》三卷陆希声纂。

《吕温集》十卷

《穆员集》十卷

《窦常集》十八卷

《郑絪集》三十卷

《符载集》十四卷

《郗纯集》六十卷

戴叔伦《述藁》十卷

《张登集》六卷贞元漳州刺史。

《陆迅集》十卷德宗时监察御史襄行。

《柳冕集》卷亡。

《姚南仲集》十卷

《李吉甫集》二十卷

《武元衡集》十卷

权德舆《童蒙集》十卷

又《集》五十卷

《制集》五十卷

《韩愈集》四十卷

《柳宗元集》三十卷

《韦贯之集》三十卷

《李绛集》二十卷

令狐楚《漆奁集》一百三十卷

又《梁苑文类》三卷

《表奏集》十卷自称《白云孺子表奏集》。

《韦武集》十五卷

《皇甫镈集》十八卷

《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

《武儒衡集》二十五卷

又《制集》二十卷

李道古《文舆》三十卷

董伋《武陵集》卷亡。伋，字庶中，元和荆南从事

《刘禹锡集》四十卷

《元氏长庆集》一百卷

又《小集十卷》元稹

《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白居易

《白行简集》二十卷

《张仲方集》三十卷

《郑澥集》三十卷

《冯宿集》四十卷

《刘伯刍集》三十卷

《段文昌集》三十卷

又《诏诰》二十卷

《韦处厚集》七十卷

《刘栖楚集》二十卷

《李翱集》十卷

《温造集》八十卷

《滕珣集》卷亡。珣，东阳人。历茂王傅，大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给券还乡自珣始。

《王起集》一百二十卷

《崔咸集》二十卷大和人。

《皇甫湜集》三卷

《舒元舆集》一卷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二十卷

又《姑臧集》五卷

《穷愁志》三卷

《杂赋》二卷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沈亚之集》九卷

《罗让集》三十卷

《王涯集》十卷

《魏谟集》十卷

《秣陵子集》一卷来择，字无择，宝历应贤良科。

《柳仲郢集》二十卷

《陈商集》十七卷

《欧阳衮集》二卷衮，福州闽县人，历侍御史。

温庭筠《握兰集》三卷

又《金筌集》十卷

《诗集》五卷

- 《汉南真稿》十卷  
陈陶《文录》十卷  
刘蛻《文泉子》十卷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郑畋《玉堂集》五卷  
又《凤池稿草》三十卷  
《续凤池稿草》三十卷  
孙樵《经纬集》三卷字可之，大中进士第。  
周慎辞《宁苏集》五卷字若讷，咸通进士第。  
《皮日休集》十卷  
又《胥台集》七卷  
《文薮》十卷  
《诗》一卷  
陆龟蒙《笠泽丛书》三卷  
又《诗编》十卷  
《赋》六卷  
《杨夔集》五卷  
又《冗书》十卷  
《冗馀集》一卷  
沈栖远《景台编》十卷字子鸾，咸通进士第。  
《郑誠集》卷亡。字申虞，福州闽县人。大中国子司业，  
郢、安二州刺史，江西节度副使。  
司空图《一鸣集》三十卷  
《陆扈集》七卷  
秦韬玉《投知小录》三卷字中明，田令孜神策判官、工部  
侍郎。  
《郑竇集》十卷字贡华，乾符进士第。  
袁皓《碧池书》三十卷袁州宜春人。龙纪集贤殿图书使，

自称碧池处士。

《郑氏贻孙集》四卷

养素先生《遗荣集》三卷皆唐末人。

《张玄晏集》二卷字寅节，昭宗翰林学士。

《齐夔集》一卷

黄璞《雾居子》十卷

《谭正夫集》一卷

《丘光庭集》三卷

张安石《涪江集》一卷

张友正《杂编》一卷

《沈光集》五卷题曰《云梦子》

《程晏集》七卷字晏然，乾宁进士第。

沈颜《罄书》十卷

李善夷《江南集》十卷

《刘绮庄集》十卷

《王秉集》五卷

《孙子文纂》四十卷

又《孙氏小集》三卷孙郃。字希韩，乾宁进士第。

《陈黯集》三卷字希孺，泉州南安人，昭宗时。

《罗衮集》二卷字子制，天祐起居郎。

李峤《杂咏诗》十二卷

《刘希夷诗集》四卷

《崔颢诗》一卷汴州人，才俊无行，娶妻不愜即去之者三四，历司勋员外郎。

《系母潜诗》一卷字孝通。开元中，繇宜寿尉入集贤院待制，迁右拾遗，终著作郎。

《祖咏诗》一卷

《李颀诗》一卷并开元进士第

《孟浩然诗集》三卷弟洸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

《包融诗》一卷润州延陵人。历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何，字幼嗣，大历起居舍人。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馀杭尉丁仙芝、缙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寅戈），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集》者。

《皇甫冉诗集》三卷字茂政，润州丹杨人，秘书少监、集贤院修撰彬侄也。天宝末无锡尉，避难居阳羨，后为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左补阙，与弟曾齐名。曾，字孝常，历侍御史，坐事贬徙舒州司马，阳翟令。

《严维诗》一卷字正文，越州人，秘书郎。

《张继诗》一卷字懿孙，襄州人。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於洪州。

《李嘉祐诗》一卷别名从一，袁州、台州二刺史。

《郎士元诗》一卷字君胄，中山人。宝应元年，选畿县官，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历拾遗、郢州刺史。

《张南史诗》一卷字季直，幽州人。以试参军避乱居扬州杨子，再召之，未赴，卒。

《畅当诗》二卷

《郑常诗》一卷

《苏涣诗》一卷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号白跖，以比庄乔，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

事，瓘愚害，涣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

《硃湾诗集》四卷

李勉永平从事。

《吉中孚诗》一卷楚州人，始为道士，后官校书郎，登宏辞，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判度支，贞元初卒。

《硃放诗》一卷字长通，襄州人，隐居剡溪。嗣曹王皋镇江西，辟节度参谋，贞元初召为拾遗，不就。

《刘方平诗》一卷河南人，与元鲁山善，不仕。

《常建诗》一卷肃、代时人。

《曲信陵诗》一卷

《章八元诗》一卷睦州人，大历进士第

《秦系诗》一卷

《陈诒集》十卷字载物，福州闽县人。贞元户部郎中，知制诰。

《钱起诗》一卷

《李端诗集》三卷

《韩翃诗集》五卷

《司空曙诗集》二卷

《卢纶诗集》十卷

《耿漳诗集》二卷

《崔峒诗》一卷

《韦应物诗集》十卷

《许经邦诗集》一卷建中右武卫胄曹参军。

《韦渠牟诗集》十卷谏议大夫时集。

《刘商诗集》十卷贞元比部郎中。

《王建集》十卷大和陕州司马。

张碧《詞行集》二卷贞元人。

《雍裕之诗》一卷

《杨巨源诗》一卷字景山，大和河中少尹。

《孟郊诗集》十卷

《张籍诗集》七卷

《李涉诗》一卷

《李贺集》五卷

李绅《追昔游诗》三卷

又《批答》一卷

《章孝标诗》一卷

《殷尧藩诗》一卷元和进士第

《李敬方诗》一卷字中虔，大和歙州刺史。

《玉川子诗》一卷卢仝。

《裴夷直诗》一卷

《施肩吾诗集》十卷

《姚合诗集》十卷

《韩琮诗》一卷字成封，大中湖南观察使。

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玉溪生诗》三卷

又《赋》一卷

《文》一卷

贾岛《长江集》十卷

又《小集》三卷

《张祜诗》一卷字承吉，为处士，大中中卒。

许浑《丁卯集》二卷字用晦，圉师之后，大中睦州、郢州二刺史。

《李远诗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

《雍陶诗集》十卷字国钧，大中八年自国子《毛诗》博士出为简州刺史。

《硃庆余诗》一卷名可久，以字行。宝历进士第。

《喻鳧诗》一卷开成进士第，乌程令。

《马戴诗》一卷字虞臣，会昌进士第。

《李群玉诗》三卷

《后集》五卷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观察湖南，厚延致之，及为相，以诗论荐，授校书郎。

崔櫓《无讥集》四卷

郁浑《百篇集》一卷浑常应百篇举，寿州刺史李绅命百题试之。

《姚鹄诗》一卷字居云，会昌进士第。

《项斯诗》一卷字子迁，江东人，会昌丹徒尉。

《孟迟诗》一卷字迟之，会昌进士第。

《顾非熊诗》一卷况之子，大中盱眙簿，弃官隐茅山。

《章碣诗》一卷

赵嘏《渭南集》三卷

又《编年诗》二卷字承祐，大中渭南尉。

《薛逢诗集》十卷

又《别纸》十三卷

《赋集》十四卷

《于武陵诗》一卷

《李频诗》一卷

《李郢诗》一卷字楚望，大中进士第，侍御史。

《曹鄴诗》三卷字鄴之，大中进士第，洋州刺史。

《刘沧诗》一卷字蕴灵。

《崔珣诗》一卷字梦之，并大中进士第。

- 《刘得仁诗》一卷  
《高蟾诗》一卷乾宁御史中丞。  
《高骈诗》一卷  
《薛能诗集》十卷  
又《繁城集》一卷  
陆希声《颐山诗》一卷  
郑嵎《津阳门诗》一卷  
《于濇诗》一卷字子漪。  
《许棠诗》一卷字文化。  
《公乘亿诗》一卷字寿山，并咸通进士第。  
《聂夷中诗》二卷字坦之，咸通华阴尉。  
《于鄴诗》一卷  
《于鹄诗》一卷  
郑谷《云台编》三卷  
又《宜阳集》三卷字守愚，袁州人，为右拾遗。乾宁中，  
以都官郎中卒于家。  
《硃朴诗》四卷  
又《杂表》一卷  
《玄英先生诗集》十卷方干。  
《李洞诗》一卷  
《吴融诗集》四卷  
又《制诰》一卷  
《韩偓诗》一卷  
又《香奁集》一卷  
《曹唐诗》三卷字尧宾。  
《周贺诗》一卷  
《刘干诗》一卷

- 《崔涂诗》一卷字礼山，光启进士第。  
《唐彦谦诗集》三卷  
《张乔诗集》二卷  
《王驾诗集》六卷字大用。  
《吴仁璧诗》一卷字廷实，并大顺进士第。  
《王贞白诗》一卷字有道。  
《张蠙诗集》二卷字象文。  
《翁承赞诗》一卷字文尧。  
《褚载诗》三卷字厚之，并乾宁进士第。  
《王毂诗集》三卷字虚中，乾宁进士第，郎官致仕。  
《曹松诗集》三卷字梦征，天复进士第，校书郎。  
《罗鄴诗》一卷  
《赵抃歌诗》二卷  
《周朴诗》二卷朴称处士。  
《硃景元诗》一卷  
崔道融《申唐诗》三卷  
《陈光诗》一卷  
《王德舆诗》一卷  
汤绪《潜阳杂题诗》三卷  
《韦霭诗》一卷  
《张为诗》一卷  
《罗浩源诗》一卷  
薛莹《洞庭诗集》一卷  
谢蟠隐《杂感诗》二卷  
《谭藏用诗》一卷  
刘言史《諠诗》六卷  
《黄滔集》十五卷字文江，光化四门博士。

郑良士《白岩集》十卷字君梦。昭宗时献诗五百篇，授补阙。

《严郾诗》二卷

《刘威诗》一卷

《郑云叟诗集》三卷

《来鹏诗》一卷

陆元皓《咏刘子诗》三卷

《任翻诗》一卷

《李山甫诗》一卷

道士《吴筠集》十卷

僧《惠蹟集》八卷姓李，江陵人。

僧《玄范集》二十卷

僧《法琳集》三十卷

僧《灵彻诗集》十卷姓汤，字源澄，越州人。

《皎然诗集》十卷字清画，姓谢，湖州人，灵运十世孙，居杼山。颜真卿为刺史，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其集以藏之，刺史于頔为序。

卢献卿《愍征赋》一卷

《谢观赋》八卷

卢肇《海潮赋》一卷

又《通屈赋》一卷

注林绚《大统赋》二卷字子发，袁州人。咸通歙州刺史。

《高迈赋》一卷

皇甫松《大隐赋》一卷

崔葆《数赋》十卷乾宁进士，王克昭注。

《宋言赋》一卷字表文。

《陈汀赋》一卷字用济，并大中进士第。

乐朋龟《纶阁集》十卷

又《德门集》五卷

《赋》一卷字兆吉，僖宗翰林学士，太子少保致仕。

《蒋凝赋》三卷字仲山，咸通进士第。

公乘亿《赋集》十二卷

《林嵩赋》一卷字降臣，乾符进士第。

《王翊赋》一卷字雄飞，大顺进士第。

《贾嵩赋》三卷

《李山甫赋》二卷

陆贽《论议表疏集》十二卷

又《翰苑集》十卷韦处厚纂。

《王仲舒制集》十卷

《李虞仲制集》四卷

《封敖翰藁》八卷

崔嘏《制诰集》十卷字干锡，邢州刺史。会刘稹反，归朝，授考功郎中、中书舍人。李德裕之谪，嘏草制不尽书其过，贬端州刺史。

独孤霖《玉堂集》二十卷

刘崇望《中和制集》十卷

《李溪制集》四卷

钱翊《舟中录》二十卷

薛延珪《凤阁书词》十卷

郭元振《九谏书》一卷

李绹《论事集》三卷蒋偕集。

《李璵表疏》一卷

《张濬表状》一卷

《临淮尺牘》二卷武元衡西川从事撰。

《李程表状》一卷

《刘三复表状》十卷

《问遗杂录》三卷

赵璘《表状集》一卷

《张次宗集》六卷

吕述《东平小集》三卷

《段全纬集》二十卷

刘鄴《甘棠集》三卷

《王虬集》十卷字希龙，泉州南安人。大顺初举进士第。

崔致远《四六》一卷

又《桂苑笔耕》二十卷高丽人，宾贡及第，高骈淮南从事。

《顾氏编遗》十卷

《苕川总载》十卷

《纂新文苑》十卷

《启事》一卷

《赋》二卷

《集遗具录》十卷顾云，字垂象，池州人。虞部郎中，高骈淮南从事。

郑准《渚宫集》一卷字不欺，乾宁进士第。

李巨川《四六集》二卷韩建华州从事。

胡曾《安定集》十卷

《陈蟠隐集》五卷

张泽《饮河集》十五卷

黄台《江西表状》二卷钟传从事。

太宗《凌烟阁功臣赞》一卷

崔融《宝图赞》一卷王起注。

卢铤《武成王庙十哲赞》一卷

李靖《霸国箴》一卷

魏征《时务策》五卷

郭元振《安邦策》一卷

《刘蕡策》一卷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才命论》一卷张鷟撰，郗昂注。一作张说撰，潘询注。

杜元颖《五题》一卷

《李甘文》一卷

《南卓文》一卷

《刘轲文》一卷

《陆鸾文》一卷字离祥，咸通进士第。

《吴武陵书》一卷

夏侯韞《大中年与凉州书》一卷

骆宾王《百道判集》一卷

张文成《龙筋凤髓》十卷

《崔锐判》一卷大历人。

郑宽《百道判》一卷元和拔萃。

右别集类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

失姓名一家，玄宗以下不著录四百六家，五千一十二卷。

摯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

杜预《善文》四十九卷

谢沈《名文集》四十卷

孔逵《文苑》一百卷

梁昭明太子《文选》三十卷

又《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

萧该《文选音》十卷

僧道淹《文选音义》十卷

- 《小辞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萧圆《文海集》三十六卷  
康明贞《辞苑丽则》二十卷  
庾自直《类文》三百七十七卷  
宋明帝《赋集》四十卷  
《皇帝瑞应颂集》十卷  
《五都赋》五卷  
卞铄《献赋集》十卷  
司马相如《上林赋》一卷  
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赋》一卷  
项岱注《幽通赋》一卷  
张衡《二京赋》二卷  
薛综《二京赋音》二卷  
《三都赋》三卷  
左太冲《齐都赋》一卷  
李轨《齐都赋音》一卷  
褚令之《百赋音》一卷  
郭微之《赋音》二卷  
綦毋邃《三京赋音》一卷  
《木连理颂》二卷  
李暹《靖恭堂颂》一卷  
《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杂碑文集》二十卷  
殷仲堪《杂论》九十五卷  
刘楷《设论集》三卷  
谢灵运《设论集》五卷

- 又《连珠集》五卷  
梁武帝《制旨连珠》四卷  
陆缅注《制旨连珠》十一卷  
谢庄《赞集》五卷  
张湛《古今箴铭集》十三卷  
《众贤诫集》十五卷  
《杂诫箴》二十四卷  
李德林《霸朝杂集》五卷  
王履《书集》八十卷  
夏赤松《书林》六卷  
山涛《启事》十卷  
《梁中书表集》二百五十卷  
《荐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又《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  
《宋伯宜策集》六卷  
卞氏《七林集》十二卷  
颜之推《七悟集》一卷  
袁淑《俳谐文》十五卷  
颜竣《妇人诗集》二卷  
殷淳《妇人集》三十卷  
江邃《文释》十卷  
干宝《百志诗集》五卷  
崔光《百国诗集》二十九卷  
应璩《百一诗》八卷  
李夔《百一诗集》二卷  
《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伏滔、袁豹、谢灵运集。

颜延之《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  
《清溪集》三十卷齐武帝敕撰。  
《齐释奠会诗集》二十卷  
徐伯阳《文会诗集》四卷  
《文林诗府》六卷北齐后主作。  
萧淑《西府新文》十卷  
《新文要集》十卷  
宋明帝《诗集新撰》三十卷  
《诗集》二十卷  
《谢灵运诗集》五十卷  
又《诗集钞》十卷  
《诗英》十卷  
《回文诗集》一卷  
《七集》十卷  
《刘和诗集》二十卷  
《颜竣诗集》一百卷  
许凌《六代诗集钞》四卷  
《诗林英选》十一卷  
虞绰等《类集》一百一十三卷  
《诗缵》十二卷  
《诗录》二十卷  
《文苑词英》八卷  
徐陵《六代诗集钞》四卷  
又《玉台新咏》十卷  
谢混《集苑》六十卷  
宋临川王义庆《集林》二百卷  
丘迟《集钞》四十卷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

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

又《音义》十卷

刘允济《金门待诏集》十卷

《文馆辞林》一千卷许敬宗、刘伯庄等撰。

《丽正文苑》二十卷

《芳林要览》三百卷许敬宗、顾胤、许圜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

僧惠净《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

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

郭瑜《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

《歌录集》八卷

李淳风注颜之推《稽圣赋》一卷

张庭芳注庾信《哀江南赋》一卷

崔令钦《注》一卷

窦严《东汉文类》三十卷

李善《文选辨惑》十卷

《五臣注文选》三十卷衢州常山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男良、处士张铕吕向李周翰注，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上之。

曹宪集《文选音义》卷亡。

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

许淹《文选音》十卷

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

崔玄 韦训注《文馆词林策》二十卷

康显《辞苑丽则》三十卷

又《海藏连珠》三十卷希铕之兄，修书学士。

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开元十七年上，授富阳尉。

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开元处士。

《朝英集》三卷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

张楚金《翰苑》三十卷

王方庆《王氏神道铭》二十卷

徐坚《文府》二十卷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会诏促之，坚乃先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余不能就而罢。

裴潏《大和通选》三十卷

李康《玉台后集》十卷

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孙季良《正声集》三卷

《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脩《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

《搜玉集》十卷

曹恩《起予集》五卷大历人。

元结《篋中集》一卷

《奇章集》四卷

刘明素《丽文集》五卷兴元中集。

李吉甫《古今文集略》二十卷。

又《国朝哀策文》四卷

《梁大同古铭记》一卷

《丽则集》五卷

《类表》五十卷亦名《表启集》。

柳宗直《西汉文类》四十卷

柳玄《问题集》十卷

窦常《南薰集》三卷

殷璠《丹杨集》一卷

又《河岳英灵集》二卷

王起《文场秀句》一卷

姚合《极玄集》一卷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二卷

李戡《唐诗》三卷

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大中校书郎。

刘餗《乐府古题解》一卷

《李氏花萼集》二十卷李义、尚一、尚贞。

《韦氏兄弟集》二十卷韦会、弟弼。

《窦氏联珠集》五卷窦群、常、牟、痒、玠。

《集贤院壁记诗》二卷

《翰林歌词》一卷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

《断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唱和。

《元白继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

《三州唱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

《刘白唱和集》三卷刘禹锡、白居易。

《汝洛集》一卷裴度、刘禹锡唱和。

《洛中集》七卷

《彭阳唱和集》三卷令狐楚、刘禹锡。

《吴蜀集》一卷刘禹锡、李德裕唱和。

裴均《寿阳唱咏集》十卷

又《渚宫唱和集》二十卷

《岷山唱咏集》八卷

《荆潭唱和集》一卷

《盛山唱和集》一卷

《荆夔唱和集》一卷

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一卷

《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

《汉上题襟集》十卷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

袁皓集《道林寺诗》二卷

《松陵集》十卷皮日休、陆龟蒙唱和。

《廖氏家集》一卷廖光图，唐末人。

卢瑰《杼情集》二卷

孟启《本事诗》一卷

刘松《宜阳集》六卷松，字嵇美，袁州人。集其州天宝以后诗四百七十篇。

蔡省风《瑶池新咏》二卷集妇人诗。

僧灵彻《誄唱集》十卷大历至元和中名人。

吴兢《唐名臣奏》十卷

马贍《奏议集》三十卷

臧嘉猷《羽书》三卷处士。

沈常《总戎集》三十卷

唐稟《贞观新书》三十卷稟，袁州萍乡人。集贞观以前文章。

黄滔《泉水秀句集》三十卷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祐末。

周仁瞻《古今类聚策苑》十四卷

《五子策林》十卷集许南容而下五人策问。

《元和制策》三卷元稹、独孤郁、白居易。

李太华《掌记略》十五卷

《新掌记略》九卷

林逢《续掌记略》十卷

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二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

李充《翰林论》三卷

刘勰《文心雕龙》十卷

颜竣《诗例录》二卷

钟嵘《诗评》三卷

刘子玄《史通》二十卷

《柳氏释史》十卷柳璨。一作《史通析微》。

刘餗《史例》三卷

《沂公史例》十卷田弘正客撰。

裴杰《史汉异义》三卷河南人，开元十七年上，授临濮尉。

李嗣真《诗品》一卷

元兢《宋约诗格》一卷

王昌龄《诗格》二卷

昼公《诗式》五卷

《诗评》三卷僧皎然。

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

姚合《诗例》一卷

贾岛《诗格》一卷

炙毂子《诗格》一卷

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

李洞集《贾岛句图》一卷

张仲素《赋枢》三卷

范传正《赋诀》一卷

浩虚舟《赋门》一卷

倪宥《文章龟鉴》一卷

刘蘧《应求类》二卷

孙郛《文格》二卷

右总集类七十五家，九十九部，四千二百二十三卷。李淳风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八百一十三卷。总七十九家，一百七部。

## 卷第六十七 列传第一

## 后妃上

太穆窦皇后 文德长孙皇后 徐贤妃 王皇后 则  
 天武皇后 和思赵皇后 韦皇后 上官昭容 肃明刘皇后  
 昭成窦皇后 王皇后 贞顺武皇后 元献杨皇后  
 杨贵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馀六尚，分典乘舆服御，皆有员次。后世改复不常。开元时，以后下复有四妃非是，乃置惠、丽、华三妃，六仪，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宫、尚仪、尚服各二，参合前号，大抵踵《周官》相损益云，然则尚矣。

礼本夫妇，《诗》始后妃，治乱因之，兴亡系焉。盛德之君，帷薄严奥，里谒不忤于朝，外言不内诸阍，《关雎》之风行，彤史之化修，故淑范懿行，更为内助。若夫艳嬖之兴，常在中主。第褻既交，则情与爱迁；颜辞媚熟，则事为私夺。乘易昏之明，牵不断之柔，险言似忠，故受而不诘，丑行已效，反徇而为好。左右附之，儉壬慕之，狡谋钳其悟先，哀誓捷于宠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觉，此武、韦所以遂篡弑而丧王室也。至于

杨氏未死，玄乱厥谋；张后制中，肃几敛衽。吁，可叹哉！中叶以降，时多故矣，外有攻讨之勤，内寡嫵溺之私，群阉朋进，外戚势分，后妃无大善恶，取充职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顺圣皇后窦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为上柱国，尚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入隋为定州总管、神武公。

后生，发垂过颈，三岁与身等。读《女诫》、《列女》等传，一过辄不忘。武帝爱之，养宫中，异它甥。时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密谏曰：“吾国未靖，虏且强，愿抑情抚接，以取合从，则江南、关东不吾梗。”武帝嘉纳。及崩，哀毁同所生。闻隋高祖受禅，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谓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识不凡，何可妄与人？”因画二孔雀屏间，请昏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射者阅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於帝。

始，元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严，诸姒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独怡谨尽孝，或淹月不释衣履。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又善书，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崩於涿郡，年四十五。

帝在炀帝时，多畜善马，后见曰：“上性乐此，盍以献？徒留之速罪，无益也。”不听，顷里坐谴。帝后见隋政乱，多妄诛殒，乃为自安计，数奏鹰犬异驹，炀帝果喜，擢位将军。因泣谓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诏即所葬园为寿安陵，谥曰穆。及祔献陵，尊为太穆皇后。

始，太宗生，有二龙之符，后於诸子中爱视最笃。后即位，过庆善宫，览观梗欵，顾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违，育我之德不可报。”因号恸，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寝。它日幸九成宫，梦后若平生，既悟，潸然不自胜。明日，诏有司

大发仓赈贫瘠，以为后报焉。上元中，益谥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其先魏拓拔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高祖稚，大丞相、冯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将军。父晟，字季，涉书史，[趟] 鸷晓兵，仕隋为右骁卫将军。

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晟兄炽，为周通道馆学士。尝闻太穆劝抚突厥女，心志之。每语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昏。”故晟以女太宗。后归宁，舅高士廉妾见大马二丈立后舍外，惧，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顺承天，载物无疆；马，地类也；之《泰》，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又以辅相天地之宜。繇协《归妹》，妇人事也。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时隐太子衅闾已构，后内尽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疑。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寻为皇太子妃，俄为皇后。

性约素，服御取给则止。益观书，虽容栝不少废。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帝固要之，讫不对。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下嫔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视如所生；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乘间曰：“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於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帝不听，自用无忌为尚书仆射。后密谕令牢让，帝不获已，乃听，后喜见颜间。异母兄安业无行，父丧，逐后、无忌还外家。后贵，未尝以为言。擢位将军。后与李孝常等谋反，将诛，后叩头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今论如法，人必谓妾释憾於兄，无乃为帝累乎！”遂得减流越巂。太子承乾乳媪请增东宫什器，后曰：“太子

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

从幸九成宫，方属疾，会柴绍等急变闻，帝甲而起，后舆疾以从，宫司谏止，后曰：“上震惊，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请大赦，汎度道人，袞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龄，玄龄以闻，帝嗟美。而群臣请遂赦，帝既许，后固争止。及大渐，与帝决，时玄龄小谴就第，后曰：“玄龄久事陛下，预奇计秘谋，非大故，愿勿置也。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无起坟，无用棺槨，器以瓦木，约费送终，是妾不见忘也。”又请帝纳忠容谏，勿受谗，省游畋作役，死无恨。崩，年三十六。

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常诫守者：“吾以自检，故书无条理，勿令至尊见之。”及崩，宫司以闻，帝为之恻，示近臣曰：“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谥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嶷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谥文德圣皇后。

太宗贤妃徐惠，湖州长城人。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於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贍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

贞观末，数调兵讨定四夷，稍稍治宫室，百姓劳怨。惠上

疏极谏，且言：“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漕饷漂没。捐有尽之农，趋无穷之壑；图未获之众，丧已成之军。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为易乱之符也。”又言：“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和傲，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又言：“伎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於业泰，体逸於时安。”其剴切精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优赐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复为诗、连珠以见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惠之弟齐聃，齐聃子坚，皆以学闻，女弟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拟汉班氏。

高宗废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书左仆射思政之孙。从祖母同安长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为晋王妃。王居东宫，妃亦进册，擢父仁祐陈州刺史。帝即位，立为皇后。仁祐以特进封魏国公；母柳，本国夫人。仁祐卒，赠司空。

初，萧良娣有宠，而武才人贞观末以先帝宫人召为昭仪，俄与后、良娣争宠，更相毁短。而昭仪诡险，即诬后与母挟媚道蛊上，帝信之，解魏国夫人门籍，罢后舅柳奭中书令。李义府等阴佐昭仪，以偏言怒帝，遂下诏废后、良娣皆为庶人，囚宫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岭南。许敬宗又奏：“仁祐无他功，以宫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谋乱宗社，罪宜夷宗，仁祐应斫棺，陛下不穷其诛，家止流窜，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孙。”有诏尽夺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为武后所杀，改后姓为“麟”，良娣为“泉”。

初，帝念后，间行至囚所，见门禁锢严，进饮食囊中，惻然伤之，呼曰：“皇后、良娣无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辞曰：

“妾等以罪弃为婢，安得尊称耶？”流泪呜咽。又曰：“陛下幸念畴日，使妾死更生，复见日月，乞署此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处置。”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初，诏旨到，后再拜曰：“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后闻，诏六宫毋畜猫。武后频见二人被发沥血为厉，恶之，以巫祝解谢，即徙蓬莱宫，厉复见，故多驻东都。中宗即位，皆复其姓。

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彧，见《外戚传》。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彧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后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它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故进为昭仪。一旦顾幸在萧后，寝与后不协。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见内人尚宫无浮礼，故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由是后及妃所为必得，得辄以闻，然未有以中也。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媚，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久之，欲进号“宸妃”，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言：“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昭仪乃诬后与母厌胜，帝挟前憾，实其言，将遂废之。长孙无忌、褚遂良、韩

瑗及济濒死固争，帝犹豫；而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素险侧，狙势即表请昭仪为后，帝意决，下诏废后。诏李勣、于志宁奉玺绶进昭仪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长朝后肃义门，内外命妇入谒。朝皇后自此始。

后见宗庙，再赠士彧至司徒，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母杨，再封代国夫人，家食魏千户。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讪。於是逐无忌、遂良，踵死徙，宠煊赫然。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故扳公议立之。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儒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盍祝，宦人王伏胜发之，帝怒，因是召西台侍郎上官仪，仪指言后专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庙，与帝意合，乃趣使草诏废之。左右驰告，后遽从帝自诉，帝羞缩，待之如初，犹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仪教我！”后讽许敬宗构仪，杀之。

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则政妇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氏千馀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

始，士彧娶相里氏，生子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伯嫁贺兰越石，蚤寡，封韩国夫人；仲即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杨以后故，宠日盛，徙封荣国。始，兄子惟良、怀运与元庆等遇杨及后礼薄，后衔不置。及是，元庆为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监，惟良司卫少卿，怀运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谓惟良曰：“若等记畴日事乎？今谓何？”对曰：“幸以

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夫人怒，讽后伪为退让，请惟良等外迁，无示天下私。繇是，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龙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庆至州，忧死。韩国出入禁中，一女国姝，帝皆宠之。韩国卒，女封魏国夫人，欲以备嫔职，难於后，未决。后内忌甚，会封泰山，惟良、怀运以岳牧来集，从还京师，后毒杀魏国，归罪惟良等，尽杀之，氏曰“虺”，以韩国子敏之奉土（寻萇）祀。初，魏国卒，敏之入吊，帝为恻，敏之哭不对。后曰：“儿疑我！”恶之。俄贬死。杨氏徙鄴、卫二国，咸亨元年卒，追封鲁国，谥忠烈，诏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亲与外命妇赴吊，以王礼葬咸阳，给班剑、葆杖、鼓吹。时天下旱，后伪表求避位，不许。俄又赠士護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鲁国忠烈夫人为妃。

上元元年，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

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帝将下诏逊位於后，宰相郝处俊固谏，乃止。后欲外示宽裕，劫人心使归己，即奏言：“今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贍边兵，恐四方妄商虚实，请一罢之。”诏可。

仪凤三年，群臣、蕃夷长朝后于光顺门。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庙。帝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秦鸣鹤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专，怒曰：“是可斩，帝体宁刺血处邪？”医顿首请命。帝曰：“医议疾，乌可罪？且吾眩不可堪，听为之！”医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毕，

后帘中再拜谢，曰：“天赐我师！”身负缯宝以赐。

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臣上号册。越三日，太后临轩，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临朝。追赠五世祖后魏散骑常侍克己为鲁国公，妣裴即其国为夫人；高祖齐殷州司马居常为太尉、北平郡王，妣刘为王妃；曾祖永昌王谘议参军、赠齐州刺史俭为太尉、金城郡王，妣宋为王妃；祖隋东郡丞、赠并州刺史、大都督华为太尉、太原郡王，妣赵为王妃。皆置园邑，户五十。考为太师、魏王，加实户满五千，妣为王妃，王园邑守户百。时睿宗虽立，实囚之，而诸武擅命。又谥鲁国公曰靖，裴为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肃，金城郡王曰义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从夫谥。太后遣册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庙室。

於是柳州司马李敬业、括苍令唐之奇、临海丞骆宾王疾太后胁逐天子，不胜愤，乃募兵杀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据州欲迎庐陵王，众至十万。楚州司马李崇福连和。盱眙人刘行举婴城不肯从，敬业攻之，不克。太后拜行举游击将军，擢其弟行实楚州刺史。敬业南度江取润州，杀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贞拒战死。太后诏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三十万讨之，战于高邮，前锋左豹韬果毅成三朗为唐之奇所杀。又以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并力。敬业兴三月败，传首东都，三州平。

始，武承嗣请太后立七庙，中书令裴炎沮止，及敬业之兴，下炎狱，杀之，并杀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让曰：“朕於天下无负，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太后曰：“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

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托，朕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何见负之遽？且受遗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谄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惟陛下命。”

久之，下诏阳若复辟者。睿宗揣非情，固请临朝，制可。乃冶铜匚为一室，署东曰“延恩”，受干赏自言；南曰“招谏”，受时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诏中书门下一官典领。

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莠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

新丰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为美祥，赦其县，更名庆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赘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山变为灾，非庆也。”太后怒，投岭外。

诏毁乾元殿为明堂，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怀义，鄆人，本冯氏，名小宝，伟岸淫毒，佯狂洛阳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宝可入侍。”后召与私，悦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绍父事之。给厩马，中官为驺侍，虽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谨。至是护作，土数万，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后为天堂，鸿丽岩奥次之。堂成，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始作崇先庙于西京，享武氏。承嗣伪款洛水石，导使为帝，



御史傅游艺率关内父老请革命，改帝氏为武。又胁群臣固请，妄言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请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旗帜尚赤，以皇帝为皇嗣。立武氏七庙於神都。尊周文王为文皇帝，号始祖，妣妣曰文定皇后；武王为康皇帝，号睿祖，妣姜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成皇帝，号严祖，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为章敬皇帝，号肃祖，妣曰章敬皇后；魏义康王为昭安皇帝，号烈祖，妣曰昭安皇后；祖周安成王为文穆皇帝，号显祖，妣曰文穆皇后；考忠孝太皇为孝明高皇帝，号太祖，妣曰孝明高皇后。罢唐庙为享德庙，四时祠高祖以下三室，馀废不享。至日，祀上帝万象神宫，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从祀。尽王诸武。诏并州文水县为武兴，比汉丰、沛，百姓世给复。以始祖冢为德陵，睿祖为乔陵，严祖为节陵，肃祖为简陵，烈祖为靖陵，显祖为永陵，章德陵为昊陵，明义陵为顺陵。

太皇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齿生，下诏改元为长寿。明年，享神宫，自制大乐，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为亚献，三思为终献。帝之为皇嗣，公卿往往见之，会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潜谒帝，皆腰斩都市，自是公卿不复上谒。

有上封事言岭南流人谋反者，太后遣摄右台监察御史万国俊就按，得实即论决。国俊至广州，尽召流人，矫诏赐自尽，皆号哭不服，国俊驱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余人。乃诬奏流人怨望，请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卫翊府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分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讯鞠，而擢国俊左台侍御史。光业等亦希功於上，惟恐杀人之少。光业杀者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馀亦不减五

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冤，诏六道使所杀者还其家。国俊等亦相踵而死，皆见有物为厉云。

太后又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置七宝於廷：曰金轮宝，曰白象宝，曰女宝，曰马宝，曰珠宝，曰主兵臣宝，曰主藏臣宝，率大朝会则陈之。又尊其显祖为立极文穆皇帝，太祖为无上孝明皇帝。延载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诸酋及耆老请作天枢，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制可。使纳言姚护作。乃大哀铜铁冶之，署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置端门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饞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乃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

薛怀义宠稍衰，而御医沈南璆进，怀义大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发。怀义愈很恣怏怏。乃密诏太平公主择健妇缚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宁、将作大匠宗晋卿率壮士击杀之，以畚车载尸还白马寺。怀义负幸昵，气盖一时，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冯思勳劾其奸，怀义怒，遇诸道，命左右欧之，几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总管，提十八将军兵击胡，宰相李昭德、苏味道至为之长史、司马。后厌入禁中，阴募力少年千人为浮屠，有逆谋。侍御史周矩劾状请治验，太后曰：“第出，朕将使诣狱。”矩坐台，少选，怀义怒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辞，怀义即乘马去。矩以闻，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听穷劾。”矩悉投放丑裔。怀义构矩，俄免官。

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土彘与唐高祖并配。太后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遂封嵩山，禅少室，册山之神为帝，配为后。封坛南有大榭，赦日置鸡其杪，赐号“金鸡树”。自

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后。改明堂为通天宫，铸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斂天下黄金作大仪钟，不克。久之，以崇先庙为崇尊庙，礼视太庙，旋复崇尊庙为太庙。

自怀义死，张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鹤府，有监，有丞及主簿、录事等，监三品，以易之为之。太后自见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还，复为皇太子，恐百岁后为唐宗室躡藉无死所，即引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为铁券使藏史馆。改昊陵署为攀龙台。久视初，以控鹤监为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罢监为令，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易之复为令。

神龙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张柬之与崔玄 韦等建策，请中宗以兵入诛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将军李多祚等帅兵自玄武门入，斩二张於院左。太后闻变而起，桓彦范进请传位，太后返卧，不复语。中宗於是复即位。徙太后上阳宫，帝率百官诣观风殿问起居，后率十日一诣宫，俄朝朔、望。废奉宸府官，选东都武氏庙於崇尊庙，更号崇恩，复唐宗庙。诸武王者咸降爵。是岁，后崩，年八十一。遗制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去帝号。谥曰则天大圣后，祔乾陵。

会武三思蒸韦庶人，复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辄雨。三思誅帝诏崇恩庙祠如太庙，斋郎用五品子。博士杨孚言：“太庙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庙如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庙之私，以臣准君则僭，以君准臣则惑。”乃止。及韦、武党诛，诏则天大圣皇后复号天后，废崇恩庙及陵。景云元年，号大圣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请复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圣帝，俄号圣后。太平诛，诏黜周孝明皇帝号，复为太原郡王，后为妃，罢昊、顺等陵。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则天皇后配高宗庙，主题天后圣帝，非是，请易题为则天皇后武氏。”制可。

中宗和思顺圣皇后赵氏，京兆长安人。祖绰，武德中，战有功，终右领军将军。父瑰，尚高祖常乐公主。

帝为英王，聘后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内侍省。环自定州刺史、驸马都尉贬括州，绝主朝谒，随瑰之官。妃既囚，扃键牢谨，日给饲料。卫者候其突烟数日不出，披户视之，死腐矣，瑰以寿州刺史与主预越王事，死。神龙元年，追谥妃曰恭皇后，赠瑰左卫大将军。中宗崩，葢陵事，韦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谥，以后祔定陵。

中宗庶人韦氏，京兆万年人。祖弘表，贞观中曹王府典军。

帝在东宫，后被选为妃。嗣圣初，立为皇后。俄与帝处房陵，每使至，帝辄恐，欲自杀。后止曰：“祸福何常，早晚等死耳，无遽！”及帝复即位，后居中宫。

是时，上官昭容与政事，方敬晖等将尽诛诸武，武三思惧，乃因昭容入请，得幸於后，卒谋晖等诛之。初，帝幽废，与后约：“一朝见天日，不相制。”至是与三思升御床博戏，帝从旁典筹，不为忤。三思讽群臣上后号为顺天皇后。乃亲谒宗庙，赠父玄贞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书共弃之。今复国未几，遽私后家，且先朝祸鉴未远，甚可惧也。如今皇后固辞，使天下知后宫谦让，不亦善乎？”不听。神龙三年，节愍太子举兵败。宗楚客率群臣请加号“翊圣”，诏可。禁中谬传有五色云起后衣笥，帝图以示诸朝，因大赦天下，赐百官母、妻封号。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

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於是昭容以武氏事动后。即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为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丧得用鼓吹。数改制度，阴储人望。稍宠树亲属，封拜之。昭容与母及尚宫贺娄等多受金钱。封巫赵陇西夫人，出入禁中，势与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亲郊，引后亚献。明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服过市，徜徉观览，纵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禁架，常侍马秦客高医，光禄少卿杨均善烹调，绵引入后廷。均、秦客蒸於后，尝丧免，不历旬辄起。

帝遇弑，议者禡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大惧，引所亲议计，乃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辅政，留守东都，诏将军赵承福、薛简以兵五百卫谯王重福，与兄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列府兵五万分二营屯京师，然后发丧。太子即位，是为殇帝。皇太后临朝，温总内外兵，检护宫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领左右屯营、羽林、飞骑、万骑。京师大恐，传言且革命。播、璿入军中，鞭督万骑欲立威，士怨不为用。俄而临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门入羽林，杀璿、播、崇於寝，斧关叩太极殿，后遁入飞骑营，为乱兵所杀。斩延秀、安乐公主。分捕诸韦、诸武与其支党，悉诛之，泉后及安乐首东市。翌日，追贬为庶人，葬以一品礼。

上官昭容者，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父廷芝，与仪死武后时。母郑，太常少卿休远之姊。

婉儿始生，与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帝即位，大被信任，进拜昭容，封郑沛国夫人。婉儿通武

三思，故诏书推右武氏，抑唐家，节愍太子不平。及举兵，叩肃章门索婉儿，婉儿曰：“我死，当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与后挟婉儿登玄武门避之。会太子败，乃免。婉儿劝帝修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群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郑卒，谥节义夫人。婉儿请降秩行服，诏起为婕妤，俄还昭容。帝即婉儿居穿沼筑岩，穷饰胜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时，左右内职皆听出外，不何止。婉儿与近嬖至皆营外宅，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因以求剧职要官。与崔湜乱，遂引知政事。湜开商山道，未半，因帝遗制，虚列其功，加甄赏。韦后之败，斩阙下。

初，郑方妊，梦巨人异大称曰：“持此称量天下。”婉儿生逾月，母戏曰：“称量者岂尔邪？”辄哑然应。后内秉机政，符其梦云。景云中，追复昭容，谥惠文。始，从母子王昱为拾遗，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兴，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虽乘衅，天下知必败，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灭族！”郑以责婉儿，不从。节愍诛三思，果索之，始忧惧。及草遗制，即引相王辅政。临淄王兵起，被收。婉儿以诏草示刘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许，遂诛。开元初，哀次其文章，诏张说题篇。

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祖德威，自有传。仪凤中，帝在藩，纳为孺人，俄为妃。生宁王、寿昌代国二公主。帝即位，为皇后。会帝降号皇嗣，复为妃。长寿二年，为户婢诬与窦德妃挟蛊道祝诅武后，并杀之宫中，葬秘莫知。景云元年，追谥肃明皇后。

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曾祖抗，父孝谌，自有传。

后婉淑，尤循礼则。帝为相王，纳为孺人；即位，进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与肃明同追谥，并招魂葬东都之南，肃明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别庙曰仪坤以享云。帝崩，追称皇太后，与肃明祔桥陵。后以子贵，故先祔睿宗室。肃明以开元二十年乃得祔庙。

初，太常加谥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圣真’冠谥，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单言配之，应曰‘圣昭’若‘睿成’；以复言配之，应曰‘大圣昭成’、‘圣真昭成’。”又引太穆皇后始谥穆，及高祖崩，合帝谥曰太穆，追增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始谥文德，及太宗崩，合谥文德圣皇后。又援范晔著汉光烈等为比。太常谓：“晔以帝号标后谥，是史家记事体，妇人非必与夫同也。入庙称后，系夫；在朝称太，系子。‘文母’，生号也；‘文王’，既没谥也。周公岂以夫从妇乎？汉法不可以为据。”制曰“可”。天宝八载制诏，自太穆而下六皇后，并增上“顺圣”二谥云。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孙。帝为临淄王，聘为妃。将清内难，预大计。先天元年，立为皇后。久无子，而武妃稍有宠，后不平，显诋之。然抚下素有恩，终无肯譖短者。帝密欲废后，以语姜皎。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惧，为求厌胜，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雳木刻天地文及帝讳合佩之，曰：“后有子，与则天比。”开元十二年，事觉，帝自临劾有状，乃制诏有司：“皇后天命不祐，华而不实，有无将之心，不可以承宗庙、母仪天下，其废为庶人。”赐守一死。

始，后以爱弛，不自安。承间泣曰：“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帝悯然动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废。当时王諲作《翠羽帐赋》讽帝。未几

卒，以一品礼葬。后宫思慕之，帝亦悔。宝应元年，追复后号。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宫。帝即位，寢得幸。时王皇后废，故进册惠妃，其礼秩比皇后。

初，帝在潞，赵丽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开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进，丽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谥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仪生鄂王，刘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旧，后爱薄，而妃乃专宠。封所生母杨郑国夫人，弟忠国子祭酒，信秘书监。将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礼上疏曰：“《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三思也，从父延秀也，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夫恶木垂蔭，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称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齐桓公誓葵丘曰：‘无以妾为妻。’此圣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则窥竞之心息矣。今人间咸言右丞相张说欲取立后功图复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偏宸极，则储位将不安。古人所以谏其渐者，以也！”遂不果立。

妃生子必秀疑，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寿王，帝命宁王养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华二公主。后李林甫以寿王母爱，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废死。会妃薨，年四十馀，赠皇后及谥，葬敬陵。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华州华阴人。曾祖士达，为隋纳言。天授中，以武后母党，追封士达为郑王，父知庆太尉。

帝在东宫，后以景云初入宫为良媛。时太平公主忌帝，而宫中左右持两端，纤悉必闻。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语侍读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说挟剂以入，帝於曲室自煮之。梦若有介而戈者环鼎三，而三煮尽覆。以告说，说

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为肃宗。

帝即位，为贵嫔。其姊，节愍太子妃也。初，肃宗生，卜云：“不宜养。”乃命王皇后举之。后无子，抚肃宗如所生。后又生宁亲公主，乃薨。说以旧恩，故子自得尚宁亲。肃宗即位，至德二载，太上皇自蜀诰有司“其议尊称”，遂上册谥。宝应末，祔泰陵。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面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宫中号“娘子”，仪体与皇后等。

天宝初，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钜鸿胥卿，钜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见宠遇。而钜亦浸显。钜，国忠也。三姊皆美劲，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与妃家忤，至追内封物，驸马都尉独孤明失官。

它日，妃以谴还钜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咎怒左右。高力士欲验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帐、司农酒饩百馀车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赐。力士知帝旨，是夕，请召妃还，下钥安兴坊门驰入。妃见帝，伏地谢，帝释然，抚尉良渥。明日，诸姨上食，乐作，帝骤赐左右不可货。由是愈见宠，赐诸姨钱岁百万为脂粉费。钜以上柱国门列戟，与钜、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拟宪宫禁，率一堂费缗千万。见它第有胜者，辄坏复造，

务以环侈相夸诩，土木工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贡献分赐之，使者相衔於道，五家如一。

妃每从游幸，乘马则力士授辔策。凡充锦绣官及冶 象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须索，奇服秘玩，变化若神。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於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天宝九载，妃复得谴还外第，国忠谋於吉温。温因见帝曰：“妇人过忤当死，然何惜宫中一席广为鈇钅质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动，辍食，诏中人张韬光赐之。妃因韬光谢帝曰：“妾有罪当万诛，然肤发外皆上所赐，今且死，无以报。”引刀断一缭发奏之，曰：“以此留诀。”帝见骇惋，遽召入，礼遇如初。因又幸秦国及国忠第，赐两家钅万。

国忠既遥领剑南，每十月，帝幸华清宫，五宅车骑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成锦绣，国忠导以剑南旗节。遗钼堕舄，瑟瑟玳珮，狼藉於道，香闻数十里。十载正月望夜，妃家与广宁主僮骑争闾门，鞭挺讵藿竞，主堕马，仅得去。主见帝泣，乃诏杀杨氏奴，贬驸马都尉程昌裔官。国忠之辅政，其息咄尚万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鉴尚承荣郡主。又诏为玄琰立家庙，帝自书其碑。钅、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而虢国素与国忠乱，颇为人知，不耻也。每入谒，并驱道中，从监、侍姆百馀骑，炬蜜如尽，靚妆盈里，不施帔障，时人谓为“雄狐”。诸王子孙凡婚聘，必先因韩、虢以请，辄皆遂，至数百千金以谢。

初，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於廷。

国忠入白妃，妃衔块请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侧，年三十八。

帝至自蜀，道过其所，使祭之，且诏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以国忠负上速乱，为天下杀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椁它葬焉。启瘞，故香囊犹在，中人以献，帝视之，凄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别殿，朝夕往，必为鰥歔。

马嵬之难，虢国与国忠妻裴柔等奔陈仓，县令率吏追之，意以为贼，弃马走林。虢国先杀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杀之，乃自刳，不殊，吏载置於狱，问曰：“国家乎？贼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陈仓东郭外。

赞曰：或称武、韦乱唐同一辙，武持久，韦亟灭，何哉？议者谓否。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终天年，阡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蒸於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然二后遗后王戒，顾不厚哉！

## 卷第六十八 列传第二

## 后妃下

张皇后 章敬吴太后 贞懿独孤皇后 睿真沈太后 昭德王皇后 韦贤妃庄宪王皇后 懿安郭太后 孝明郑太后 恭僖王太后 贞献萧太后 宣懿韦太后尚宫宋若昭 郭贵妃 王贤妃 元昭晁太后 惠安王太后 郭淑妃 恭宪王太后何皇后

肃宗废后庶人张氏，邓州向城人，家徙新丰。祖母奚，昭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视姨，鞠爱笃备。帝即位，封邓国夫人，亲宠无比。五息子，曰去惑、去疑、去奢、去逸、去盈，皆显官。去盈尚常芬公主。去逸生后。

肃宗为忠王时，纳韦元珪女为孺人。既建太子，以孺人为妃，后为良娣。妃兄坚为李林甫构死，太子惧，请与妃绝，毁服幽禁中。安禄山反，陷於贼，至德中薨。

始，妃既绝，良娣得专侍太子，慧中而辩，能迎意傅合。玄宗西幸，娣与太子从，度渭，民郭道乞留复长安，太子不听。中人李辅国密启，娣又赞其谋，遂定计北趣灵武。时军卫单寡，夕次，娣必寝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贼非妇人事，宜少戒。”对曰：“方多事，若仓卒，妾自当之，殿下可徐为计。”驻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敕止，对曰：“今岂自养时邪？”乾元初，册拜淑妃，赠其父尚书左仆射，姊妹皆封号，弟清、潜尚大宁、延和二郡主。遂立为皇后，诏内外命

妇悉朝光顺门。

后能牢宠，稍稍豫政事，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桡权。亲蚕苑中，群命妇相礼，仪物甚盛。二年，群臣上帝尊号，后亦讽群臣尊己号“翊圣”，帝问李揆，揆争不可。会月蚀，帝以咎在后宫，乃止。又与辅国谋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见山人李唐，帝方拥幼女，顾唐曰：“我念之，无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当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内制於后，卒不敢谒西宫。帝不豫，后自箴血写佛书以示诚。

初，建宁王倓数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宝鞍赐后，而李泌请分以赏战士，倓助泌请，故后怨，卒被谮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谨甚。后犹欲危之，然以子二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无患。宝应元年，帝大渐，后与内官硃辉光等谋立越王系，而李辅国、程元振以兵卫太子，幽后别殿。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请废为庶人，杀之。清、潜与舅窦履信皆流放，支党伏诛。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濮州濮阳人。父令珪，以郾丞坐事死，故后幼入掖廷。

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构不测，太子内忧，鬢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廷宇不汛扫，乐器尘蠹，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高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孱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於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

一日见三天子，乐哉！”

后性谦柔，太子礼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群臣请以后祔肃宗庙，乃追尊为皇后，上谥，合葬建陵。启故窆，貌泽若生，衣皆赭色，见者叹异，谓有圣子之符云。

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失其何所人。父颖，左威卫录事参军。

天宝中，帝为广平王，时贵妃杨氏外家贵冠戚里，秘书少监崔岫妻韩国夫人以其女女皇孙为妃。妃生子僖，所谓召王者。妃倚母家，颇骑媚。诸杨诛，礼浸薄，及薨，后以姝艳进，居常专夜。王即位，册贵妃，生韩王回、华阳公主。

大历十年薨，追号为皇后，上谥。帝悼思不已，故殡内殿，累年不外葬。后三年，始诏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见之。补阙姚南仲谏而止，乃葬庄陵。诏宰相常袞为哀册，帝於后厚，故送终华广，务称其情，袞极道凄婉，以中帝意。又诏群臣为挽辞，帝择其尤悲者令歌之。

初，后爱遇第一，官其宗叔卓少府监，兄良佐太子中允。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开元末，以良家子入东宫，太子以赐广平王，实生德宗。

天宝乱，贼囚后东都掖廷。王入洛，复留宫中。时方北讨，未及归长安，而河南为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为皇太子，诏访后在亡，不能得。

德宗即位，乃先下诏赠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师，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诏制皆锦翠池饰，以厩马负载赐其家。易良妻崔入谒，帝易服，召王、韦美人出拜，诏崔勿答。

建中元年，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号，帝供张含元殿，具袞冕，出自左序，立东方，群臣在位，帝再拜奉册，欷歔感咽，

左右皆泣。於是中书舍人高参上议：“汉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於代。今宜用汉故事，令有司择日分遣诸沈行州县物色咨访，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休，灵命允答。须审知皇太后行在，然后遣大臣备法驾奉迎。”帝乃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

故中官高力士女颇能言禁中事，与女官李真一尝从后游。李见高，疑问之，含糊不坚，而年状差似后。又后尝削脯哺帝，伤左指，高亦尝剖瓜伤指。是时宫中无识后者。於是迎还上阳宫，驰以闻。帝喜，群臣皆贺。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诏贷之。帝谓左右：“吾宁受百罔，冀一得真。”於是自谓太后者数矣，及索验左，皆辞穷，终帝世无闻焉。贞元七年，诏赠外高祖琳为司徒，封徐国公，为立五庙，以琳为始祖，诏族子房为金吾将军，奉其祀。

宪宗即位，有司建言：“皇太后沈氏厌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极，建中时，发明诏，遣使者奉迎，凡舟车所至罔不逮，岁推月迁，参访理绝。请因大行皇帝启殡，诏群臣为皇太后发哀肃章内殿，中人奉廡衣置幄坐，宫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庙，上太皇太后谥册，作神主祔代宗庙，备法驾，奉袞衣，纳於元陵祠至。”诏曰“可”。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谱系。帝为鲁王时纳为嫔，生顺宗，尤见宠礼。既即位，册号淑妃，赠其父遇扬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

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皇后。册礼方讫而后崩，群臣大临三日，帝七日释服。将葬，后母郾国郑夫人请设奠，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浑瑊等皆祭，自发涂日日奠，终发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台。立庙，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张延赏、柳浑等制乐曲，帝

嫌文不工；李纾上谥册曰“大行皇后”，帝又谓不典。并诏翰林学士吴通玄改撰，册曰“咨后王氏”。然议者谓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册言“皇后长孙氏”为得礼。永贞元年，改祔崇陵。

德宗贤妃韦氏，戚里旧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为良娣，德宗贞元四年，册拜贤妃。宫壶事无不听，而性敏淑，言动皆有绳矩，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园。元和四年薨。

顺宗庄宪皇后王氏，琅邪人。祖难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时，后以良家选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赐之，为王孺人，是生宪宗。王在东宫，册为良娣。后性仁顺，宫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顺宗即位，疾已绵顿，后侍医药不少怠。将立后，会病棘而止。宪宗内禅，尊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号曰皇太后。

后谨畏，深抑外家，无豪丝假贷，训厉内职，有古后妃风。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遗令曰：“皇太后敬问具位。万物之理，必归於有极，未亡人婴霜露疾，日以衰顿，幸终天年，得奉陵寝，志愿获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听政，服二十七日释。天下吏民，令到临三日止。宫中非朝暮临，无辄哭。无禁昏嫁、祠祀、饮食酒肉。已释服，听举乐。侍医无加罪。陪祔如旧制。”有司上谥，葬丰陵。

宪宗懿女皇后郭氏，汾阳王子仪之孙。父暖，尚昇平公主，实生后。宪宗为广陵王，娉以为妃。顺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贵，故礼之异诸妇，是生穆宗。元和元年，进册贵妃。八年，群臣三请立为后，帝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

穆宗嗣位，上尊号皇太后，赠暖太尉，母齐国大长公主，擢兄钊刑部尚书，縱]金吾大将军。后移御兴庆宫，凡朔望三

朝，帝率百官诣宫门为寿。或岁时庆问燕飨，后宫戚里内外妇，车骑骈壅，环佩之声满宫。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务华衍侈大称后意。后尝幸骊山，登览裴回，诏景王督禁甲从，帝自到昭应奉迎，留帐饮数日还。帝崩，中人为后谋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

敬宗立，号太皇太后。宝历仓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为文宗。文宗性谨孝，事后有礼，凡羞果鲜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献宗庙、三宫，而后御之。

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择五坊小儿得出入禁中。它日问后起居，从容请曰：“如何可为盛天子？”后曰：“谏巨章疏宜审览，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询宰相。毋拒直言，勿纳偏言，以忠良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还索谏章阅之，往往道游猎事，自是畋幸稀，小儿武抃等不复横赐矣。

宣宗立，於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祔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晞曰：“后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敏中亦怒，周墀又责谓，晞终不桡，墀曰：“曩信孤直。”俄贬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乃诏后主祔於庙。

宪宗孝明皇后郑氏，丹杨人，或言本尔硃氏。元和初，李锜反，有相者言后当生天子。锜闻，纳为侍人。锜诛，没入掖廷，侍懿安后。宪宗幸之，生宣宗。宣宗为光王，后为王太妃。及即位，尊为皇太后。太后不肯别处，故帝奉养大明宫，朝夕躬省候焉。懿宗立，尊后为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学士侍立结绮楼下。六年崩，移仗西内，上谥册，

葬景陵旁园。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本仕家子。幼得侍帝东宫，生敬宗。长庆时，册为妃。敬宗立，上尊号为皇太后，赠后父绍卿司空，母张追封赵国夫人。文宗时，称宝历太后。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与宝历太后称号未辨，前代诏令不敢斥言，皆以宫为称，今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宜曰义安太后。诏可。会昌五年崩，有司上谥，葬光陵东园。

穆宗贞献皇后萧氏，闽人也。穆宗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号曰皇太后。

初，后去家入长安，不复知家存亡，惟记有弟，帝为访之。俄有男子萧洪因后姊婿吕璋白见之，太后谓得真弟，悲不自胜。帝拜洪金吾将军，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稍徙坊。始，节度自神策出者，举军为辨装，因三倍取偿。洪所代未及偿而死，军中并责偿於洪，洪不许，左军中尉仇士良憾之。会闽有男子萧本又称太后弟，士良以闻，自坊召洪下狱按治，洪乃代人，诏流驩州，不半道，赐死。擢本赞善大夫，宠赠三世，帝以为真，不淹旬，赐累钜万。然太后真弟庸软莫能自达，本给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听不疑。历卫尉卿、金吾将军。会福建观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萧弘自言太后弟，御史台参治非是，昭义刘从谏又为言，请与本辨，有诏三司高元裕、孙简、崔郇杂问，乃皆妄。本流爱州，弘儋州，而太后终不获弟。

初，大和中，懿安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后居大内，号“三宫太后”。帝每五日间安及岁时庆谒，率繇复道至南内，群臣及命妇诣宫门候起居。有司献四时新物送三宫，亦称赐，帝曰：“上三宫，何可言赐”遽索笔灭“赐”为“奉”。开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镗作乐，迎三宫太后，奉觞进寿，礼如家人，诸王、公主皆得侍。

武宗时，徙积庆殿，又号积庆太后。大中元年崩，上今谥。

穆宗宣懿皇后韦氏，失其先世。穆宗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长庆时，册为妃。

武宗立，妃已亡，追册为皇太后，上尊谥，又封后二女弟为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别制号。”帝乃名所葬园曰福陵。既又问宰相：“葬从光陵与但祔庙孰安？”奏言：“神道安於静，光陵因山为固，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筑已有所，当遂就。臣等请奉主祔穆宗庙便。”帝乃下诏：“朕因诞日展礼於太皇太后，谓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续。’今穆宗皇帝虚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实生嗣君，当以祔庙。”繇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尚宫宋若昭，贝州清阳人，世以儒闻。父廷芬，能辞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属文。长若莘，次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洁，鄙薰泽靓妆，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家亦不欲与寒乡凡裔为姻对，听其学。若莘诲诸妹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大抵准《论语》，以韦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为颜、冉，推明妇道所宜。若昭又为传申释之。

贞元中，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谊，帝咨美，悉留宫中。帝能诗，每与侍臣赓和，五人者皆预，凡进御，未尝不蒙赏。又高其风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学士。擢其父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赐第一区，加谷帛。

元和末，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自贞元七年，秘禁图籍，诏若莘总领，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嗣若莘所职。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宝历初卒，赠梁国夫人，以卤簿葬。

若宪代司秘书，文宗尚学，以若宪善属辞，粹论议，尤礼

之。大和中，李训、郑注用事，恶宰相李宗闵，谮言因驸马都尉沈■厚赂若宪求执政。帝怒，幽若宪外第，赐死，家属徙岭南。训、注败，帝悟其谗，追恨之。

若伦、若荀早卒。廷芬男独愚不可教，为民终身。

敬宗贵妃郭氏，右威卫将军义之子，失义何所人。长庆时，后以容选入太子宫。太子即位，为才人，生晋王普。帝以早得子，又淑丽冠后廷，故宠异之。逾年，为贵妃，赠义礼部尚书，兄环少府少监，赐大第。文宗立，爱晋王若己子，待妃礼不衰。亡其薨年。

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颖王。性机悟。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状纤颀，颇类帝。每畋苑中，才人必从，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帝欲立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议。”乃止。

帝稍惑方士说，欲饵药长年，后寝不豫。才人每谓亲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肤泽消槁，吾独忧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视曰：“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语不祥？”帝曰：“脱如我言，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帝不复言。及大渐，才人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幄下。当时嫔媛虽常妒才人专上者，返皆义才人，为之感动。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葬端陵之柏城。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不详其世。少入邸，最见宠答。及即位，以为美人。大中中薨，赠昭容，诏翰林学士萧真铭其窆，具载生郢王、万寿公主。后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郢独出阁。及即位，是为懿宗。外颇疑帝非长。真出铭辞以示外廷，乃解。

帝追册昭容为皇太后，上尊谥，诏后二等以上亲悉官之，配主宣宗庙，自建陵曰庆陵，置宫寝。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来。咸通中，册号贵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即位，是为僖宗。追尊皇太后，册上谥号，祔主懿宗庙，即其园为寿陵。后属纆以上，帝悉官之。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郢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恶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长居外宫，心常忧惴。妃护侍左右，慰安起居，终得无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惊异之。及即位，以妃为美人，进拜淑妃。

女为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保衡处内宅，妃以主故，出入娱饮不禁，是时晬言与保衡乱，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缘它罪为人所发，且污旧谤，卒贬死。妃犹处禁中。黄巢之难，天子出蜀仓卒，妃不及从，遂流落间里，不知所终。

懿宗恭宪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后廷，得幸，生寿王而卒。王立，是为昭宗，追号皇太后，上谥，祔主懿宗室，即故葬号安陵，召后弟官之。

景福初，位任浸重，帝亦以外家倚之，为中尉杨复恭所媚，表为黔南节度使。之镇，道吉柏江，复恭密喻杨守亮覆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显。帝为寿王，后得侍，婉丽多智，恩答厚甚。既即位，号淑妃。从狩华州，诏册为皇后。

光化三年，帝猎夜归，后遣德王还邸，遇刘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挟王陈兵召百官，胁帝内禅。后恐贼臣加害天子，即取玺授季述，与帝同幽东宫。贼平，反正。

天复中，从帝驻凤翔，李茂贞请帝劳军，不得已，后从御南楼。会硃全忠逼帝东迁，后谓帝曰：“此后大家夫妇委身贼

手矣！”涕数行下。帝奔播既屡，威柄尽丧，左右皆悍逆庸奴，后侍膳服，无须臾去侧。至洛，帝忧，忽忽与后相视无死所。已而遇弑。

哀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宫中不敢哭，徙居积善宫，号积善太后。帝将禅天下，后亦遇害。初，蒋玄晖为全忠邀九锡，入喻，后度不免，见玄晖垂泣祈哀，以母子托命。宣徽使赵殷衡谮於全忠曰：“玄晖等铭石像瘞积善宫，将复唐。”全忠怒，遂遣缢后，以丑名加之，废为庶人。

## 卷第六十九 列传第三

### 宗室

江夏王道宗 广宁县公道兴 永安王孝基 涵 淮阳王道玄 汉 长平王叔良 郇国公孝协 彭国公思训 新兴郡王晋 长乐王幼良 襄武王琛 河间王孝恭 晦 汉阳王庐 江王瑗 淮安王神通 胶东王道彦 梁郡公孝逸 国贞 嵩 说 齐物 复 襄邑王神符 从 晦 陇西公博义 渤海王奉 慈 戡

太祖八子：长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绘，次祚，次蔚，次亮。

南阳公延伯，蚤薨，无嗣。高祖武德中，与六王同追封。

谯王真，从太祖战歿，无嗣。

毕王璋，仕周为梁州刺史，与赵王祐谋杀隋文帝，不克，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时追封东平王，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范。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备身、略阳郡公。裴寂与刘武周战度索原，寂败，贼逼河东，道宗年十七，从秦王讨贼。王登玉壁城以望，谓道宗曰：“贼怙众欲战，尔计谓何？”对曰：“武周席胜，剡然锋未可当，正宜以计摧之。且乌合之众惮持久，若坚壁以顿其锐，须食尽气老，可不战禽也。”王曰：“而意与我合。”既而贼粮匱，夜引去，追战灭之。

出为灵州总管。时梁师都弟洛仁连突厥兵数万傅於垒，道宗闭城守，伺隙出战，破之。高祖谓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却敌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始，突厥郁射设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赢千里。贞观元年，召拜鸿胪卿，迁大理。太宗方经略突厥，复授灵州都督。三年，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助李靖破虏，亲执颉利可汗，赐封六百户，还为刑部尚书。吐谷浑寇边，靖出昆丘道，诏与侯君集为靖副。贼闻兵且至，走嶂山数千里。诸将欲止，独道宗请穷追，靖曰：“善。”君集未从。道宗以单师进，去大军十日，及之。吐谷浑拒险殊死斗，道宗阴引千骑超山乘其后，贼惊，遂大溃。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贪赃，帝闻，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马若林，如使辙迹环天下，游观不度，采绝域之玩、海表之珍，顾不得邪？特以劳民自乐，不为也。人心无艺，当以谊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赐多而贪不止，顾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户，以王就第。明年，召为茂州都督，未行，拜晋州刺史。迁礼部尚书。

侯君集破高昌还，颇怨望。道宗尝从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为戎首。”帝问所以知必反者，对曰：“见其忌而矜功，耻为房、李下，官尚书，常郁郁不平。”帝曰：“君集诚有功，材无可堪，朕宁惜爵位邪？弟未及耳。不宜轻亿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

帝将讨高丽，先遣营州都督张俭轻骑度辽规形势，俭畏，不敢深入。道宗请以百骑往，帝许之，约其还，曰：“臣请二十日行，留十日览观山川，得还见天子。”因秣马束兵，旁南山入贼地，相易险，度营阵便处。将还，会高丽兵断其路，更走间道，谒帝如期。帝曰：“贲、育之勇何以过！”赐金五十斤，绢千匹。

乃诏与李勣为前锋，济辽，拔盖牟城。会贼救至，道宗与总管张君义领骑裁四千，虏十倍，皆欲浚沟保险须帝至，道宗曰：“贼遽来，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吾为前军，当清道迎乘舆，尚何待？”勣善之。选壮骑数十，突进贼营，左右出入，勣合击，大破之。帝至，咨美，赐奴婢四十口。乃筑拒闾，攻安市城，闾毁傅城，道宗失部分，反为贼据。帝斩其果毅傅伏爱，道宗跣行请罪，帝曰：“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问。在阵伤足，帝亲加砭治，赐御膳。还，以疾辞剧就闲，改太常卿。

高宗永徽初，房遗爱以反诛，长孙无忌、褚遂良与道宗有宿怨，诬与遗爱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无忌等得罪，诏复爵邑。道宗晚好学，接士大夫，不倨於贵。国初宗室，唯道宗、孝恭为最贤。子景恒，封卢国公，相州刺史。

道宗弟道兴，武德初，爵广宁郡王，以属疏降封县公。贞观九年，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厉，恐不得年，颇忽忽忧怅，卒於官，赠交州都督。

永安壮王孝基，武德初得王，历陕州总管、鸿胪卿，以罪夺官。

二年，刘武周寇太原，夏人吕崇茂以县应贼。诏孝基为行军总管攻之，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陕州总管於筠隶焉。筠请急攻城，绝外援，且当有变。时怀恩挟异计，给说孝基曰：“夏城坚，攻之引日，宋金刚在近，内拒外强，一败涂地。不如顿兵待秦王破贼，则夏自孤，此谓不战而屈人也。”孝基谓然。会尉迟敬德至，与崇茂夹官师，遂大败。孝基及筠等皆执於贼，谋亡归，为贼所害。高祖为发哀，优赐其家。晋阳平，购尸不获，招魂以葬，赠左卫大将军及谥。

无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后降封县公，终陈州刺

史。曾孙涵。

涵，简素忠谨，为宗室俊。累授赞善大夫。郭子仪表为关内盐池判官。肃宗至平凉，未知所从。朔方留后杜鸿渐等条士马仓廩，使涵奉笈驰谒肃宗。涵既见，敷奏明辩，肃宗悦，除左司员外郎，再迁宗正少卿。

宝应初，河朔平，涵方母丧，夺哀持节宣慰，所至州县，非公事未尝言，蔬饭水饮，席地以瞑。使还，固请终制，代宗见其瘠毁，许之。服除，擢给事中，迁兵部侍郎。

硃希彩杀李怀仙，复宣慰河北，还为浙西观察使。居五岁，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无所绳举，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讳徙光禄卿。未几，迁左散骑常侍，以尚书右仆射致仕，累封襄武县公，卒，赠太子太保。

子鰓，贞元初为饶州别驾。妾高以善歌入宫，鰓因御医许泳通书，坐诛。

雍王绘为隋夏州总管。子贇，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阳壮王道玄，性谨厚，习技击，然进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从秦王击宋金刚於介州，先登，王壮之，赏予良厚。讨王世充，战多。窦建德屯虎牢，王轻骑致贼，遣道玄伏以待，贼至，走之。战范汜水，登南坡，贯贼阵出其背，复引还，贼皆靡，所发命中。王喜，以副骑给之。每赴敌，飞矢著身如猬，气益厉。东都平，为洛州总管。府废，更授刺史。俄为山东道行军总管讨刘黑闥，以多见褒。

黑闥再乱，道玄率史万宝战下博，越泞驰，约万宝继进，万宝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诏，以王儿子名大将，而军进退实在我。今其轻斗，若大军竭驰，必陷泞，莫如以王啖贼，我结阵待之，虽不利王，而利国也。”道玄遂战歿，年十九。万宝为贼所乘，举军溃，身独免。太宗追悼曰：“自兵兴，儿

常从我，每见我深入辄克，故慕之。惜其少，远图不究，哀哉！”因流涕。赠左骁卫大将军及谥。

无子，以弟道明嗣王，迁左骁卫大将军。贞观十四年，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浑，坐漏言主非帝女，夺王，终郢州刺史。六世孙汉。

汉字南纪，少事韩愈，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擢进士第，迁累左拾遗。

敬宗侈宫室，舶买献沈香亭材，帝受之，汉谏曰：“以沈香为亭，何异瑶台琼室乎？”是时，王政谬僻，汉言切，多所救补。坐婢讦出佐兴元幕府。

文宗立，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论次《宪宗实录》，书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恶之。会李宗闵当国，擢知制诰，稍进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贬袁州，汉助为排挤，后德裕复辅政，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遂不复振。大中时，召拜宗正少卿，卒。

始，汉为中丞，表孔温业为御史，及汉晚见召，温业已为中丞，每燕集，人以为荣。

郇王祗，为隋上仪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

长平肃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镇泾州，捍薛仁果。仁果内史令翟长孙以众降。於是大饥，米斗千钱，叔良不恤士，损粮以渔利，下皆怨。仁果知之，阳言食尽，去，遣高二人谗降。叔良遣骠骑刘感受之，未至城，三烽发，仁果兵自南原噪而还，大战百里细川，感为贼执。叔良惧，悉出金劳军，委事於长孙，乃克安。

久之，突厥入寇，诏叔良率五将军击之，中流矢，道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

子孝协嗣。

孝协，始王范阳，俄降为郇国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赃抵死，司宗卿陇西王博义等为言於高宗求贷，帝不许，遂自杀。

弟孝斌为原州都督府长史。生子思训，为江都令。武后多杀宗室，思训弃官去。中宗复位，以耆旧擢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历益州都督府长史。开元初，进彭国公，加户满四百，进右武卫大将军。卒，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思训善画，世所谓“李将军山水”者。弟思诲，为扬州参军事。子林甫，自有传。

新兴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职。薨，赠凉州都督。

孙晋，先天中，为雍州长史，治有名，袭王。坐豫太平公主谋被诛，改氏“厉”。晋就刑，僚吏奔解，唯司功参军李揆从王如它日，晋死，哭其尸尽哀。姚元崇叹曰：“桀、向侑邪！”擢为尚书郎。

长乐郡王幼良，资暴急，高祖数晓谕，不悛。有盗其马者，辄杀之。帝怒曰：“盗信有罪，王而专杀可乎？”诏礼部尚书李纲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释。出为凉州都督，嗾不逞为左右，市里苦之。

太宗立，或告王阴养士，交境外。诏中书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状。士及绳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间道趋长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复遣侍御史孙伏伽鞠视，无异辞，遂赐死。六世孙回，别传。

蔡烈王蔚为周朔州总管，生子安、哲。

西平怀王安，仕隋为右领军大将军，封赵公。武德时，例王。生子琛、孝恭、瑊、■。

襄武郡王琛字仲宝。木讷少文。隋义宁初，封襄武郡公，

与太常卿郑元二持女伎聘突厥始毕可汗，约和亲。始毕礼之，赠遗蕃渥，遣骨吐禄特勒随琛入献，授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历利、蒲、绛三州总管。宋金刚陷涪州，稽胡多叛，诏琛镇隰州，政宽简，为夷夏爱便。薨，子俭袭王，例降为公。

河间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识量。

高祖已定京师，诏拜山南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馀州。进击硃粲，破之，俘其众，诸将曰：“粲徒食人，摯贼也，请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获之则杀，后渠有降者乎？”悉纵之。繇是腾檄所至辄下。

明年，拜信州总管，承制得拜假。当是时，萧铣据江陵，孝恭数进策图铣，帝嘉纳。进王赵郡，以信州为夔州。乃大治舟舰，肄水战。会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谋，遂图江陵，尽召巴蜀首领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内实质也。俄进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资贼，奈何？”孝恭曰：“铣之境，南际岭，左薄洞庭，地险士众，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忧，舟虽多，何所用之？今铣濒江镇戍，见舳舻蔽江下，必谓铣已败，不即进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则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帝悦，迁荆州大总管，诏图破铣状以进。

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迁襄州道行台左仆射。时岭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绥辑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号令畅南海矣。

未几，辅公柝反，寇寿阳，诏孝恭为行军元帅讨之。引兵趋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皆禀节度。将发，大飨士，杯水变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祸福无基，唯所召尔！顾我不负於物，无重诸君忧。公柝祸恶贯

盈，今仗威灵以问罪，杯中血，乃贼臣授首之祥乎！”尽饮罢，众心为安。公祐将冯惠亮等拒嶮邀战，孝恭坚壁不出，遣奇兵绝饷道，贼饥，夜薄营，孝恭卧不动。明日，使羸兵扣贼垒挑之，祖尚选精骑阵以待。俄而兵却，贼追北且器，遇祖尚军，薄战，遂大败。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胜破其别镇，贼赴水死者数千计。公祐穷，弃丹杨走，骑穷追，生禽之，江南平。玺书褒美，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口、宝玩不赀。进授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行台废，更为扬州大都督。

孝恭再破巨贼，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欲以威重夸远俗，乃筑第石头城，陈庐徼自卫。或诬其反，召还，颇为宪司镌诘，既无状，赦为宗正卿。赐实封千二百户。历凉州都督、晋州刺史。贞观初，为礼部尚书，改王河间。

性奢豪，后房歌舞伎百馀，然宽恕退让，无矜伐色，太宗用是亲重之，宗室莫比也。尝谓人曰：“吾所居颇壮丽，非吾心也。当别营一区，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后，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为他人所利。”十四年，中饮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恸，赠司空、扬州都督及谥，陪葬献陵。

始，隋亡，盗贼遍天下，皆太宗身自讨定，谋臣骁帅并隶麾下，无特将专勋者，惟孝恭独有方面功以自见云。子崇义、晦。

崇义嗣王，降封谯国公，历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长史，有威名。终宗正卿。

晦，乾封中为营州都督，以治状闻，玺书劳赐。迁右金吾将军，检校雍州长史，摧撻奸伏无留隐，吏下畏之。高宗将幸洛，诏晦居守，谓曰：“关中事一以属公，然法令牵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须以闻。”故晦治有异绩。武后时，迁秋官尚书。卒，赠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观阁，

下临肆区，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礼，然室家之私，不愿外窥，今将辞公。”晦惊，遽毁彻之。子荣，奉吴王恪祀。

济北郡王域，武德中，为尚书左丞，例王。终始州刺史。

汉阳郡王瑰，始为郡公，进王。高祖使持币遗突厥颉利可汗言和亲事。颉利始见瑰，倨甚。瑰开说，示以厚币，乃大喜，改容加礼，因遣使随入献名马。后复聘，颉利谓其下曰：“前瑰来，悔不少屈之，当使拜我。”瑰同知之，既见颉利，即长揖。颉利怒，留不遣。瑰意象自若，不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礼遣。

迁左武侯将军，代孝恭为荆州都督，政务清静。岭外酋豪数相攻，瑰遣使谕威德，皆如约，不敢乱。后例为公。长史冯长命者，尝为御史大夫，素贵，事多专决，瑰怒，杖之，坐免。起为宜州刺史、散骑常侍，薨。

济南郡王哲，为隋柱国、备身将军，追王。

子瑗。

庐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时，例王，累迁山南东道行台右仆射。与河间王孝恭合讨萧铣，无功。更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职，乃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行。君廓，故盗也，其勇绝人，瑗倚之，许结婚，寄心腹。

时隐太子有阴谋，厚结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瑗惧有变。君廓内险贼，欲以计陷瑗而取己功，即谓瑗曰：“事变未可知，大王国懿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而从一使者召乎？且赵郡王前已属吏，今太子、齐王又复尔，大王势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礼，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诜与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今无诏擅发兵，则反矣。当须权结众心。若诸刺史召之不至，将何以全？”瑗曰：“奈何？”对曰：“山东豪杰尝为窦

建德所用，今失职与编户夷，此其思乱，若旱之望雨。王能发使，使悉复旧职，随在所募兵，有不从，得辄诛之，则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后遣王诜外连突厥，繇太原南趋蒲、绛，大王整驾西入关，两军合势，不旬月天下定矣。”瑗从之，以内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请以兵属诜，瑗犹豫，君廓密知之，驰斩诜首，徇於军曰：“李瑗与王诜反，辄敕使，擅追兵，今诜已斩，独瑗在，无能为也。诸君从之且族灭，助我者富贵可得！”众曰：“愿讨贼。”乃出敦礼於狱。瑗闻之，率左右数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諲乱，诸君皆誑误，若何从之以取夷戮？”众反走。瑗驾君廓曰：“小人卖我，行自及！”即禽瑗缢之，传首京师，废为庶人，绝属籍。

郑孝王亮，仕隋为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淮安靖王神通，少轻侠。隋大业末在长安。会高祖兵兴，吏逮捕，亡命入南山，与豪英史万宝、裴勤、柳崇礼等举兵应太原，约司竹贼帅何潘仁连和，进与平阳公主兵合，徇鄆下之。自署关中道行军总管，以万宝为副，勤为长史，崇礼为司马，令狐德棻为记室。从平京师，为宗正卿，典兵宿卫。王永康郡，徙淮安。

武德初，拜山东安抚大使，黄门侍郎崔干副之，进击宇文化及於魏。化及败走聊城，神通追北，贼粮尽愿降，神通不肯受，干请纳之，神通曰：“师久暴露，今贼食尽，克不旦暮，正当破之，以玉帛酬战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干曰：“竇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转侧两贼间，势必危，王又贪其玉帛，败不日。”神通怒，囚干军中。

会士及自济北馈军，化及复振。神通进兵薄其垒，贝州刺史赵君德先登板堞，神通忌其功，止军不进。君德怒，诟而还，城复坚。神通遣兵走魏州取攻具，为莘人所乘，引却。后二日，

建德拔聊城，势遂张，山东州县靡然归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阳，依李世勣，俄为建德所虏。后与同安公主自贼归。及建德灭，复授河北行台左仆射。从平刘黑闼，迁左武卫大将军。薨，赠司空。

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彦、孝警、孝同、孝慈、孝友、孝节、孝义，后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锐不得封，有子齐物显。

胶东郡王道彦，幼孝顺。初，神通避吏於鄆，被疾山谷间，累旬食尽，道彦羸服丐人间，或采野实以进；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辞以饱，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义兴郡公，例得王。贞观初，为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丧解。荷土就坟，躬蒔松柏，偃庐柴毁，虽亲友不复识。太宗嗟叹，敕侍中王珪临谕。

服除，复拜岷州都督。间遣入党项谕国威灵，区落降。从李靖击吐谷浑，诏道彦为赤水道总管。帝厚以利啖党项，使为乡导，其酋拓拔赤辞诣靖自言：“隋击吐谷浑，我资其军，而隋无信，反见仇剽。今将军若无它，我愿资粮，将复如隋乎？”

“诸将与敌血遣之。道彦至阔水，见无备，因掠其牛羊，诸羌怨，即引兵障野狐峡，道彦不得进，为赤辞所乘，军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诏减死，谪戍边。久之，召为岷州都督。卒，赠礼部尚书。

初，武德五年同封者，孝警为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广平王，孝友河间王，孝节清河王，孝义胶西王。於是唐始兴，务广支蕃镇天下，故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举属籍问大臣曰：“盖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汉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远，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尚不得茆土，所以别亲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

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劳百姓以养己之亲。”於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

孝逸，少好学，颇属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时，四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武后擅国，入为左卫将军，亲遇之。

徐敬业称兵，以孝逸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扬州行军大总管，帅师南讨。至淮，而敬业已攻润州，遣弟敬猷壁淮阴，伪将韦超据都梁山以拒孝逸，超众凭险完屯。孝逸会诸将议曰：“贼今负山，攻则士无所用力，骑不得骋，寇救死，伤夷必众。不如偏旅缀之，全军趋扬州，势不数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构曰：“超虽据险，然兵少，若置小敌不击，无以示威；披众以守，则战有阙。舍之则后忧，不如击之。若克超，淮阴自震，淮阴破，楚诸县开门候官军矣。由是以趋江都，逆首可取。”孝逸从之，登山急击超，杀数百人，薄暝解，超夜走。进击敬猷淮阴，破之。敬业回军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业大败，遂拔扬州。以功进镇军大将军，徙封吴国公，威名稜然。

武承嗣等忌之，以谗下迁施州刺史。又使人腾恶语闻上，武后信之，以尝有功，贷死，流儋州，薨。景云初，赠金州大都督。

孝同曾孙国贞。

国贞父广业，为剑州长史。国贞刚鲠，有吏才。乾元中，由长安令迁河南尹。史思明寇东都，李光弼壁河阳，国贞率官吏西走陕，数月，召为京兆尹。

上元初，拜剑南节度使，召为殿中监，以户部尚书持节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治於绛。寻加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使。既至，粮乏，而所储陈腐，民贫不忍遽敛，上书以闻。而军中讠

藿谤，突将王振乘众怨给曰：“具畚鍤以待役事。”众皆怒，夜烧牙门。左右奔告，请避之，国贞曰：“吾被命为将，其可弃城乎？”固请，乃逃狱中。振引众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国贞曰：“与尔等方讨贼，何事役为？正缘储食腐俭，已请诸朝，吾何所负？”众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统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杀其二子及三大将。

有诏以郭子仪代之。国贞清白善用法，世称办吏，然峻於操下，故其众思得子仪，而振因肆其恶。及子仪至，振自谓且见德，子仪怒曰：“汝临贼境而害主将，贼若乘虚，是无绛矣，又欲为功乎？”即斩以徇。诏赠国贞扬州大都督。

子锜，自有传。

孝节曾孙嵩，少孤，事母孝。始为枝江丞，荆州长史张柬之曰：“帝宗千里驹，吾得其人！”累擢卫尉少卿。居母丧，柴瘠，讫除，家人未尝见言笑。与兄昇、弟晕相友。

开元初，为汝州刺史，政严简，有治称。昆弟繇东都候之，辄羸服往，州人无知者，其清慎举如此。四迁至黄门侍郎，检校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太原俗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弃郊饲鸟兽，号其地曰“黄坑”。有狗数百头，习食鬻，颇为人患，吏不敢禁。嵩至，遣捕群狗杀之，申厉禁条，约不再犯，遂革其风。二十一年，以工部尚书持节使吐蕃，既还，金城公主请明疆场，表石赤岭上，盟遂坚定。还，以奉使有指，再迁吏部。

嵩，美风仪，以庄重称，当时有宰相望。累为太子少傅、武都县伯。卒，赠益州大都督。

晕至太仆少卿。晕子进亦知名，好从当世贤士游，调人之急，累擢给事中。至德初，从广平王东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军司马，为回纥鞭之几死。迁兵部。卒，赠礼部尚书。

孝节四世孙说，字岩甫。父遇及，天宝时为御史中丞、东畿采访使。说以廕补率府兵曹参军。马燧节度太原，辟署少尹，迁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复奏为少尹。大将张瑶得士心，尝请告未许，而自良卒，说与监军王定远秘其丧，前给瑶告，以毛朝阳代之，然后告丧。诏以通王为节度大使，授说行军司马、节度留后。

定远自以有劳於说，颇横恣，请别赐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於是擅补吏，易置诸将。彭令茵者，以久劳不服，定远怒，杀之，埋马矢中，其家请尸，不许，举军怨。说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从功，恕死免官。诏未至，定远谋刺说，说走而免。定远召诸将，出笥中诏书给曰：“诏以李景略知留后，召说还。公等皆有除。”诸将欲拜，大将马良辅呼曰：“妄言也，不可受！”定远惧，走乾阳楼，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说尽斩同谋者，乃安。擢说检校礼部尚书、节度使。累封陇西县男。

说精於职，筑天成军，边备积完。晚被疾，不能事，军几乱。卒，赠尚书右仆射。

齐物字道用。天宝初，擢累陕州刺史。开砥柱，通漕路，发重石，下得古铁戟若铤然，铭曰“平陆”。上之，诏因以名县。迁河南尹，坐与李适之善，贬竟陵太守，还，还京兆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赠太子太师。性苛察少恩，喜发人私，然洁廉自喜，吏无敢欺者。忿陕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当国，除齐物太子宾客，世善冕能损怨云。

子复。

复字初阳，以廕仕，累为江陵司录参军。卫伯玉才之，表江陵令。迁少尹，厉饶、苏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节度使张伯仪数为贼窘，朝廷以复在江陵得士心，即母丧夺为少尹，充行军司马，佐伯仪。会伯仪罢，改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讨使。

先是，西原乱，吏获反者没为奴婢，长役之。复至，使访亲戚，一皆原纵。在容三年，人以赖安。转岭南节度使，时安南经略使高正平、张应继卒，其佐李元度、胡怀义等因阻兵胁州县，肆为奸赃。复至，诱怀义杖死，流元度，南裔肃然。教民作陶瓦，镌谕蛮獠，收琼州，置都督府，以绥定其人。召拜宗正卿。历华州刺史。贞元十年郑滑节度使李融卒，军乱，以复检校兵部尚书代融节度。复下令垦营田以稟其军，而赋不及民，众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卒，年五十九，赠司空，谥曰昭。复更方镇，所在称治，然颇嗜财，为世所讥。

从父若水，为左金吾大将军，兼通事舍人，容貌瑰伟，在朝三十年，多识旧仪，每宣劳揖赞，进止闲华，有可观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谨。高祖兵兴，神符留长安，为卫文昇所囚。京师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禅，例王。迁并州总管。

颉利可汗盗边，神符与战汾东，斩级五百，获马二千。又战沙河，获乙利达官，得可汗所乘马及铠。召为太府卿。迁扬州大都督，自丹杨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扬人利之。然少威严，不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禄大夫，归第，月给羊酒。太宗就第尉问，又令乘小舆入紫微殿，三卫挟舆以升。迁开府仪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献陵。

子七人，并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监、临川郡公。五世孙从晦。文暕，幽州都督、魏国公。垂拱中，坐累贬藤州别驾，诛。子挺、捷，捷袭封。挺曾孙程，捷曾孙石，别传。

从晦祖模，仕至德中为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阳，贼帅掠诸县，模率众拒平之。稍迁黔中观察使。终太子宾客，赠太子太

保，谥曰敬。

从晦宝历初及进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祸，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诛，从晦以族昆弟贬郎州司户参军。改澶王府谏议，分司东都。忌者重发前坐，下迁亳州司马。久乃转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出为常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李琢表其政，赐金紫。历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节度使。又以最就进银青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三，赠吏部尚书。

从晦姿质伟岸，所至以风力闻。少与崔龟从、李景让、裴休善。奖目后进，名知人，杨收方布衣，进谒，从晦一见如雅识，即待以公辅，后果宰相。

世祖四子：长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尧皇帝。

梁王澄，蚤薨，无嗣。武德初，与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义、奉慈。

陇西恭王博义，武德初，与奉慈例王。高宗时，擢累礼部尚书，特进。骄侈不循法度，伎妾数百，曳罗纨，甘粱肉，放於声乐以自娱。其弟奉慈亦荒纵，皆为帝所鄙。尝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亲戚乎？王等昵小人，专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学，何以为善哉？”各赐市书绢二百疋，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荊州都督。

渤海敬王奉慈，显庆时，为原州都督，薨。

七世孙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岁所即好学，大寒，掇薪自炙。夜无然膏，默念所记。年三十，明《六经》，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隐阳羨里。阳羨民有斗争不决，不之官而诣戡以辨。凡论著数百篇。常恶元和有元、白诗，多纤艳不逞，而世竞重之。乃集诗人之类夫古者，断为唐诗，以讥正其失云。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府迁，还

洛阳，卒。

赞曰：景、元子孙，当草昧之初，乘运而奋，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显显为世豪英。至河间之功，江夏之略，可谓宗室标的者也。

始，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时天下已定，帝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征、李百药皆谓不然。征意以唐承大乱，民人雕丧，始复生业，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说。百药称帝王自有命，历祚之短长不缘封建。又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祸，亟於哀、平、桓、灵，而诋曹元首、陆士衡之言以为缪悠。而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以相维持。然天子由是罢不复议。

至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则建论以为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故权移外家，宗庙绝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顺而难逆；绝之之原，在单弱而无所惮。至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

佑之言曰：“夫为人置君，欲其蕃息则在郡县，然而主胙常促；为君置人，不病其寡则在建国，然而主胙常永。故曰，建国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圣人在度其患之长短而为之。建国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则鼎峙力争，陵迟而后已，故为患也长。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轨，敝则世崩俱溃，然而戡定者易为功，故其为患也短。”又谓：“三王以来，未见郡县之利，非不为也，后世诸儒因泥古强为之说，非也。”

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然而历尧、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势不可也。秦破六国，列都会，置守宰，据天下之图，摄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杀守，圜视而并起，时则有叛民，无叛

吏。汉矫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数十年间奔命扶伤不给，时则有叛国，无叛郡。唐兴，制州县，而桀黠时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时则有叛将，无叛州。”以为“矫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诸侯明矣”。又言“汤之兴，诸侯归者三千，资以胜夏；武王之兴，会者八百，资以灭商。徇之为安，故仍以为俗，是汤、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己也。秦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

观诸儒之言，诚然。然建侯置守，如质文递救，亦不可一概责也。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於敝则善矣。若乃百药推天命、佑言郡县利百姓而主胙促，乃臆论也。

## 卷第七十 列传第四

### 高祖诸子

隐太子建成 卫王玄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云 荆王元景  
汉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礼 韩王元嘉 黄  
公弼 彭王元则 郑王元懿 霍王元轨 虢王凤 道王元庆  
邓王元裕 舒王元名 鲁王灵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晓 滕  
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子：窦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万贵妃生智云，莫嫔生元景，孙嫔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张氏生元方，郭婕妤生元礼，宇文昭仪生元嘉及第十九子灵夔，王才人生元则，张宝林生元懿，张美人生元轨，杨美人生凤，刘婕妤生元庆，崔嫔生元裕，小杨嫔生元名，杨嫔生元祥，鲁才人生元晓，柳宝林生元嬰。

隐太子建成小字毘沙门。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

隋末，高祖被诏捕贼汾、晋间，留建成护家，居河东。高祖已起兵，密召与元吉赴太原，隋人购之急，从间道至，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从平京师。唐国建，为世子，开府置官属。又迁抚军大将军，为东讨元帅，将万人徇洛阳，授尚书令。

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诏率将军桑显和击司竹群盗，平

之。凉州人安兴贵杀李轨，以众降，诏趣原州应接。建成素骄，不恤士，虽甚暑，昼夜驰猎，众不堪其劳，亡者过半。帝欲其习事，乃敕非军国大务听裁决之。又以李纲、郑善果为宫官，参谋议。稽胡刘仝成寇边，诏建成进讨，破之鄂州，斩虏千计，引渠长悉官之，使还招群胡。仝成与它大帅降，建成畏其众，给欲城州县者，使降胡操筑，阴勒兵杀六千人，仝成奔梁师都。尝循行北边，遇贼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纵之。

中允王珪、洗马魏征以帝初兴，建成不知谋，而秦王数平剧寇，功冠天下，英豪归之，阴许立为皇太子，势危甚。会黑闼乱河北，珪等进说曰：“殿下特以嫡长居东宫，非有功德为人所称道。今黑闼彘叛残孽，众不盈万，利兵麇之，唾手可决，请往讨，因结山东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请行。黑闼败洛水，建成问征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瑗弃洛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

帝晚多内宠，张婕妤、尹德妃最幸，亲戚分事宫府。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当是时，海内未定，秦王数将兵在外，诸妃希所见。及洛阳平，帝遣诸妃驰阅后宫，见府库服玩，皆私有求索，为兄弟请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会为陕东道行台，有诏属内得专处决。王以美田给淮安王神通，而张婕妤为父丐之，帝手诏赐田，诏至，神通已得前，不肯与。婕妤妄曰：“诏赐妾父田，而王夺

与人。”帝怒，召秦王让曰：“我诏令不如尔教邪？”他日，谓裴寂曰：“儿久典兵，为儒生所误，非复我昔日子。”秦府属杜如晦骑过尹妃父门，恚其傲，率家童摔毆，折一指。父惧，即使妃前诉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诘王曰：“儿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辨晓，讫不置，繇是见疏。帝召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独泣，帝顾不乐，妃媛因得中伤之，为建成游说曰：“海内无事，陛下春秋高，当自娱，秦王辄悲泣，正为嗔忌妾属耳。使陛下万岁后，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乃皆悲不自胜。帝恻然，遂无易太子意。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初，帝令秦王居西宫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与上台、东宫昼夜往来，皆携弓刀，相遇如家人礼。由是皇太子令、秦齐二王教与诏敕杂行，内外惧，莫知所从。建成等私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年二千人为宫甲，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责谓，乃流志嵩州。

华阴杨文干素凶谲，建成昵之，使为庆州总管，遣募兵送京师，欲为变。时帝幸仁智宫，秦王、元吉从，建成谓元吉曰：“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祸？安危之计决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将尔硃焕、校尉桥公山贲甲遗文干，趣兴兵。焕等惧，至豳乡白反状，宁州人杜凤亦上变。帝遣司农卿宇文颖驿召文干，元吉阴结颖，使告文干，文干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谋，未忍治，即诏捕王珪、魏征及左卫率韦挺、舍人徐师■、左卫车骑冯世立，欲杀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诏召建成，建成惧，不敢往。师■劝遂举

兵，詹事主簿赵弘智谏建成捐车服，轻往谢罪。乃诣行在所，未至，屏官属，径入谒，叩头请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卫守。会文干陷宁州，帝惊，以宫近贼，夜率卫士南趣，山行十馀里，明乃还宫。召秦王问计，对曰：“文干竖子耳，官司当即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须遣一将可办。”帝曰：“事连建成，恐应者众。尔自行，还，吾以尔为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狭，不足为变，若不能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众趣宁州，文干为其下所杀，以其首降，执宇文颖送京师。秦王之行，元吉及内嬖更为建成请，封德彝亦阴说帝，由是意解，复诏建成居守，但责兄弟不相容，而谪王珪、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於远方。然怨猜日结。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帝问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谓秦王曰：“吾起晋阳，平天下，皆尔力，将定东宫，尔亟让，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历年，吾重夺之。观而兄弟终不相下，同在京师，忿鬪且深。尔还洛阳行台，自陕以东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愿也，不可远膝下。”帝曰：“陆贾，汉臣也，犹递过诸子，况我天下主，东西两宫，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将行，建成等谋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为患；留之京师，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说帝，言“秦王左右皆山东人，闻还洛，皆洒然喜，观其意，不复来矣”。事果寢。

俄而突厥寇边，太子荐元吉北讨，欲因其兵作乱。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先图之。王乃密奏建成等与后宫乱，因曰：“臣无负兄弟，今乃欲杀臣，是为世充、建德复仇。使臣死，虽地下，愧见诸贼。”帝大惊，报曰：“旦日当穷治，而必早参。”张婕妤驰语建成，乃召元

吉谋，曰：“请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迟明，乘马至玄武门，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卫。时帝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入。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遽反走，秦王随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杀之。俄而东宫、齐府兵三千攻玄武门，闭不得入。接战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数百骑至，合击之，众遂溃。帝谓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萧瑀、陈叔达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失而弗断，反蒙其乱。建成、元吉自草昧以来，未始与谋，既立，又无功德，疑贰相济，为萧墙忧。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立为太子，付军国大务，陛下释重负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抚之曰：“朕几有投杼之惑。”秦王号泣不能止。

建成死年三十八。长子承宗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陆王，承德河东王，承训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义巨鹿王，皆坐诛。诏除建成、元吉属籍。其党疑惧，更相告，庐江王瑗遂反。乃下诏建成、元吉、瑗支党不得相告讦，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诏东宫旧臣皆会，帝於宣秋门哭之，以子福为后。十六年，追今赠。

宇文颖者，代人。自李密所来降，为农圃监，封化政郡公。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谋。事败，帝责曰：“朕以文干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颖无以对，斩之。

卫怀王玄霸字大德。幼辩惠。隋大业十年薨，年十六，无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谥，又赠秦州总管、司空。以太宗子泰为宜都王，奉其祀，葬芷阳。泰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王琼子保定嗣。薨，无子，国除。

巢刺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封姑臧郡

公，进齐国，总十五郡诸军事，加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帝受禅，进王齐，为并州总管。

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及长，猜鹜好兵，居边久，益骄侈。常令奴客、诸妾数百人被甲习战，相击刺，死伤甚众。后元吉中创，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壮士拉死，私谥慈训夫人。

刘武周略汾、晋，诏遣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置罔三十车，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夜潜出淫民家，府门不闭。歆骤谏，不纳，乃显表於帝曰：“王数出与奚诞纵猎，蹂民田，纵左右攘夺，畜产为尽。每射於道，观人避矢以为乐。百姓怨毒，不可与共守。”有诏召还。元吉密讽民诣阙请，乃得归。武周以五千骑屯黄蛇岭，元吉使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尝寇，达辞兵少，强之，至则尽没。达怒，导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贼急攻之，遁还并州，贼张甚。元吉给司马刘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锐士拒贼。”因赍宝物、携妻妾夜出，委军奔京师，并州陷。帝怒，自是尝令从秦王征讨，不复颡军矣。

寻授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秦王围东都，窦建德来援，王以精骑逆战，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辄出兵，元吉设伏劫之，斩首八百级，禽其将。东都平，拜司空，赐袞冕服、鼓吹二部、班剑二十人、黄金二千斤，与太子、秦王得三炉铸钱。累进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

时秦王有功，而太子不为中外所属，元吉喜乱，欲并图之。乃构於太子曰：“秦王功业日隆，为上所爱，殿下虽为太子，位不安，不早计，还踵受祸矣，请为殿下杀之。”太子不忍，元吉数讽不已，许之。於是邀结宫掖，厚赂中书令封德彝，使为游说，帝遂疏秦王，爱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壮士，厚赐之，

使为用。元吉记室参军荣九思为诗刺之曰：“丹青饰成庆，玉帛礼专诸。”元吉见之，弗悟也。其典签裴宣俨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鸩杀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尝从帝幸元吉第，伏护军宇文宝寝内，将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於我何害？”

突厥郁射设入围乌城，建成荐元吉北讨，乃多引秦王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与行，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间密请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杀之无名。”元吉曰：“王昔平东都，顾望不即西，散金帛树私惠，岂非反邪？”帝不应。太子与元吉谋：“兵行，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伏壮士拉之，以暴卒闻，上无不信。然后说帝付吾国，吾以尔为皇太弟，而尽击杀叔宝等。”率更令王晙密以谋告秦王，王召僚属谋，皆曰：“元吉戾很，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护军薛宝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为乱未克，已复倾夺，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复唐有。”秦王由是定计。

死年二十四。子承业为梁郡王，承鸾渔阳王，承奖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义阳王，并伏诛。贞观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谥。后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詮。善射，工书、弈。隋大业末，从建成寓河东。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谥。

母万贵妃，性恭顺，为帝所礼，宫中事一一咨决。

三年，以太宗子宽为嗣，又赠凉州总管、司徒。宽早薨，国除。贞观二年，复以济南公世都子灵龟嗣，历魏州刺史，为政威严，盗贼不发；凿永济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降为公。卒，子承况嗣，神龙中为右羽林将军，同节愍太

子死於难。

荆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赵，与鲁、鄂二王同封。贞观初，累迁雍州牧。十年，徙封荆。

明年，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汉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都督韩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则、郑州刺史郑王元懿、绛州刺史霍王元轨、虢州刺史虢王凤、豫州刺史道王元庆、邓州刺史邓王元裕、寿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灵夔、苏州刺史许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齐州都督齐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蒋王恽、扬州都督越王贞、并州都督晋王治、秦州都督纪王慎所任刺史并功臣令世袭。会长孙无忌等固让，遂废不行。徙鄂州。永徽初，进位司徒，赐实封至千五百户。

房遗爱谋反，坐子则与往还系狱。时吴王亦抵罪，高宗谓大臣曰：“朕欲从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礼曰：“陛下虽申恩，不可诘天下法。”遂赐死。久之，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长沙嗣，降为侯。神龙初，复王爵，以孙逖嗣。薨，无子，国除。

汉王元昌，初王鲁，累迁梁州都督，后徙封汉。有勇力，善骑射。数触轨宪，太宗手诏诲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馈谢。来朝京师，宿东宫，尝有丑语；又见帝侧有宫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赐我。”承乾许之，割臂血盟。事败，帝弗忍诛，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争不奉诏，乃赐死，国除。

鄂悼王元亨，贞观二年，授金州刺史，之藩，太宗怜其幼，思之，数遣使为劳问，赐金盞以娱乐之。六年薨，无子，国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与郑、宋、荆、滕四王同封。贞观三年薨，无子，国除。

徐康王元礼性恭畏，善骑射。始王郑，即授郑州刺史。后

徙王徐，迁徐州都督。为绛州刺史，有治名，玺书劳勉，实封至千户。永徽中，加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赠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三子，茂为淮南王，馀爵公。

茂险薄无行。初，元礼疾，姬赵有美色，茂逼蒸之，元礼切责，茂恚，屏侍卫药膳，曰：“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药为？”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泄，流死振州。

神龙初，以茂子璿嗣，开元中，为宗正员外卿。薨，子延年嗣。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将以女嫁之，为右相李林甫劾奏，贬文安郡别驾，终馀杭司马，国除。永泰初，延年婿黔中观察使赵国珍言诸朝，诏以其子讽嗣王。

韩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后改王徐，为潞州刺史。母昭仪，宇文述女也，宠於高祖，既即位，欲立为后，固辞。元嘉以母宠故，特为帝爱，后出诸子无及者。在潞时，年十五，闻太妃病，涕泣不食。居丧毁甚，太宗数尉勉。少好学，藏书至万卷，皆以古文字参定同异。与弟灵夔友爱，燕见终日如布衣礼，闺门修整，当世称之。

贞观九年，更封韩，迁滑州都督。高宗末，为泽州刺史。武后得政，进授太尉，徙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太子太师，越王贞太子太傅，纪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宠，而内将图之。

垂拱中，元嘉徙绛州刺史，与子譔及越王子冲纠合宗室同举兵，未发。会武后诏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诸王曰：“大享后，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无种矣。”乃为中宗诏，督诸王发兵。冲即以兵五千攻济州，而诸王仓卒兵不至，遂败。元嘉至京师，谋泄，后逼令自杀，年七十。诏改氏元嘉、鲁王、越王为“虺”。

元嘉六子。训，颍川王，蚤卒。谊，武陵王。谌，上党公。譔，黄公，工为辞章，孟利贞尝称其文曰：“刘邻之、周思茂不过也。”出为通州刺史，辞疾归，且谋虑越王也。谌通音律，历杭州别驾，与譔俱死。时籍没者众，惟冲、譔家书为多，皆文句详正，秘府所不及。神龙初，追复元嘉爵士，以第五子讷嗣。薨，子叔璩嗣，历国子司业。薨，子炜嗣。建中中，改王郢。后懿宗以郢王即位，复改嗣韩王云。

彭思王元则字彝。初王荆，出为婺州刺史。贞观十年徙王，为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为澧州刺史，更折节厉行。薨，赠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献陵。高宗登望春宫，过其丧，哭之恸。

无子，以霍王子绚嗣，龙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开元中，为宗正卿。

郑惠王元懿，始王滕，贞观中，出为兖州刺史，徙王，历郑、潞、绛三州刺史，实封千户。喜经术，数断大狱，务宽平，高宗嘉之，玺诏褒锡。薨，赠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十子，长子璠嗣王，为鄂州刺史。薨，子希言嗣，开元中，为右金吾大将军，再为太子詹事。弟察言，生二子，曰自仙、■。自仙为楚州别驾，生夷简。■为陈留公，生宗闵。璠弟琳，安德郡公，生择言，择言生勉。勉、宗闵、夷简皆位宰相，别有传，时称小郑王后，亦曰惠郑王后，以别郑王亮云。

霍王元轨，武德六年始王蜀，与鹵、汉二王同封，后徙吴。多材艺，高祖爱之。

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征曰：“臣愚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为前代孰比？”对曰：“经学文雅，汉河间、东平也。至孝行，曾、闵不能过。”帝由是遇益厚。诏纳征女为妃。尝

从猎，遇群豕，帝使射之，箭不虚毅，豕为尽。帝抚其背曰：“尔艺过人，顾今无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岂不用乎？”

贞观七年，为寿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毁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终身，至忌日，辄累昼不食。十年，徙王，历绛、徐、定三州刺史，实封至千户。所至闭阁读书，以吏事委长史、司马。谨慎未尝与物忤。数引见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王所长於玄平，答曰：“无长。”问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见长。若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

突厥寇定州，元轨令开城门，偃旗帜，虏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运潜结贼，诏穷诛支党，元轨以寇近且强，人心危，但杀嘉运，馀无所诘，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几失定州矣。”

王文操者，与贼战，败，二子凤、贤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县抑不为言，元轨廉知之，遣使员祭，上其事。诏赠凤、贤朝散大夫，旌礼其间。

元轨每朝，数上疏陈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驿咨逮。帝崩，与侍中刘齐贤同知山陵事。元轨淹练故事，齐贤叹曰：“是非吾等及已！”尝遣国令督封租，令请贸易取赢，答曰：“汝当正吾矣，反詆吾以利邪？”不纳。进司徒，出为襄、青二州刺史。越王败，坐尝通谋，徙黔州，槛车载至陈仓，薨。

六子，绪为江都王，纯安定王，馀皆爵为公。绪有名誉，为金州刺史，诛。神龙初，并复官爵，以绪孙暉嗣王，开元中，为左千牛员外将军。

虢庄王凤字季成。始王鹵，为邓州刺史。俄徙王，历虢、豫、青三州刺史，实封千户。喜畋游，遇官属尤媢。使奴蒙虎皮，怖其参军陆英俊几死，因大笑为乐。薨，赠司徒、扬州大

都督，陪葬献陵。

七子，长子翼嗣，为平阳王。薨，子寓嗣。寓无子，爵不传。次子茂融，以勇闻，垂拱中为申州刺史。黄公譔与越王谋举兵，倚以为助。时诏诸王公赴东都，茂融私问所亲高子贡，子贡报曰：“来必死。”乃称疾不朝，以俟兵期。及得越王书，仓卒不能应，僚属劝白其书，擢太子右赞善大夫，俄为党属所引，诛。

中宗更以凤孙邕嗣王，娶韦后妹，累迁秘书监，知陇右三使仗内诸廐。徙王汴。未几，韦氏败，邕杀其妻，送首於朝，议者鄙之。削爵，贬沁州刺史，不事。后复爵，还户二百，累还卫尉卿。薨，子巨嗣。

巨刚锐果决，略通书史，好属辞。天宝五载，出为西河太守。坐资给柳勳支党，贬义阳司马。明年，御史中丞杨慎矜得罪，其附离史敬忠与巨善，又坐免官，锢置南宾郡。召拜夷陵太守。

安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巨言巨有谋，可属大事。召至京师，杨国忠忌之，谓人曰：“小儿讵可使对天子？”逾月不得见。帝知之，召入禁中，对合旨，帝大悦，敕宰相与语，久不得罢，国忠忌，谓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贼，君不尔乎？”巨曰：“谁为相公手打贼者乎？”乃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明日谢，帝惊曰：“何摄为？”即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艰难时，贼多诈，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

俄兼统岭南何履光、黔中赵国珍、南阳鲁炅三节度使事。时灵战数屈，诏贬为果毅，以来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补过，则何以处之？”帝曰：“卿随所处置。”巨至内乡，贼将毕思琛解围走，遂趣南阳，贬炅白衣从军，其暮，

称诏复职。

京师平，拜留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师，兼河南尹、东畿采访使。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稍自盗没。其妃即张皇后从女弟，内不睦。巨选府县官备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党招货贿，挠政事。宗正卿李遵素私张，发巨赃事，贬遂州刺史。会段子璋反，道遂州，巨仓卒不知所出，即迎谒，为子璋所杀。

子则之，嗜学，年五十馀，尚执经太学，嗣曹王皋荐之。贞元二年，繇睦王府长史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坐与从甥窦申善，贬昭州司马。

道孝王元庆，始王汉，后徙陈，出为赵州刺史。贞观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实封千户。时诸王奉给薄於帝子，至数襄乏，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黄门侍郎褚遂良为太宗从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时，历滑州刺史，以治绩闻，数蒙褒赐。迁徐、沁、卫三州刺史。事母谨，及丧，请躬修坟墓，诏不听。薨，赠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献陵。

九子，诱为嗣，王临淮，为澧州刺史，坐赃削爵。更以次子询之子微嗣，终宗正卿。子炼嗣，广德中，亦至宗正卿。

邓康王元裕，贞观五年始王郟，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与谯、魏、许、密四王同封。累实封至千二百户。

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交。五为州刺史，迁兖州都督。薨，赠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献陵。无子，以江王子广平公灵嗣。薨，子孝先嗣，开元中，为冠军大将军。

舒王元名，始王谯，后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问起居，元名才十岁，保媪言：“尚宫有品当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为？”太宗壮之，曰：“真吾弟也！”及长，矜严疏财，未尝问家人生业。历五州刺史，实封至千户。

子豫章王亶，洛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训子，手诏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辞曰：“臣忝属籍，岂以州郡为仕进资邪？”治石州二十年，数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郑州，境接东畿，诸王贵戚为刺史者纵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为治廉威。进加司空。

武后时，亶为丘神勣所构，系诏狱死，元名坐迁利州，寻被杀。神龙初，诏复官爵，赠司徒。时少子郾国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开元中，为左威卫将军。薨，子万嗣。薨，子藻嗣。

鲁王灵夔，笃学，善草隶，通音律。初王魏，后王燕，为幽州都督。已而徙王，实封至千户。频历五州刺史，迁太子太师。垂拱元年，徙相州，坐与越王谋起兵，流振州，自杀。

子诜，为清河王，早夭。藹为范阳王，知越王必败，白发其谋，得不诛。历右散骑常侍，为酷吏所害。神龙初，悉追复王爵，以藹子道坚嗣。

道坚方严有礼法，闺门肃如也。七为州刺史，迁国子祭酒。开元中，选授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州据水陆都会，前后刺史多渎利，唯道坚以清毅称。入为宗正卿。薨，赠礼部尚书。子宇嗣，从玄宗至蜀，为右金吾将军。宝应初，皇太子子封鲁王，更封宇为嗣邹王。弟道邃封戴国公，恭默自守，以修山东婚姻故事，数任清职，终尚书右丞。

江安王元祥，始王许，后徙王，四为州刺史，实封至千户。性庸遴，所至营财产无厌。时滕、蒋、虢三王皆贪暴，得其府官者恶之不愿行，故时语曰：“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元祥魁大，带十围，食兼数人。韩、虢、魏亦鸿伟，然不逮也。薨，赠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七子，三为永嘉王，有禽兽行，诛死；皎为武阳王，馀皆

爵公，武后时，多及诛。皎子丛，以幼流死岭表，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中宗立，以丛子钦嗣王，又以皎封绝，更取弟子继宗嗣，既而以郡王不袭，降澧国公。

密贞王元晓，贞观中为虢州刺史，实封至千户。徙泽州。薨，赠司徒、扬州都督，陪葬献陵。

子颖嗣，为南安王。薨，子勛嗣，早薨。神龙初，以颖弟亮养子县嗣。开元五年，更诏元晓再从孙东莞郡公彻嗣，徙封濮阳郡王，历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滕王元婴，贞观十三年始王，实封千户。为金州刺史，骄纵失度。在太宗丧，集官属燕饮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从民借狗求置，所过为害；以丸弹人，观其走避则乐；城门夜开，不复有节。高宗以书切责曰：“朕以王至亲，不忍致於法，今署下上考，冀愧王心。”

久之，迁洪州都督。官属妻美者，给为妃召，逼私之。尝为典签崔简妻郑媪骂，以履抵元婴面血流，乃免。元婴惭，历旬不视事。后坐法削户及亲事帐内之半，谪置滁州。起授寿州刺史，徙隆州，复不循法。隶事参军事裴聿谏正其失，元婴粹辱之。聿入计具奏，帝迁聿六品上阶。帝尝赐诸王彩五百，以元婴及蒋王贪黩，但下书曰：“滕叔、蒋弟不须赐，给麻二车，助为钱缙。”二王大惭。武后时，进拜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赠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献陵。

子十八人，长子修琦嗣，为长乐王，馀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诏狱。神龙初，更以少子修信子涉嗣，开元中，授左骁卫将军。薨，子湛然嗣，从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将军。

## 卷第七十一 列传第五

## 太宗子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后宫生宽，杨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阴妃生祐，王氏生恽，燕妃生贞，又生第十一子器，韦妃生慎，后宫生简，杨妃生福，杨氏生明。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武德三年，始王常山郡，与长沙、宜都二王同封。俄徙中山。太宗即位，立为皇太子。甫八岁，特敏惠，帝爱之。在谅暗，使裁决庶政，有大体，后每行幸，则令监国。及长，好声色慢游，然惧帝，秘其迹。临朝，言谆谆必忠孝，退乃与群不逞狎慢。左右或进谏，危坐敛容，痛自咎，饰非辩给，谏者拜答不暇，故人人以为贤而莫之察。后过恶寝闻，宫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欲以厉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阴图害之。时魏王泰有美名，帝爱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惧废，与泰交恶。泰亦谋夺长，各树党。东宫有俳儿，善姿首，承乾嬖爱，帝闻震怒，收儿杀之，坐死者数人。承乾意为泰告，望甚。内念儿不已，筑室图其象，赠官树碑，为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处裴回，涕数行下，愈怨怼，称疾不朝，累数月。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

槿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造大铜炉、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燂，召所幸厮养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辮发，五人建一落，张氈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髡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私相语，以为妖。又襞氈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不用命者，披树扶之，或至死，轻者辄腐之。尝曰：“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又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等谋杀魏王泰，不克，遂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钁臂血啗之，谋以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祐反齐州，承乾谓承基等：“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棘耳，岂与齐州等？”会承基连齐王事系狱当死，即上变。帝诏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孙伏伽、岑文本、马周、褚遂良杂治，废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为废朝，葬以国公礼。子象，为怀州别驾，厥鄂州别驾。开元中，象子适之为宰相，赠还承乾始王，象越州都督、郾国公。楚王宽，武德三年，出后楚哀王，蚤薨，贞观初追封。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贞观二年徙蜀，与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国，久乃为齐州都督。帝谓左右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十年，改王吴，与魏、齐、蜀、蒋、越、纪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赐书曰：“汝惟茂亲，勉思所以藩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哉！”坐与乳媪子博塞，罢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

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四子，仁、玮、琨、璟并流岭表。显庆五年，追王郁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光宅中，仁遇赦还，适会荣以罪斥，故得袭郁林县男，历岳州别驾，爵郡公。尝使江左，州人遗以金，拒不内。武后遣使者劳曰：“儿，吾家千里驹。”更名千里。自天授后，宗室贤者多株剪，唯千里诡躁不情，数进符瑞诸异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纪。未几，进王成。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数十人斩右延明门以入。太子败，诛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诏还氏及官爵。玮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㮮玄，出继蜀王愔。开元中，以傍继国改封广汉郡王，迁太仆卿同正员，薨。

琨，武后时历六州刺史，皆有名。圣历中，为岭南招慰使，安辑反獠，甚得其宜。卒，赠司卫卿。神龙初，赠张掖郡王。开元中，以子祚贵，追封吴王。

祚少有志尚，事继母谨，抚异母弟祗，以友称。当袭封，固让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继器后。开元时，亦以傍继徙信安郡王。累为州刺史，治严办。迁礼部尚书、朔方节度使。

初，吐蕃据石堡城，数盗塞，诏祚与河西、陇右议攻取。既到屯，谏曰进师。或谓：“城险，贼所爱，必固守。今兵深入，有如不捷，吾军必奔，不如持重伺贼势。”祚曰：“人臣之节，岂惮险不进乎？必众寡不敌者，吾以死继之。”于是分

兵连贼路，督诸将倍道进，遂拔之。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号其城曰振武军。契丹牙官可突于叛，诏拜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讨之，敕祎以副。王不行，故祎率裴耀卿诸将分道出范阳北，击二蕃，破之，禽酋长以还，余部窜伏。加开府仪同三司，领关内支度营田采访处置使，授二子官。祎功多，执政害之，赏不讎，为当时所恨。久之，擢兵部尚书，为朔方节度大使。坐事下除衢州刺史。历滑、怀二州。天宝初，以太子少师致仕。明年，迁太师，未拜，薨。祎治家严，教子有法度，故峘、峰、岷皆显。

峘性质厚，历宦有美名，以王孙封赵国公。杨国忠乱政，悉斥不附己者。峘由考功郎中拜睢阳太守，以清简为二千石。方入计，而玄宗入蜀，即走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郭千仞反，与陈玄礼共讨平之。上皇还京，迁户部尚书，改越国。乾元元年，持节都统江淮节度宣慰观察使。都统之号，自峘始。明年，宋州刺史刘展有异志，诏拜展为淮南节度使，密诏峘与扬州长史邓景山图之。时展强虐，既受诏，即悉兵度淮，峘、景山拒之，战寿春，败绩，峘走丹阳。诏贬袁州司马，卒于官，赠扬州大都督。弟岷别传。

祎封嗣吴王，出为东平太守。安禄山反，河南、陈留、荥阳、灵昌相继陷，祎募兵拒贼，玄宗壮之。累迁陈留太守，持节河南道节度采访使。历太仆、宗正卿。代宗大历时，祎既宗室老，以太子宾客为集贤院待制。是时，勋望大臣无职事者皆得待诏于院，给馆钱署舍以厚其礼，自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为之。子巘，以廕补五品官。祎薨，兄岷得罪，乃以巘嗣王。累至宗正卿，检校刑部尚书。薨，赠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

留储，公卿合贖乃克葬。境，神龙初封归政郡王，历宗正卿，坐千里事，贬南州司马。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卫，继怀王后。又徙封越，为扬州大都督。再迁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属文，诏即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又以泰大腰腹，听乘小舆至朝。司马苏勔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泰乃奏撰《括地志》，于是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撰次。卫尉供帐，光禄给食，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泰悟其过，欲速成，乃分道计州，緝疏录，凡五百五十篇，历四期成。诏藏秘阁，所赐万段。后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长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赐帛。又泰月禀过皇太子远甚，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圣人尊嫡卑庶，谓之储君，故用物不会，与王共之，庶子不得为比，所以塞嫌萌，杜祸源。先王法制，本诸人情，知有国家者必有嫡庶，庶子虽爱，不得过嫡子。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今魏王禀料过东宫，议者以为非是。昔汉窦太后爱梁王，封四十余城。王筑苑三百里，治宫室，为复道，费财巨万，出警人跽，一不得意，遂发病死。宣帝亦骄淮阳王，几至于败，辅以退让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閤，且当示以节俭，自可在后月加岁增。又宜择师傅，教以谦俭，勉以文学，就成德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为陛下爱子，欲安全之，则不当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东宫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论者为不可。虽时与事异，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愿罢之，成王以宠为惧之美。”帝悟，乃止。时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计倾之，乃引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布腹心，而韦挺、杜楚客相继摄府事。二

人者，为泰要结中朝臣，津介赂遗，群臣更附为朋党。承乾惧，阴遣人称泰府典签诣玄武门上封，帝省之，书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诘，不获。既而太子败，帝阴许立泰，岑文本、刘洎请遂立泰为太子。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泰微知之，因语晋王：“尔善元昌，得无及乎？”王忧甚，帝怪之，以故对，帝恍然悟。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即幽泰将作监，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降王东莱。因诏：“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然帝犹谓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雉奴，高宗小字。泰寻改王顺阳，居均州之郟乡。帝尝持泰表语左右曰：“泰文辞可喜，岂非才士？我心念泰无已时，但为社稷计，遣居外，使两相完也。”二十一年进王濮。高宗即位，诏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羞膳异等。薨郟乡，年三十五，赠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武后时为酷吏所陷，贬昭州别驾，薨。子峤，神龙初得嗣王。开元中为国子祭酒，以罪贬邓州别驾，薨。徽封新安郡王。

庶人祐字赞。武德八年，王宜阳，进王楚，又王燕，已乃封齐，领齐州都督。贞观十一年始归国。以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师。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憯人也，说祐曰：“王兄弟多，即上万岁后，何以自全？要须得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亮谒祐，祐悦，赐金帛，使募剑客。十五年还州。初，帝用王府长史、司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过失辄闻。而祐溺群小，好弋猎，长史薛大鼎屡谏不听，帝以辅王无状，免之，更用权万纪。万

纪性刚急，以法绳祐。有咎君谟、梁猛虎者，骑射得幸，万纪斥之，祐私引与狎昵。帝数以书让祐，万纪恐并获罪，即说祐曰：“王，上爱子，上欲王改悔，故数教责王。诚能饬躬引咎，万纪请入朝言之，上意宜解。”祐因上书谢罪。万纪见帝，言祐且自新，帝悦，厚赐万纪，而仍谯戒祐。祐闻万纪见劳，而已蒙责，以为卖己，益不平。会万纪又以疑贰系君谟等，制祐不出国门，悉暴祐罪于朝，祐不胜忿。有诏刑部尚书刘德威临讯，颇实，帝召祐、万纪还京师。祐与燕弘亮等谋，射杀万纪，支解之。左右劝祐遂发兵，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悉发，私署左右上柱国，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托东、托西等王，斥库货行赏，驱人筑堞浚隍，缮甲兵。人恶之，皆夜缒亡去。诏兵部尚书李勣与刘德威发便道兵讨之。祐日夜引弘亮等五人对其妃宴乐。语官军，则弘亮妄言：“王毋忧，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信爱弘亮，闻之喜。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为此耳。往吾子，今国仇，我上惭皇天，下愧后土。”题毕，涕而遣。祐檄诸县，县辄以闻。祐穷蹙，上表曰：“臣，帝子也，为万纪谗构，上天降灵，罪人斯得。臣狂失心，惆怅惊悸，左右无兵，即欲颠走，所以颇仗械以自卫护。“时勣未至，而青、淄等州兵已集。或劝祐虜子女走豆子为盗，计未决，兵曹杜行敏夜勒兵凿垣入，祐与弘亮等闭门拒，至日中，行敏呼曰：“吾为国讨贼，不速降，且焚。”士积薪，祐乃出，执送京师。赐死内侍省，贬为庶人，葬以国公礼。诏齐州给复一年，擢行敏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祐喜养斗鸭，方未反，狸齧鸭四十余，绝其头去。及败，牵连诛死者凡四十余人。祐之乱，州人罗石头数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杀之。诏赠亳州刺史。祐尝引骑徇邑聚，野人高君状曰：“上亲平寇难，土地甲兵不胜计。今王以数千人为乱，犹一手摇泰山，又

如君父何？”祐击禽之，愧其言，不能杀。诏擢榆社令。

蜀悼王愔，贞观五年始王梁，与郟、汉、申、江、代五王同封。徙王蜀，实封八百户。出为岐州刺史。数畋游，为非法，帝频责教，不悛，怒曰：“禽兽可扰于人，铁石可为器，愔曾不如之！”乃削封户及国官半，徙虢州。久之，还户，增至千。复出驰弋，败民稼。典军杨道整叩马谏，愔摔击之。御史大夫李乾祐劾愔罪，高宗怒，贬黄州刺史。擢道整匡道府折冲都尉。吴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废为庶人，徙巴州。俄封涪陵王，薨。咸亨初，复爵士，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子璠嗣王。璠，武后时谪死归诚州。神龙初，以朗陵王玮子㮮俞嗣。

蒋王恽，始王郟，又徙王蒋，拜安州都督，赐实封千户。永徽三年，徙梁州。恽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车，所经州县骚然护送，为有司劾奏，诏贷不问。上元中，迁箕州刺史。录事参军张君彻诬告恽反，诏使者按验，恽惶惧自杀。高宗知其枉，斩君彻，赠恽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三子：炜、煌、休道。炜初王汝南郡，恽薨，遂嗣王，为武后所害。神龙初，以嫡孙绍宗为嗣蒋王，薨，子钦福嗣，为率更令。煌封蔡国公。孙之芳，有令誉，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禄山反，自拔归京师。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初，诏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岁乃得归。拜礼部尚书，改太子宾客。休道子琚，神龙初封嗣赵王，开元中改王中山。

越王贞，始王汉，后徙原，已乃封越。贞善骑射，涉文史，有吏干，为宗室材王。武后初，迁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废居房陵，贞乃与韩王元嘉及王子黄公譔，鲁王灵夔、王子范阳王蔼，霍王元轨、王子江都王绪，及子琅邪王冲计议反正。垂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室行享礼，共疑后遂大诛戮不遗种，事且急，譔乃矫帝玺书赐冲曰：“朕幽繫，诸王宜即起兵。”

于是命长史萧德琮募兵，告诸王师期。八月，冲先发，诸王莫有应者，独贞将兵攻上蔡，破之，而冲已败。贞稍徇属县，得士七千，列五营：贞为中营，以裴守德为大将军，领中营；赵成美为左中郎将，领左营；闫弘道为右中郎将，领右营；安摩诃为郎将，领后军；王孝志为右将军，领前军。以韦庆礼为司马，署官五百。然肋诱无斗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后遣左豹韬卫大将军曲崇裕、夏官尚书岑长倩率兵十万讨之，以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乃下诏削贞父子属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贞少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贞乃闭门守。守德者，骁勇士。贞始起，以女妻之，委以腹心。至是，欲杀贞自赎。会军薄城，家人白贞：“今事乃尔，王岂受戮辱者邪？”即仰药死。规自杀，守德与主俱缢。起凡二十日败。始，贞临水自鉴，不见其首，恶之，未几及祸。冲，贞长子也。好学，勇而才，累迁博州刺史。初发，有士五千，度河趣武水，武水令告急魏州，州遣莘令马玄素领兵先乘城，冲攻之，因风，积薪焚其门，火作风反，众心沮解，其属董元寂诵言：“王与国家战，乃反尔。”冲斩以徇，众惧，遂溃，唯家僮数十从之，乃走博州，为当关刺死。后命丘神勣讨之，兵未至，冲已死，起七日败。二弟：茜、温。茜，常山公，坐死。温以前告，流岭南。初，贞腾檄寿州刺史赵瑰，谕以兴兵且假道。瑰得檄，许为应，瑰妻常乐长公主亦趣诸王蚤立功，故瑰与主皆死。济州刺史薛顓与其弟绍谋应冲，率所部庸、调，治兵募士，冲败，下狱死。顓，驸马都尉瓘之子，母城阳长公主，封河东县侯。绍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铃卫员外将军，以主婿不加戮，饿死河南狱。神龙初，敬晖等奏冲父子死社稷，请复爵土，为武三思等沮罢。开元四年，乃复爵土，有司谥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诏：“王嗣绝国除，朕甚悼焉。其以贞从孙故许王子夔国公

琳嗣王，奉王祀。”琳薨，爵不传。贞最幼息珍子谪岭表，数世不能归。开成中，女孙持四世柩北还，求祔王茔。诏嘉悯，敕宗正寺、京兆府为访其兆，非陪陵者听葬。女名元真，为道士。

纪王慎，始王申，后徙纪，食户八百。贞观中，迁襄州刺史，以治当最，天子玺书劳勉，人为立石颂德。二十三年，进户至千。文明初，累迁太子太师、贝州刺史。慎少好学，善星步，与越王齐名，当世号“纪越”。初，贞连诸王起兵，慎知时未可，独拒不与合。将就诛而免，改氏“虺”，载以槛车，谪巴州，薨于道。七子：续、琮、睿、秀、献、钦、证。续与秀最知名。续王东平，历和州刺史，薨。琮义阳王，睿楚国公，秀襄阳郡公，献广化郡公，钦建平郡公，五人并为武后所杀。神龙初，以证嗣王，擢左骁卫将军，薨。子行同嗣。琮三子：行远、行芳、行休。始，琮与二弟同死桂林。开元四年，行休请身迎柩，既至，无封树，议者谓不可复得。行休归，地布席以祈。是夜梦王乘舟，舟判为二。既而适野，见东洲中断，乃悟焉。又灵堂锁一夕茎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并。使卜人筮之，曰：“屈，于文为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并，三殡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发之如言，而一节独阙。行休号而寝，梦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殡南得之。于是以三丧归，陪葬昭陵，赠琮陈州刺史。永昌时，行远、行芳斥嵩州，六道使至，行远先就戮，行芳幼当赦，抱持请代，遂与俱死，西南人称死涕云。慎女东光县主，始八岁，闻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给云已愈，主察颜色未平，终不肯御，内外称之。长适太子司议郎裴仲将。时妃、主多恃贵，以奢豫相矜，主独俭素，姊弟诮曰：“人生富贵在得志，独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礼，今行之不违，非得志谓何？且自古贤妃

淑女以恭逊著名，骄纵败德，况荣宠贵盛，傥来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号恸，呕血数升。免丧，绝膏沐者二十年。始，诸王、妃、主自垂拱后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龙初，诏州县普加求访，祭以牲牢，复官爵，诸王皆陪葬昭、献二陵。主闻，感恸，卒，敕其子曰：“为我谢亲戚，酷愤已雪，下见先王无恨矣！”中宗为举哀章善门，下诏褒扬。

江殇王器，封之明年薨，无后。

代王简，已封薨，无后。

赵王福，贞观十三年始王，出后隐太子。累迁梁州都督，实封八百户。薨，赠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无子，神龙初，以蒋王恽孙思顺嗣王。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徵谏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贞观二十一年，始王曹，累为都督、刺史。高宗诏出后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贤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谢祐逼杀之，帝闻，悼甚，黔官吏皆坐免。景云中，陪葬昭陵。三子：俊、杰、备。俊嗣王，南州别驾，杰为黎国公，垂拱时并及诛。神龙初，以杰子胤为嗣曹王。是时，诸王子孙自岭外还，入见中宗，皆号恸，帝为泣下。初，武后时，壮者诛死，幼皆没为官奴，或匿人间庸保。至是，相继出，帝随属远近封拜云。后备自南还，诏停胤封而封备，历卫尉少卿同正员，薨。开元十二年，复封胤。薨，子戡嗣，位左卫率府中郎将。子皋嗣。

皋字子兰，少补左司御兵曹参军。天宝十一载嗣王。事母太妃郑以孝闻。安禄山反，奉母逃民间，间走蜀，谒玄宗，由都水使者迁左领军将军。上元初旱歉，皋禄不足养，请补外，不许，乃故抵轻法，贬温州长史，俄摄州事。州大饥，发官廩数十万石赈饿者，僚史叩庭请先以闻，皋曰：“人日不再食且

死，可俟命后发哉？苟杀我而活众，其利大矣！”既贷，乃自劾，优诏开许，就进少府监。时殿中侍御史李钧与其弟京兆法曹参军锬宦既遂，不肯还乡，母穷不自给。皋行县见之，叹曰：“入则孝，出则悌，有余力则学。若二子者可与事君乎哉？”举劾之，并锬死。召还，未得见，即上书言治道，诏授衡州刺史，为观察使谩劾，贬潮州。会杨炎起道州为宰相，知皋直，复用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讯，皋惧忧其母，出则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为潮，以迁入告。至是复位，乃言其实。建中元年，进拜湖南观察使。前帅辛京杲贪虐，使部将王国良戍武冈，赖其富，即劾以死，国良恐，据县反，敛荆、黔、洪、桂兵讨之，再岁不能下。皋至，遗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者，特逃逸抗死耳！将军遇我，可以降，我因为京杲诬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将军哉？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得书，喜且畏，因请降，然内尚首鼠。皋即日单骑称使者造国良垒，贼延使者入，皋大呼其军曰：“有识曹王者乎？乃我也。来受良降，良今安在？”一军愕眙，不敢动，国良迎拜，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昆弟，则尽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诏赦之，赐名惟新。

明年，持母丧至江陵。会梁崇义反，夺为左卫大将军，复观察湖南。李希烈反，迁江西节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将吏曰：“有功未申与怀器谋不发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潜、刘旻，悉补大将。擢王锬为中军，以马彝、许孟容为幕府。治战舰，裒兵二万，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将五百人，教以秦兵团力法，联其赏罚，弛张如一，乃约以五百人击慎卒二千五百，莫能当其锋，即尽以教之。初，慎尝从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惧为皋用，即反间，德宗信之，将诛慎，皋请赦之，使自效。会与贼夹江阵，皋勉慎立功，以所

乘马及其铠赐之，使将先锋，斩贼数百级，乃免。

贼栅蔡山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引兵舰循崖溯江上。贼闻，以羸师保栅，悉军行江北，与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顺流下，攻蔡山，拔之。间一日，贼救至，遂大败，乃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平黄州，兵益振。

会舒王为元帅，授皋前军兵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盐铁使包佶为陈少游所窘，以运艘溯江，次蕲口，希烈使杜少诚将步骑三万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兵七千御于永安，走之。以功进工部尚书。帝驻梁州，皋之贡助相望。以天子处外，乃不敢居城府，出屯西塞山大洲，徙郡县为军市。改户部尚书。又遣伊慎、王锬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刘戒虚以步骑八千援之，皋命李伯潜迎击于应山，俘之，遂下安州，斩伪刺史王嘉祥。希烈别遣兵援隋州，皋破之厉乡，因下平静、白雁关，贼遂不敢南略。迁荆南节度使，赐实封三百户。凡战大小三十二，取州五、县二十，斩首三万三千，禽生万六千，未尝败。师所过，不敢伐桑枣、践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与贼接，皋转战数千里，饷路遂通，江汉倚皋为固。淮西平，乃请护丧归东都，帝走中人赙吊。讫葬来朝，还就镇。初，江陵东北傍汉有古鄣，不治，岁辄溢。皋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顷。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构二桥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余家。繇荆抵乐乡二百里，其间墟聚凡数十，不井饮，皋始命凿井以便人。贞元初，吴少诚擅蔡，故徙皋镇山南东道，割隋、汝以益军，练兵峙粮，市回鹘马以益战骑，岁时大畋以教士，少诚畏之。皋性勤俭，能知人疾苦。参听微隐，尽得吏下短长，其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举不得擅其利。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驶于阵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长。以物遗人，必自视衡量，库帛皆印署，以杜吏谩。扶凤马彝未

知名，皋识之，卒以正直称。张柬之有园圃在襄阳，皋尝宴集，将市取之。彝曰：“汉阳有中兴功，今遗业当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孙鬻乎？”皋谢曰：“主吏失词，以为君羞，微君安得闻此言？”卒年六十，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成。皋尝自创意为欹器，以飘木上出五觚，下锐圆，为孟形，所容二豆，少则水弱，多则强，中则水器力均，虽动摇，乃不覆云。

子象古、道古。

象古，元和中，自衡州刺史擢安南都护，贪纵不法。驩州刺史杨清者，蛮酋也，象古忌其豪，召为牙门将，常郁郁思乱。会讨黄贼，象古发甲助之，乃授清兵三千。清与子志烈还袭安南，杀象古并其家。诏赦清为琼州刺史，以桂仲武为都护。清拒命，仲武分谕渠酋，兵皆附，破城，斩清，夷其族。

道古，举进士，献书阙下，擢校书郎、集贤院学士。累迁司门员外郎，历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绰镇鄂岳，为飞潜上闻，宪宗欲代之。裴度言：“嗣曹王皋尝能以江汉兵制李希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将，必有功。”会道古自黔中观察使入朝，乃代公绰，倍道入其军，公绰惶遽出，财货皆被夺。元和十二年，攻申州，破其郭，进围中城。守卒夜驱女子登而噪，发悬门以出，道古众乱，多死于贼。李听守安州，未尝败，道古诬逐之。自将出穆陵关，士卒骄，不能制，又度支钱道古悉以馈权幸，故赐不给，其下怨怒，战不甚力，贼亦易之。故再入申，不能下，卒无功。淮西平，加检校御史大夫，召为宗正卿、左金吾将军。帝喜服饵，道古欲自媚，而所善柳泌自谓能化金为不死药，乃因宰相皇甫铸以闻，俄会帝崩。穆宗为太子，恶之，既立，诛泌，贬铸，斥道古为循州司马。终以服丹欧血死。长庆初，诏还其官。道古巧于宦，便佞倾下，游公卿间，常与奕博，伪不胜，厚进所偿，嗜利者多得其欢心，故少

盗美名。及死，卖宅以葬。

## 卷第七十二 列传第六

## 三宗诸子

高宗八子：后宫刘生忠，郑生孝，杨生上金，萧淑妃生素节，武后生弘、贤、中宗皇帝、睿宗皇帝。

燕王忠，字正本。帝始为太子而忠生，宴宫中，俄而太宗临幸，诏宫臣曰：“朕始有孙，欲共为乐。”酒酣，帝起舞，以属群臣，在位皆舞，赉赐有差。贞观二十年，始王陈。永徽初，拜雍州牧。王皇后无子，后舅柳爽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爽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后废，武后子弘甫三岁，许敬宗希后旨，建言：“国有正嫡，太子宜同汉刘强故事。”帝召见敬宗曰：“立嫡若何？”对曰：“正本则万事治，太子，国本也。且东宫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窃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计。”帝曰：“忠固自让。”敬宗曰：“能为太伯，不亦善乎？”于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赐甲第，实封户二千，物二万段。俄徙房州刺史。忠寝惧不聊生，至衣妇人衣，备刺客。数有妖梦，尝自占。事露，废为庶人，囚黔州承乾故宅。麟德初，宦者王伏胜得罪于武后，敬宗乃诬忠及上官仪与伏胜谋反，赐死，年二十二。无子。明年，太子弘表请收葬，许之。神龙初，追封，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

原悼王孝，永徽元年，始王许，与杞、雍二王同封。早薨。

神龙初，追封及谥。

泽王上金，始王杞。永徽三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历鄜、寿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诬奏，削封邑，徙置澧州。久之，后阳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听朝集，义阳、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由是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诏上金、素节、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毕，又徙王泽。历五州刺史。载初中，武承嗣讽周兴诬上金、素节谋反，召系御史狱。上金闻素节已被杀，即雉经，七子并流死显州。神龙初，追还官爵，以子义珣嗣王。义珣始被谪，匿身为佣保，而嗣许王瓘利其爵邑，告义珣假冒，复流岭外。开元初，以素节子璆为后，而玉真公主表义珣实上金子，乃夺璆爵，复使义珣嗣王，拜率更令。薨，子漼嗣。

许王素节，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羁朶，即诵书日千言。师事徐齐聃，淬勉自强，帝爱之。转岐州刺史，更王郇。母被谮死，出素节为申州刺史。乾封初，诏素节病无入朝。而实不病，乃著《忠孝论》自明。仓曹参军张柬之以闻，欲帝省其诬，武后滋不悦，坐受贼降王鄱阳，削封户什七，徙置袁州，锢终身。仪凤三年，为岳州刺史，更王葛，又徙王，历三州刺史。与上金同追逮赴都，道闻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须哭哉？”至龙门驿被缢，年四十三，葬以庶人礼。子瑛等九人并诛，惟琳、瓘、璆、钦古尚幼，长囚雷州。中宗复位，追故封，又赠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陪葬乾陵。诏瓘嗣王，实封户四百。开元初，封琳为嗣越王，璆嗣泽王。琳至右监门卫将军，子随封夔国公。瓘为卫尉卿，以抑上金子不得封，贬鄂州别驾。因诏外继嗣王者皆归宗，乃以嗣江王祚为信安王，嗣蜀王㮮为广汉王，嗣密王彻为濮阳王，嗣曹王臻为济国公，嗣赵王琚为中山王，武阳王继宗为澧国公。瓘累迁太子詹事。

薨，赠蜀郡大都督。二子解、需皆幼，以璆子益嗣。天宝十四载，解始袭封王。

璆，初封嗣泽王，降为郢国公，官宗正、光禄卿，进封褒信王。初，张九龄撰《龙池颂》，刊石兴庆宫，宗子以为不称盛德，更命璆为颂，建花萼楼北。天宝初，复拜宗正卿。性友弟聪敏，宗子有一善，无不荐延，故宗室在省闼者多璆所启。薨，赠江陵郡大都督。三子：谦为郢国公、梓州刺史，巽汝南郡公。钦古封巴国公，子贲嗣。

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与潞王同封。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于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废卷曰：“圣人垂训，何书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褒善以劝，贬恶以诫，故商臣之罪虽千载犹不得灭。”弘曰：“然所不忍闻，愿读它书。”瑜拜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资，黜凶悖之迹，不存视听。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孔子称‘不学礼，无以立’。请改受《礼》。”太子曰：“善。”四年，加元服。又命宾客许敬宗、右庶子许圜师、中书侍郎上官仪、中舍人杨思俭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号《瑶山玉彩》，凡五百篇。书奏，帝赐物三万段，余臣赐有差。又诏五日一赴光顺门决事。总章元年，释采国学，请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制可。会有司以征辽土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属没官。弘谏以为“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略若溺、压死，而军法不因战亡，则同队悉坐，法家曰亡命，而家属与真亡者同没。《传》曰：‘与杀不辜，宁失不经。’臣请条别其科，无使沦胥”。诏可。帝幸东都，诏监国。时关中饥，弘视庖下兵食有榆皮、蓬实者，悄然命家令寺给米。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

又请以同州沙苑分假贫民。会纳妃裴，而有司奏费用白雁，适苑中获之，帝喜曰：“汉获殊雁，为乐府歌。今得白雁为婚贄，婚乃人伦首，我则无惭。”礼毕，曲赦岐州。帝尝语侍臣：“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聘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耽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诏曰：“太子婴沈瘵，朕须其痊愈，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谥为孝敬皇帝。”葬缙氏，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释服。帝自制《睿德纪》，刻石陵侧。营陵费巨亿，人厌苦之，投石伤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妃薨，谥哀皇后。无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诏以主祔太庙，号义宗。开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庙东都，以谥名庙。”诏可。于是罢义宗号。妃即裴居道女，有妇德，而居道以妃故拜内史纳言，历太子少保、翼国公，为酷吏所陷，下狱死。

章怀太子贤字明允。容止端重，少为帝爱。甫数岁，读书一览辄不忘，至《论语》“贤贤易色”，一再诵之。帝问故，对曰：“性实爱此。”帝语李世勣，称其夙敏。始王潞，历幽州都督、雍州牧。徙王沛，累进扬州大都督、右卫大将军。更名德。徙王雍，仍领雍州牧、凉州大都督，实封千户。上元年，复名贤。是时，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贤为皇太子。俄诏监国，贤于处决尤明审，朝廷称焉，帝手敕褒赐。贤又招集诸儒：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参军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注范曄《后汉书》。书奏，帝优赐段物数万。时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左道为武后所信，崇俨言英王类太宗，而相王贵，贤闻，恶之。宫人或传贤乃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贤益疑，而后撰《少阳政范》、《孝子传》赐贤，数以书让勒，愈不安。调露中，天子在东都，崇俨为盗所杀，后疑出贤

谋，遣人发太子阴事，诏薛元超、裴炎、高智周杂治之，获甲数百首于东宫。帝素爱贤，薄其罪，后曰：“贤怀逆，大义灭亲，不可赦。”乃废为庶人，焚甲天津桥，贬大安普州刺史，流讷言于振州，坐徙者十余人。开耀元年，徙贤巴州。武后得政，诏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检卫贤第，迫令自杀，年三十四。后举哀显福门，贬神勣叠州刺史，追复旧王。神龙初，赠司徒，遣使迎丧，陪葬乾陵。睿宗立，追赠皇太子及谥。三子：光顺、守礼、守义。光顺为乐安王，徙义丰，被诛。守义为犍为王，徙封桂阳，薨。先天中，追封光顺莒王，守义毕王。

守礼嗣王，始名光仁，授太子洗马。武后革命，畏疾宗室，而守礼以父得罪，与睿宗诸子闭处宫中十余年。睿宗封相王，许出外邸，于是守礼等始居外，改司议郎。中宗即位，复故封，拜光禄卿，实封户五百。唐隆元年，进封邠王。睿宗立，兼检校左金吾卫大将军，出为幽州刺史，遥兼单于大都护，迁司空。开元初，累为州刺史。时宁、申、岐、薛王同为刺史，皆择僚首持纲纪。守礼惟弋猎酣乐，不领事，故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礼皆为邠府长史、州佐，督检之。后还诸王京师，守礼以外支为王，不甚才而多宠嬖，子六十余人，无可称者。常负息钱数百万。或劝少治居产，守礼曰：“岂天子兄无葬者邪？”诸王每白上以为欢。岐王尝奏守礼知雨，易帝问故，答曰：“臣无它，当天后时，太子被罪，臣幽宫中，岁被敕杖凡四三，累创痕肤，前雨则沈懣，霁则佳，以此知之。”因泣下，帝为恻然。薨，年七十，赠太尉。子承宏、承宁、承霖可记者。承宏，爵广武王，坐交非其人，贬房州别驾，还为宗正卿。广德元年，吐蕃入京师，天子如陕，虜宰相马重英立承宏为帝，以翰林学士于可封、霍瑰为宰相。贼退，诏放承宏于华州，死。承宁封嗣邠王。承霖，煌王，拜宗正卿，与仆固怀恩使回纥和

亲，即纳其女为妃，封毘伽公主。薨，赠司空。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阶，亲王子服緋。开元中，张九龄奏：“宁、薛及邠王三子为王者赐紫，余皆服緋，官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属仍员外置。”后从帝至蜀者皆服紫。

中宗四子：韦庶人生重润，后宫生重福、重俊、殇帝。

懿德太子重润，本名重照，避武后讳改焉。帝为皇太子时，生东宫，高宗喜甚，乳月满，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帝问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庆，对曰：“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孙，于古无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对曰：“礼，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孙，本支千亿之庆。”帝悦，诏议官属。敬彝等奏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级，然卒不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以太孙留守京师。中宗失位，太孙府废，贬庶人，别囚之。帝复位，封邵王。大足中，张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谮重润与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媵窃议，后怒，杖杀之，年十九。重润秀容仪，以孝爱称，诛无缘罪，人皆流涕。神龙初，追赠皇太子及谥，陪葬乾陵，号墓为陵，赠主为公主。

谯王重福，高宗时王唐昌郡，徙封平恩。长安末乃进王。神龙初，韦庶人谮与张易之兄弟陷重润，贬濮州员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领事。景龙三年，中宗亲郊，赦天下，十恶者咸宥，流人得还。重福不得归，自陈“苍生皆自新，而一子摈弃，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报。韦后得政，诏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薛思简以兵护守。睿宗立，徙集州，未行，洛阳男子张灵均说重福曰：“大王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平大难，

安可越居大位？昔汉诛诸吕，乃东迎代王。今百官士庶皆愿王来。王若阴幸东都，杀留守，拥兵西据陕，徇河南、河北，天下可图也。”重福又遣灵均与其党郑愔计，愔亦密招重福为天子，豫尊睿宗为皇季叔，重茂皇太弟，制称中元克复元年，愔自署左丞相，知内外文武事，以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出征事，其余以次除署。重福自均州与灵均乘驿趋东都，舍驸马裴巽家。洛阳令候巽，重福惊，遽出，欲劫左右屯营兵，至天津桥，愿从者数百人。侍御史李邕遇之，先驰至右屯营，呼曰：“谯王得罪先帝，擅入都为乱，公等勉立功取富贵。”稍稍闭皇城诸门以拒。重福徇右营不能动，趋左掖门，已阖，怒，纵火烧之。左营兵寝逼，众遂溃，重福走山谷。明日，留守裴谈总兵大索，投漕渠死，年三十一，砾其尸。帝诏以三品礼葬。

节愍太子重俊，圣历三年王义兴，神龙初，王卫，拜洛州牧，实封千户。俄领扬州大都督。明年为皇太子，与太后丧，杀册礼，诏在籓食封，岁纳东宫。给事中卢粲上言：“太子与列国同入封，不可为法。”诏罢之。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既杨璪、武崇训为宾客，二人冯贵宠，无学术，惟狗马蹴踘相戏昵。左庶子姚珽数上疏谏导，右庶子平贞慎又献《孝经议》、《养德》等传，太子纳而不克用。武三思挟韦后势，将图逆，内忌太子，而崇训又三思子，尚安乐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以非韦出，詈为奴，数请废，自为皇太女。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泊左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矫发左羽林及千骑兵杀三思、崇训并其党十余人，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守宫城，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入，索韦后、安乐公主、昭容上官所在。后挟帝升玄武门，宰相杨再思、苏瑰、李峤及宗楚客、纪处讷统兵二千余人守太极殿，帝召右羽林将军刘仁景等率留军飞骑百人拒之，多祚兵不得进。帝据槛

语千骑曰：“尔乃我爪牙，何忽为乱？能斩贼者有赏。”于是士倒戈斩多祚，余党溃。重俊亡入终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毅赵思慎追之，重俊憩于野，为左右所杀。诏殊首朝堂，献太庙，并以告三思、崇训枢。睿宗立，加赠谥，陪葬定陵。

初，重俊被害，官属莫敢视，惟永和丞甯嘉勛号哭，解衣裹其首，时人义之；楚客怒，收付狱，贬平兴丞，卒。至是，亦赠永和令。

重俊子宗晖，景云三年封湖阳郡王，天宝中，至太常员外卿，薨。

睿宗六子：肃明皇后生宪，宫人柳生搃，昭成皇后生玄宗皇帝，崔孺人生范，王德妃生业，后宫生隆悌。

让皇帝宪，始王永平。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更册为皇孙，与诸王皆出閤，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降王寿春，与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复诏入閤。中宗立，改王蔡，固辞不敢当。唐隆元年，进封宋。

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帝嘉宪让，遂许之，立楚王为皇太子，以宪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实封至二千户，赐甲第，物段五千，良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进尚书左仆射，又兼司徒。让司徒，更为太子宾客。

时太平公主有丑图，姚元崇、宋璟白帝，请出宪及申王成义为刺史，以销释阴计，乃以司徒兼蒲州刺史，进司空。玄宗既讨定萧、岑之难，进宪位太尉，赠千户，固辞，更授开府仪

同三司，解太尉、扬州大都督。徙王宁，又兼太常卿。开元十四年，表解卿。久之，复为太尉。历泽、岐、泾三州刺史，累封至五千五百户。二十九年薨。

初，帝五子列第东都积善坊，号“五王子宅”。及赐第上都隆庆坊，亦号“五王宅”。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后，尽以隆庆旧邸为兴庆宫，而赐宪及薛王第于胜业坊，申、岐二王居安兴坊，环列宫侧。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帝于敦睦盖天性然，虽谗邪乱其间，而卒无以摇。时有脊 鸰千数集麟德殿庭树，翔栖浹日。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以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为作颂。

宪尤谨畏，未尝干政而与人交，帝益信重，尝以书赐宪等曰：“魏文帝诗：‘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仞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朕每言服药而求羽翼，宁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陈思王之才，足以经国，绝其朝谒，卒使忧死，魏祚未终，司马氏夺之，岂神丸效耶？虞舜至圣，舍象傲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数千载，天下归善焉，此朕废寝忘食所慕叹也。顷因余暇，选仟录得神方，云饵之必寿。今持此药，愿与兄弟共之，偕至长龄，永永无极也。”后申王等相继薨，唯宪在，帝亲待愈益厚。每生日必幸其第为寿，往往留宿；居常无日不赐遗，尚食总监及四方所献酒酪异饌；皆分饷之。宪尝请岁尽录赐目付史官，必数百纸。后有疾，护医将膳，骑相望也。僧

崇一者疗之，少损，帝喜甚，赐绯袍、银鱼。已而疾寝剧，薨，年六十三。帝失声号恸，左右皆泣下。

帝以宪实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号不称，乃追谥让皇帝，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常卿韦縯持节奉册。其子璿表陈宪宿素退让，不敢当大号。制不许。及敛，出天子服一称，诏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以手书奠灵坐，赠妃元为恭皇后，葬桥陵旁。及葬，敕中使谕璿等，送终之具，使众见之，示以俭薄。所司请如诸陵，设干味食内圻中，监护使耀卿建言：“尚食料水陆千余种及马、牛、驴、犊、麋、鹿、鹅、鸭、鱼、雁体节之味，并药酒三十名，盛夏胎养，不可多杀，考求礼据，无所凭依。陛下每申让帝之志，务存约素，请蠲省折衷。”诏可。既发引，大雨，有诏庆王潭等涉涂泥，步送十里，号其墓曰惠陵。

宪尝从帝按舞万岁楼，帝从复道上见卫士已食，弃其余羹中。帝怒，诏高力士杖杀之，宪从容曰：“从复道上窥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体，岂以性命轻于余羹乎？”帝遽止，谓力士曰：“王于我，可谓有急难也。不然，且误杀士。”又凉州献新曲，帝御便坐，召诸王观之。宪曰：“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帝默然。及安、史乱，世乃思宪审音云。

宪本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谥，与申王成义俱改今名。宪子十九人，其闻者璿、嗣庄、琳、瑀。

璿、嗣庄、琳、瑀。

璿眉宇秀整，性谨絜，善射，帝爱之。封汝阳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梁涉等善。薨，赠太子太师。

嗣庄幼有令名，为太子谕德，封济阴王。薨，赠幽州大都

督。

琳以秘书监为嗣宁王，从天子幸蜀，薨。

瑀早有材望，伟仪观。始封陇西郡公。从帝幸蜀，至河池，封汉中王，山南西道防御使。乾元初，宁国公主降回纥，诏瑀以特进、太常卿持节册拜回纥为威远可汗。瑀亦知音，尝早朝过永兴里，闻笛音，顾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识之，曰：“何故卧吹？”笛工惊谢。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琶声多，瑟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瑟，自上顺鼓曰琵琶云。肃宗诏收群臣马助战，瑀与魏少游等持不可。帝怒，贬蓬州长史。薨，赠太子太师，谥曰宣。孙景俭。

景俭字宽中。及进士第。强记多闻，善言古成败王霸大略，高自负，于士大夫无所屈。王叔文等更誉之，以为管仲、诸葛亮比。叔文败，景俭以母丧得不坐。韦夏卿守东都，辟幕府。窦群任中丞，引为监察御史，群贬，景俭亦为江陵户曹参军。累擢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不见用，复为澧州刺史。素与元稹、李绅善。二人方在翰林，言其才。及延英奉辞，景俭自陈见抑远，穆宗怜之，追诏为仓部员外郎，不遣。阅月，拜谏议大夫。性矜诞，使酒纵气，语侵宰相，萧俯、段文昌诉于帝，贬建州刺史。稹得君，为之助，故还为谏议大夫。与冯宿、杨嗣复、温造、李肇等集史官独孤朗所，景俭醉，至中书，慢骂宰相王播、崔植、杜元颖，吏为逊言厚谢，乃去，坐贬漳州刺史，宿等皆逐矣。未及漳，稹辅政，改楚州刺史，议者谓景俭辱丞相，贬未至即迁，非是。稹惧，改少府少监，悉还宿等。景俭既湮厄不得志，卒。然其为人轻财，笃于义，既没，士怅悼之。

惠庄太子摠，本名成义。初生，武后以母贱，欲不齿，以

示浮屠万回，回诡曰：“此西土树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垂拱三年，始王恒，与卫、赵二王同封。俄改王衡阳。睿宗立，进王申，与岐、薛二王同封。累迁右卫、金吾二大将军，实封至千户。进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四为州刺史。开元八年，停刺史，复为司徒。薨，册书赠太子及谥，陪葬桥陵。性宽裕，仪貌环重。无嗣，诏以让帝子珣嗣，为怀宁王，徙封同安。薨。天宝中，复以让帝子嗣。

惠文太子范，始名隆范。玄宗立，与薛王隆业避帝讳去二名。初王郑，改封卫。俄降封巴陵，进王岐，为太常卿、并州大都督、左羽林大将军。从玄宗诛太平公主，以功赐封，与薛王业并满五千户。历为州刺史，迁太子太傅。开元十四年薨，册书赠太子及谥，陪葬桥陵。帝哭之恸，彻常膳至累旬，群臣勉请乃复。

范好学，工书，爱儒士，无贵贱为尽礼。与阎朝隐、刘廷琦、张谔、郑繇等善，常饮酒赋诗相娱乐。又聚书画，皆世所珍者。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又败，范得之，后卒为火所焚。驸马都尉裴虚己善讖纬，坐私与范游，徙岭南，廷琦贬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帝于范无少间也，谓左右曰：“兄弟情天至，于我岂有异哉！趋竞者强相附，我终不以为纤介。”时王毛仲等起贱微，暴贵，诸王见必加礼，独范接之自如。子瑾嗣。

瑾落魄不饬名检，沈酒色，历太仆卿，封河东王，暴薨，赠太子少师。天宝中，复以薛王子略阳公珍为嗣岐王。

珍仪观丰伟，为宗正员外卿，与蔚州镇将硃融善。融尝言珍似上皇，因有阴谋，往语金吾将军邢济曰：“关外寇近，京

师草草，奈何？”济曰：“我金吾，天子押衙，以死生从，安自脱？”融曰：“见嗣岐王无虑矣。”济以闻，肃宗诏废珍为庶人，赐死，融党皆诛，擢济为桂管防御使。

惠宣太子业，始王赵，降封中山，授都水使者。徙鼓城，兼陈州别驾，进王薛，为羽林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以好学授秘书监。开元初，进太子少保，即拜太保，累历州刺史。

初，母早终，从母贤妃鞠之。八年，迎贤妃外邸，事之甚谨。其女弟淮阳、凉国二公主亦早卒，抚甥与己子均，帝益爱之。尝被疾，帝自祝禱。既愈，幸其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帝尝不豫，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妄言休咎事，宾坐死，恂贬锦州刺史。妃恐，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帝闻，遽召之，业伏殿下请罪，帝趋就执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咎之！”遂复燕欢，仍谕妃复位。俄进司徒。二十二年，业有疾，帝忧之，一昔容发为变，因假寝，梦获方，寤而业少闲，邠王守礼等请以事付史官。及薨，帝悲不能食，册书加赠及谥，陪葬桥陵。

十一子，其闻者瑗、瑒、昌。帝后追思业，引见瑗等，伤之，乃下诏共赐实封千户。瑗为乐安王。瑒荥阳王、宗正卿。昌为嗣薛王，历鸿胪卿。天宝中，昌舅韦坚为李林甫所构，坐贬夷陵别驾，徙置夜郎、南浦。及安禄山乱，乃还京师。

曾孙知柔，嗣王，再为宗正卿。久之，擢京兆尹。始，郑、白渠梗壅，民不得岁。知柔调三辅，治复旧道，灌浸如约，遂无旱虞，民诣阙请立石纪功，知柔固让得止。加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诏营缉太庙，判度支，充诸道盐铁转运使。昭宗出莎城，独知柔从，乘舆器用庖顿皆主之，大细毕给。性俭约，虽位通显，无居第。未几，出拜清海军节度使，在镇廉洁，贡献时入，进检校太傅，兼侍中。仕凡四纪，常为宗室

冠。卒于镇。

隋王隆悌，始封汝南王。早薨，睿宗追王，赠荆州大都督，爵不传。

赞曰：中宗失道，身为母所废，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传，殆天秽其德而绝之，何耶？彼固自绝于天云尔。睿宗有圣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赠太子，天与之报，福流无穷，盛欤！

## 卷第七十三 列传第七

## 十一宗诸子

玄宗三十子：刘华妃生琮、第六子琬、第十二子璿，赵丽妃生瑛，元献皇后生肃宗皇帝，钱妃生琰，皇甫德仪生瑶，刘才人生琚，武惠妃生一、第十五子敏、第十八子瑁、第二十一子琦，高婕妤生璵，郭顺仪生璘，柳婕妤生玢，钟美人生环，卢美人生璿，阎才人生玼，王美人生珪，陈才人生珙，郑才人生璿，武贤仪生璿、第三十子璵；余七子夭，母氏失传。

奉天皇帝琮，景云元年，王许昌郡，与真定王同封。先天元年，进王郟，与郢王同封。开元四年，领安西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三年，徙王庆，与忠、棣、荣、光、仪、颖、永、寿、延、盛、济十一王同封。十五年，与十王并领节度，不出閤。琮以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天宝元年，改节河东。十载薨，赠太子，谥靖德。肃宗立，诏曰：“靖德太子琮，亲则朕兄，睿愨聪明，朕昔践储极，顾诚非次，君父有命，不敢违，永言恳让，不克如素。宜进谥奉天皇帝，妃窦为恭应皇后。”诏尚书右仆射裴冕持节改葬，群臣素服临送达礼门，帝御门哭以过丧，墓号齐陵。无子，以太子璵子倓嗣王。琮始名嗣直，太子嗣谦，棣王嗣真，鄂王嗣初，靖恭太子嗣玄。开元十三年，更名曰潭，曰鸿，曰洽，曰涓，曰滉。后十年改今名。

太子瑛，始王真定，进王郢。开元三年，立为皇太子。七年，诏太子、诸王入国学行齿胄礼，太常择日谒孔子，太子献。诏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执经，群臣、学官、诸生以差赐帛。明年，瑛加元服，见太庙。十六年，诏九品官息女可配太子者，有司采阅待进止，以太常少卿薛绍女为妃。帝种麦苑中，瑛、诸王侍登，帝曰：“是将荐宗庙，故亲之，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难。”因分赐侍臣，曰：“《春秋》书‘无麦禾’，古所甚重。比诏使者阅田亩，所对不以实，故朕自蒔以观其成”云。初，瑛母以倡进，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礼、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为临淄王时以色选。及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爰与诸子绝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职，颇快快。惠妃女咸宜公主媾杨洄揣妃旨，伺太子短，哗为丑语，惠妃诉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议废之。中书令张九龄谏曰：“太子、诸王日受圣训，天下共庆。陛下享国久，子孙蕃衍，奈何一日弃三子。昔晋献公惑嬖姬之谗，申生忧死，国乃大乱；汉武帝信江充巫蛊，祸及太子，京师蹀血；晋惠帝有贤子，贾后谮之，乃至丧亡；隋文帝听后言，废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无过，二王贤。父子之道，天性也，虽有失，尚当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废。俄而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擅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复构瑛、瑶、琚与妃之兄薛锈异谋。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议，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决，乃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同恶均罪，并废为庶人；锈赐死。”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号“三庶人”。岁中，惠妃数见庶人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请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讫不解。

妃死，崇亡。宝应元年，诏赠瑛皇太子，瑶等复王。瑛子五人：俨、伸、倩、侏、备。瑛之废，帝使庆王畜俨等为子。俨封新平郡王，伸平原郡王，侏嗣庆王，备太仆卿，倩失传。

隶王琰，开元二年始王郾，与鄂、鄆二王同封。后徙王棣，领太原牧、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大使。天宝初，为武威郡都督，经略节度河西、陇右。会妃韦以过置别室，而二孺人争宠不平，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仇人告琰厌魅上，帝伺其朝，使人取履视之，信。帝怒责琰，琰顿首谢曰：“臣罪宜死，然臣与妇不相见二年，有二孺人争长，臣恐此三人为之。”及推，果验。然帝犹疑琰，怒未置，太子以下皆为请，乃囚于鹰狗坊，以忧薨，妃，縊之女，无子，还本宗。琰凡五十五子，得王者四人，僕王汝南郡，侨宜都，俊济南，佞顺化；僚太仆卿，侠国子祭酒，仁殿中监，僂秘书监。宝应元年，诏复琰王爵。

鄂王瑶，既封，遥领幽州都督、河北节度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与荣、光、仪、颖、永、寿、延、盛、济、信、义十一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二千户。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张设乐。是日，悉拜王府官属，然未有府也，而选任冒滥，时不以为荣。

靖恭太子琬，始王鄆，徙王荣。为京兆牧，领陇右节度大使。又诏亲巡按陇右，选关内、河东飞骑五万防盛秋。累兼单于、安北大都督。安禄山反，诏琬为征讨元帅，募河、陇兵屯陕，以高仙芝副之，会薨。琬风格秀整，有素望，中外倚之。及薨，莫不为国恻恨。诏加赠谥。琬男女五十八人，得王者三人，俯王济阴郡，偕北平，倩陈留；原卫尉卿，僂秘书监，佩鸿胪卿。

光王琚，开元十三年始王，与仪、颖、永、寿、延、盛、济七王同封。俄领广州都督。勇力善骑射，帝爱之。与鄂王同居，友睦甚，皆笃学。既废，无嗣。初，琚名湑，仪王淮，颖

王沔，永王泽，寿王清，延王洄，盛王沐，济王溢，信王沔，义王淮，陈王沘，丰王澄，恒王漙，凉王縱，汴王滔，至二十三年，诏悉改今名。

夏悼王一，生韶秀，以母宠，故钟爱，命之曰一。未免怀薨，追爵及谥。时帝在东都，故葬龙门东岑，欲宫中望见云。

仪王璿，即封，授河南牧。薨，赠太傅。子侁王钟陵郡，僖广陵。

颖王璿，喜读书，好文辞。开元十五年，遥领安东都护。安禄山反，诏领剑南节度大使，以杨国忠为之副。帝西出，令御史大夫魏方进为置顿使，移书剑南属郡，托璿之籓，大设储侍。璿先即镇，更以蜀郡长史崔圆为副。璿济江，舟中以彩席藉步，命彻之，曰：“此可寝，奈何践之？”璿之出遽，不及受节，司马史贇请建大槩，蒙油囊，先驱以威道路。璿笑曰：“既为真王矣，安用假节为？”将至成都，崔圆迎拜马前，璿不为礼，圆衔之。璿视事再逾月，人便其宽，圆奏罢居内宅。乃诏宣慰肃宗于彭原，从还京师。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子伸为荥阳王，僖高邑王，佖楚国公，僖夔国公。

怀思王敏，貌丰秀若图画，帝爱之。甫晬薨，追爵及谥，祔葬敬陵。

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长聪敏好学。貌陋甚，不能正视。既封，领荆州大都督。安禄山反，帝至扶风，诏璘即日赴镇。俄又领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以少府监窦昭为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数万，补署郎官、御史。

时江淮租赋巨亿万，在所山委。璘生宫中，于事不通晓，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駟为谋主。肃宗闻之，诏璘还觐上皇于蜀，璘不从。其子襄城王亶，刚鸷乏谋，亦乐乱，劝璘取金陵。即引舟师东下，

甲士五千趋广陵，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然未敢显言取江左也。

会吴郡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发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礼绝。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袭希言，而令广琛趋广陵，攻采访使李成式。璘至当涂，希言已屯丹杨，遣将元景曜等拒战，不胜，降于璘，江淮震动。

明年，肃宗遣宦者啖廷瑶等与成式谋招喻之。时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在广陵，有兵千余，廷瑶邀铣屯扬子，成式又遣裴戎以广陵卒三千戍伊娄埭，张旗帜，大阅士。璘与彳易登陴望之，有惧色。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絳叛逆，如后世何？”众许诺，遂割臂盟。于是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璘使骑追躡之，广琛曰：“我德王，故不忍决战，逃命归国耳。若逼我，且决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铣阵江北，夜然束苇，人执二炬，景乱水中，覘者以倍告，璘军亦举火应之。璘疑王师已济，携儿女及麾下遁去。迟明觉其给，复入城，具舟楫，使彳易驱众趋晋陵。谍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进，先锋至新丰，璘使彳易、仙琦逆击之。铣合势，张左右翼，射彳易中肩，军遂败。仙琦与璘奔鄱阳，司马闭城拒，璘怒，焚城门入之，收库兵，掠余干，将南走岭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璘中矢被执，侁杀之。彳易为乱兵所害，仙琦逃去。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肃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谓左右曰：“皇甫侁执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杀之，何邪？”由是不复用。薛寔等皆伏诛。子僮为余

姚王，贞莒国公，僂郾国公，伶、仪并国子祭酒。

寿王瑁，母惠妃频妊不育，及瑁生，宁王请养邸中，元妃自乳之，名为己子，故封比诸王最后。开元十五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初，帝以永王等尚幼，诏不入谒。瑁七岁，请与诸兄众谢，拜舞有仪矩，帝异之。宁王薨，请制服以报私恩，诏可。大历十年薨，赠太傅。子王者三人，僂王德阳郡，怀济阳郡，僭广阳郡，伉薛国公，杰国子祭酒。

延王玢，母尚书右丞范之孙，帝重其名家，而玢亦仁爱有学。既封，遥领安西大都护。帝入蜀，玢凡三十六子，不忍弃，故徐进，数日，见行在所，帝怒，汉中王瑀申救得解，听归灵武。兴元元年薨。子倬王彭城郡，佺平阳，惊鲁国公，偃荆国公，优太仆卿。

盛宣王琦，既封，领扬州大都督。帝之西，诏为广陵大都督、淮南江东河南节度大使，以刘汇为副，李成式为副大使，琦不行。广德二年薨，赠太傅。子偿封真定王，佩武都王，俗徐国公，系许国公。

济王环，逸其薨年。子僖王永嘉郡，俛平乐郡。

信王璠，开元二十一年始王，与义、陈、丰、恒、凉、汴六王同封。子佟封新安王，侗晋陵王。

义王玘，与信王并失薨年。子仪为舞阳王，僂高密王。

陈王珪，二十一子，得王者三人，伦王安南郡，佗临淮，佼安阳。

丰王珙，已封，为左卫大将军。帝至普安，授珙武威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大使，以陇西太守邓景山为副，珙不行。广德初，吐蕃入京师，代宗幸陕，将军王怀忠闭苑门，以五百骑劫诸王西迎虏，遇郭子仪，怀忠曰：“上东迁，宗社无主，今仆奉诸王西奔，以系天下望。公为元帅，惟所废置。”子仪

未对。珙辄曰：“公何如？”司马王延昌质责珙曰：“上虽蒙尘，未有失德，王为籓翰，安得狂悖之言？”子仪亦让之，即护送行在所，帝赦不责。珙语不逊，群臣恐其乱，请除之，乃赐死。子佻为齐安王。

恒王瑱，好方士，常服道士服。从帝幸蜀，还，代宗时薨。

凉王璿，母高平王重规之女，宫中号小武妃者。璿薨代宗时。子侁为泸州郡王。

汴哀王璲，于诸子为最少，初封才数岁，容貌秀澈，有成人风，帝爱之。开元二十三年，授右千牛卫大将军。明年，薨。

唐制：亲王封户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长公主止六百。高宗时，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户始逾制，垂拱中，太平至千二百户。圣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寿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龙初，相王、太平至五千，卫王三千，温王二千，寿春等王皆七百，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王五百，安乐公主二千，长宁千五百，宣城、宜城、宣安各千，相王女为县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乐三千，长宁二千五百，宣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长宁、安乐以七丁为限，虽水旱不蠲，以国租、庸满之。中宗遗诏，雍、寿春王进为亲王，户千。开元后，天子敦睦兄弟，故宁王户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邠王千八百，帝妹户千，中宗诸女如之，通以三丁为限。及皇子封王，户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以母惠妃故，封至千，自是，诸公主例千户止。初，文德皇后崩，晋王最幼，太宗怜之，不使出閤。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閤，嗣圣初，即帝位，及降封相王，乃出閤。中宗时，谯王失爱，迁外籓，温王年十七，犹居宫中，遂立为帝。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所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颖、永、延、盛、济等王，

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家令日进膳。引词学士入授书，谓之侍读。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就封，亦居十宅。鄂、光废死，忠王立为太子，庆、棣继薨，唯荣、仪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既又诸孙多，则于宅外更置“百孙院”。天子岁幸华清宫，又置十王、百孙院于宫侧。宫人每院四百余，百孙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维城库，以给诸王月奉。诸孙纳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东宫，处乘舆所幸别院。太子、亲王、公主婚嫁并供帐于崇仁之礼院。此承平制云。

肃宗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孙生系，张生倓，王生佖，陈婕妤生仪，韦妃生健，张美人生佺，后宫生荣，裴昭仪生僊，段婕妤生倕，崔妃生佖，张皇后生佖，佖，后宫生僊。

越王系，生开元时。玄宗末年，悉王太子子，故系王南阳郡。帝即位，至德二载十二月，进王赵，与彭、兖、泾、郾、襄、杞、召、兴、定九王同封。乾元二年，九节度兵溃河北，朝廷震骇，乃以李光弼代郭子仪总兵关东，而光弼请贤王为帅，于是诏系充天下兵马元帅，而光弼以司空兼侍中、蓟国公副，知节度行营事，系留京师。史思明陷洛阳，系请行，不听。明年，徙王越。帝寝疾，皇太子监国，张皇后与中人李辅国有隙，因召太子入，谓曰：“辅国典禁军，用事久，四方诏令皆出其口，矫天子制，逼徙圣皇，天下侧目。今上疾弥留，辅国常怏怏，忌吾与汝。又程元振阴结黄门，图不轨。若释不诛，祸不移顷。”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勋旧，而上体不豫，重以此事，得无震惊乎？愿出外徐计之。”后曰：“是难与共事者！”乃召系曰：“汝能行此乎？”系许诺。即遣内谒者监段恒俊选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长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

告辅国，乃相与勒兵凌霄门，迎太子，以难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惧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则及祸。”乃以兵护太子止飞龙厩，勒兵夜入三殿，收系及恒俊等百余人系之，幽后别殿。后及系皆为辅国所害。系三子：建王武威郡，迺兴道，逾齐国公。

承天皇帝倓，始王建宁。英毅有才略。善骑射。禄山乱，典亲兵，扈车驾。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迁，吾可以违左右乎？”倓进说曰：“逆胡乱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图兴复，虽欲从上入蜀，而散关以东非国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当募豪桀，趣河西，收牧马。今防边屯士不下十万，而光弼、子仪全军在河朔，与谋兴复，策之上者。”广平王亦赞之，于是议定。太子北过渭，兵仗盐恶，士气崩沮，日数十战。倓以骁骑数百从，每接战，常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过时未食，倓辄涕泗不自胜，三军皆属目。至灵武，太子即帝位，议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左右固请广平王。帝曰：“广平既冢嗣，安用元帅？”答曰：“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元帅，抚军也，莫宜于广平王。”帝从之，更诏倓典亲军，以李辅国为府司马。时张良娣有宠，与辅国交构，欲以动皇嗣者。倓忠讷，数为帝言之，由是为良娣、辅国所讐，妄曰：“倓恨不总兵，郁郁有异志。”帝惑偏语，赐倓死，俄悔悟。明年，广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献捷。泌与帝雅素，从容语倓事，帝改容曰：“倓于艰难时实自有力，为细人间阅，欲害其兄，我计社稷，割爱而为之所。”泌曰：“尔时臣在河西，知其详。广平于兄弟笃睦，至今言建宁，则呜咽不自己。陛下此言得之谗口耳。”帝泣下曰：“事已尔，未耐何！”泌曰：“陛下尝闻《黄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为行，而睿宗最幼。长曰弘，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图临朝，

鸩杀之，而立次子贤。贤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而贤终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无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时，广平有大功，亦为后所构，故泌因对及之，广平遂安。及即位，追赠倓齐王。大历三年，有诏以倓当艰难时，首定大谋，排众议，于中兴有功，乃进谥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季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葬顺陵，祔主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云。初，李泌请加赠倓，代宗曰：“倓性忠孝，而困于谗，追帝之，若何？”答曰：“开元中，上皇兄弟皆赠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爱耳，岂若倓有功乎？”于是追帝号。遣使迎丧彭原，既至城门，丧輶不动。帝谓泌曰：“岂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艰难定策者。”泌为挽词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进輶，乃行，观者皆为垂泣。

卫王泌，始王西平。蚤薨，宝应元年五月，与郢王同追封。

彭王亶，始王新城，进封彭。史思明陷河、洛，人心震骚，群臣请以诸王临统方镇兵，遥相维压。于是诏亶充河西节度，兖王北庭，泾王陇右，杞王陕西，兴王凤翔，并为大使。是岁亶薨。子镇为常山郡王。

兖王闲，始王颍川，进王兖。宝应元年薨。

泾王倓，始王东阳，进王泾。兴元元年薨。

郢王荣，始王灵昌。蚤薨，追封。

襄王伣，至德二载始王，与杞、召、兴、定四王同封。贞元七年薨。子宣为伊吾郡王，窠乐安王。宣裔孙焜。

焜，性谨柔，材无过人者。光启二年，田令孜逼僖宗幸兴元，邠宁节度使硃玫以五千骑追乘舆不及。焜以疾不能从，玫

劫之，驻凤翔，得台省官百余，乃胁宰相萧遘等率群臣盟石鼻驿，奉焜为嗣襄王，监军国事，因还京师，即封拜官属。初，遘执不可，于是罢遘，而玫自为侍中，号令已出。以裴澈为门下侍郎，郑昌图中书侍郎，皆平章事。遣柳陟等十余人分谕天下嗣襄王所以监国意，皆得进官。玫又胁太子太师裴璩等奉笏劝进，焜五让乃即位，改元建贞，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率诸藩贡奉，归者十八九，而蔡州秦宗权自僭号，惟太原李克用不从。时帝遣使喻重荣、克用，故二人听命。枢密使杨复恭等传檄三辅，募能斩玫者，以邠宁节度界之。其伪将王行瑜自凤州入京师杀玫，而焜与澈、昌图并官属奔东渭桥。重荣给使迎之，焜与官属别，且泣曰：“朕见重荣，当令备所服迓公等。”至蒲，执杀之，因械澈等于狱，诛杀伪官，函焜首至行在所。焜即伪位凡九月败。始，焜首至，群臣白帝御兴元南门受之，百官称贺。太常博士殷盈孙奏言：“礼，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为素服不举者三日。今焜皇族，以不能固节，迫胁至此，宜废为庶人，绝属籍，葬以庶人礼。大捷之庆，须殊玫首至乃贺。”诏可。

杞王倓，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伾，始封兴王。上元元年薨。伾生，后方专爱，帝最怜之。后数撼储嫡，欲以伾嗣，会薨，计塞。是夕，帝及后梦伾辞决流涕去，帝夔怅，故册赠皇太子。

定王侗，宝应初薨。

代宗二十子：睿真皇后生德宗皇帝，崔妃生邈，贞懿皇后生迥；十七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昭靖太子邈，好学，以贤闻。上元二年始王益昌。帝即位，

宝应元年进王郑，与韩王同封。淄青牙将李怀玉逐其帅侯希逸，诏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以怀玉知留后。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八年薨，遂罢元帅府。

均王遐，早薨。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大历十年，田承嗣不臣，而昭靖夭，无强王，帝乃悉王诸子，领诸镇军，威天下。于是以述为睦王，领岭南节度，逾郴王、渭北鄜坊节度，过韩王、汴宋节度，造忻王、昭义节度，皆为大使；连为恩王，遘鄜王，暹韶王，遇端王，遯循王，通恭王，逵原王，逸雅王，并开府仪同三司，然不出閤。

德宗建中初，周天下访太后所在，述于诸王最长，故拜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书乔琳副之。贞元七年薨。

丹王逾，始王郴，建中四年，与简王同徙封。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连，元和十二年薨。

韩王迥，始王延庆郡，以母宠，故与郑王先徙封。贞元十二年薨。

简王遘，始王鄜，徙封简。元和四年薨。

益王乃，大历十四年始王。亡薨年。

隋王迅，兴元元年薨。

荆王选，蚤薨，建中二年追王。

蜀王溯，本名遂，大历十四年始王，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贞元十二年薨。

嘉王运，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贞元七年薨。

循王遯，亡薨年。

恭王通，亡薨年。

原王逵，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贞元十五年薨。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顺宗皇帝，帝取昭靖太子子谊为第二子，又取顺宗子諲为第六子；余八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舒王谊，初名谟。帝爱其幼，取为子。大历十四年始王舒，与通、虔、肃、资四王同封。拜开府仪同三司，诏有司给奉稍，俄以军兴罢。谟于诸王最长，帝欲试以事，故拜泾原节度大使。时尚父郭子仪病笃，帝临轩遣谟持诏往视。谟冠远游冠，御绛袍，乘象辂四马，飞龙士三百，国府官皆袴褶以从。子仪手叩头谢恩。谟宣诏已，乃易服劳问还。

于是，李希烈反，招讨使李勉战不胜，奔宋州，朝廷大震。乃拜谟扬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节度使、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改名谊。军中以哥舒翰由元帅败，而王所封同之，帝乃使徙王普。以兵部侍郎萧复为统军长史，湖南观察使孔巢父为行军左司马，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樊泽为右，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侍御史韦儻为判官，兵部员外郎高参掌书记，右金吾大将军浑瑊为中军虞候，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为前军兵马使，鄂岳团练使李兼副之，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为中军兵马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后军兵马使，左神武军使王价、左卫将军高承谦、检校太子詹事郭曙、检校右庶子常愿为押衙。未及行，泾原兵反，谊从帝出奉天。硃泚攻城，谊昼夜传劳诸军不解带。帝还京师，复故封扬州大都督如故。永贞元年薨。

通王谌，始王，拜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九年，领宣武节度大使，以李万荣为留后，二年徙河东，以李说为留后，皆不出閤。

虔王谅，以王拜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年，领蔡州节度大使，以吴少诚为留后；十年，徙节朔方灵盐，以李栾为留后；

明年，领横海，又徙徐州，以程怀信、张愔为留后。不出閤。

肃王详，资秀异，帝爱之。建中二年薨，甫四岁。帝欲用浮屠说，塔而不坟，礼仪判官李岷谏非礼，乃止。诏赠扬州大都督。

文敬太子諲，见爱于帝，命为子。贞元初，先诸王王邕。历义武、昭义二军节度大使，以张茂昭、王虔休为留后，不出閤。十五年薨，年十八，追赠及谥。葬日，君臣以位而哭通化门外。陵及庙置令、丞云。

资王谦，亡薨年。

代王誵，始王缙云郡。蚤薨，建中二年追王。

昭王诚，贞元二十一年始王。亡薨年。

钦王谔，顺宗即位，与珍王同封。亡薨年。

珍王誠，大和六年薨。

顺宗二十七子：庄宪皇后生宪宗皇帝及绾，张昭训生经，赵昭仪生结，王昭仪生总、约、緄；余二十王，史亡母之氏、位，四王蚤薨，亡官谥。

郟王经，本名涣。贞元四年，始王建康郡，与广陵、洋川、临淮、弘农、汉东、晋陵、高平、云安、宣城、德阳、河东、洛交十二王同封。二十一年，又与均、淑、莒、密、郇、邵、宋、集、冀、和、衡、钦、会、珍、福、抚、岳、袁、桂、翼二十王皆进王。王二十九年，太和八年薨。

均王纬，初名沔。王洋川，后进王。王三十三年，开成二年薨。

淑王纵，初名洵。王临淮，后进王。王三十二年，开成元年薨。

莒王纾，初名浼。为秘书监。王弘农，后进王。王二十九年，大和八年薨。

密王綯，初名詝永。王汉东，后进王。王三年，元和二年薨。

郇王总，初名湜。授少府监。王晋陵，后进王。王四年，元和三年薨。

邵王约，初名淑。为国子祭酒。王高平，进王。王二年，元和元年薨。

宋王结，初名滋。王云安，进王。王十八年，长庆二年薨。

集王绶，初名淮。王宣城，进王。王十八年，长庆二年薨。

冀王絳，初名湑。为太常卿。王德阳，进王。王三十年，大和九年薨。

和王绮，初名浥。王河东，进王。王二十八年，太和七年薨。

衡王绚，王二十二年，宝历二年薨。

会王纁，王六年，元和五年薨。

福王綰，历魏博节度大使。咸通元年，进拜司空。王五十七年，咸通二年薨。

珍王缙，初名况。王洛交，后进王。亡薨年。

抚王纘，咸通初，历司空，又进司徒、太尉。王七十三年，乾符三年薨。

岳王緄，王二十三年，太和二年薨。

袁王绅，王五十六年，咸通元年薨。

桂王纶，王十年，元和九年薨。

翼王绰，王五十八年，咸通三年薨。

蕲王缙，王六年，咸通八年薨。

钦王绩，亡薨年。

宪宗二十子：纪美人生宁，懿安皇后生穆宗皇帝，孝明皇后生宣宗皇帝；余十七王，皆后宫所生，史逸其母之号、氏。

惠昭太子宁，贞元二十一年，始王平原，与同安、彭城、高密、文安四王同封。帝即位，进王邓，与澧、深、洋、绛四王同封。

于是国嗣未立，李绛等建言：“圣人以天下为大器，知一人不可独化，四海不可无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后人心定，宗祏安，有国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开窥觐之端，乖慎重之义，非所以承列圣，示万世。”帝曰：“善。”以宁为皇太子，更名宙，前以制示绛等。未几，复初名。册礼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礼。明年薨，年十九。

澧王恠，始王同安，后进王。惠昭之丧，吐突承璀议复立储副，意属恠，帝自以穆宗为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杀，秘不发丧，久之以告，废朝三日。三子：曰汉，王东阳郡；曰源，安陆；曰演，临安。初，恠名宽，深王察，洋王寰，绛王寮，建王审，元和七年，并改今名。

深王惊，始王彭城郡，进王深。子潭王河内，淑吴兴。

洋王忻，始王高密，进王洋。大和二年薨。子沛王颖川郡。

绛王悟，始王文安，进王。敬宗崩，苏佐明等矫诏以王领军国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见杀。二子：洙王新安，滂高平。

建王恪，元和元年始封。时淄青节度使李师古死，其弟师道丐符节，故诏恪为郢州大都督、平卢军淄青等州节度大使，以师道为留后，然不出閤。长庆元年薨，无嗣。

鄜王憬，长庆元年始王，与琼、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封。开成四年薨。子溥平阳郡王。

琼王悦，子津河间郡王。

沔王恂，子瀛晋陵郡王。

婺王悻，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子漙武功郡王。

淄王卞办，开成元年薨。子浣许昌郡王，涣冯翊郡王。

衢王詹，子涉晋平郡王。

澶王卞充，子泞雁门郡王。

棣王湊，大中六年始王，与彭、信二王同封。咸通三年薨，无嗣。

彭王愬，乾宁中，韩建杀之石堤谷。无嗣。

信王擘，咸通八年薨，无嗣。

荣王卞责，咸通三年始王。广明初，拜司空。子令平嗣王。

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穆宗五子：恭僖皇后生敬宗皇帝，贞献皇后生文宗皇帝，宣懿皇后生武宗皇帝；余二王，亡其母之氏、位。

怀懿太子湊，少雅裕，有寻矩。长庆元年始，王漳与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颀很，引支党桡国，谋尽诛之，密引宰相宋申锡使为计。守澄客郑注伺知之，以告，乃谋先事杀申锡。又以王贤，有中外望，因欲株联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虞候豆卢著上飞变，且言：“宫史晏敬则、硃训与申锡昵吏王师文图不轨，训尝言上多疾，太子幼，若兄终弟及，必漳王立。申锡阴以金币进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即捕训等系神策狱，榜掠定其辞。谏官群伏阁极言，出狱牒付外杂治。注等惧事泄，乃请下诏贬王。帝未之悟，因黜奏为巢县公，时大和五年也。命中人持诏即赐，且慰曰：“国法当尔，无它忧！”八年薨，赠齐王。注后以罪诛，帝哀奏被谗死不自明，开成三年追赠。

安王溶。初，杨贤妃得宠于文宗，晚稍多疾，妃阴请以王为嗣，密为自安地。帝与宰相李珣谋，珣谓不可，乃止。乃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欲重己功，即撻溶尝欲以为太子事，杀之。

敬宗五子：妃郭氏生普，余四王，亡母之氏、位。

悼怀太子普，姿性韶悟。宝历元年始王晋。文宗爱之若己子，尝欲为嗣。大和二年薨，帝恻念不能已，故赠恤加焉。敬宗第二子休复，文宗开成二年封梁王，第三子执中为襄王，第四子言扬为纪王，第五子成美为陈王。执中子案为乐平郡王。

陈王成美。初，文宗以庄恪薨，大臣数请建东宫，开成四年，帝乃立成美为皇太子，典册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杀之于邸。子俨王宣城郡。

文宗二子：王德妃生永，后宫生宗俭。

庄恪太子永，大和四年始王鲁。帝以王幼，宜得贤辅，因召见傅和元亮。元亮以卒史进，有所问，不能答。帝责谓宰相：“王可教，官属应任士大夫贤者，宁元亮比邪！”于是剧选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郑肃兼长史，户部郎中李践方兼司马。六年，遂立为皇太子。帝承宝历荒怠，身勤俭率天下，谓晋王生谨敏，欲引为嗣，会蚤夭，故久不议东宫事。及太子立，天下属心焉。

开成三年，诏宫臣诣崇明门谒朔望，侍读偶日入对。太子稍事燕豫，不能壹循法，保傅戒告，愁不纳。又母爱弛，杨贤妃方幸，数譖之。帝它日震怒，御延英，引见群臣，诏曰：“太子多过失，不可属天下，其议废之。”群臣顿首言：“太子春秋盛，虽有过，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轻动，惟陛下幸赦。”

“御史中丞狄兼暮流涕固争，帝未决，罢。群臣又连章论救，意稍释，诏太子还少阳院，以中人护视，诛幸昵数十人，敕侍读窦宗直、周敬复诣院授经。然太子终不能自白其谗，而行己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诏以陈王为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儿缘幢，父畏其颠，环走幢下。帝感动，谓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儿乎！”因泣下。即取坊工刘楚才等数人付京兆榜杀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毙永巷，皆短毁太

子者。宰相杨嗣复等不及知，因言：“楚才等罪当诛，京兆杀之，不覆奏，敢以请。”翌日，诏京兆后有决死敕不覆者，亦许如故事以闻。

蒋王宗俭，开成二年始王。亡薨年。

武宗五子，其母氏、位皆不传。

杞王峻，开成五年始王；益王岷，会昌二年始王，与兖、德、昌三王同封；兖王岐；德王峰；昌王嵯：并逸其薨年。

宣宗十一子：元昭太后生懿宗皇帝，余皆亡其母之氏、位。

靖怀太子湊，会昌六年始王雍，与夔、庆二王同封。大中六年薨，有诏追册。

雅王洺，大中元年始王。亡薨年。

通王滋，会昌六年始王夔，与庆王沂同封。帝初诏郢王居十六宅，余五王处大明宫内院，以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鄴为侍读，五日一谒乾符门，为王授经。郢王立为懿宗，乃罢。滋徙王。昭宗乾宁三年，领侍卫诸军。是时，诛王行瑜，而李茂贞怨，以兵入觐，诏滋与诸王分统安圣、奉宸、保宁、安化军卫京师。天子将狩太原，韩建道迎之，留次华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变，告诸王欲杀建，胁帝幸河中。帝惊，召建论之，称疾不肯入。敕滋与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沂王、陈王谒建自解，建留军中，奏言：“中外异体，臣不可以私见。”又言：“晋八王擅权，卒败天下。请归十六宅，悉罢所领兵。”帝不许。建以兵环行在，请诛大将李筠。帝惧，斩筠以谢。建尽逐卫兵，自是天子孤弱矣。

初，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见李克用，二王还，建恶之；又嗣覃王尝督军伐茂贞，于是劾奏：“比岁兵缠近辅，诸王阶其祸，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请解其兵。今延、覃、丹三王尚阴计以危国，请诛之。”帝曰：“渠至是邪？”

后三日，与刘季述矫诏以兵攻十六宅。诸王被发乘垣走，或升屋极号曰：“帝救我！”建乃将十一王并其属至石堤谷杀之，徐以谋反闻，天下冤之。济、韶、彭、韩、沂、陈、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庆王沂，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泽，大中二年始王。亡薨年。

鄂王润，大中五年始王。乾符三年薨。

怀王洽，大中八年与昭、康二王同封。亡薨年。

昭王汭，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乾符四年薨。

广王灏，大中十一年始王，与卫王同封。乾符四年薨。

卫王灌，大中十四年薨。

懿宗八子：惠安皇后生僖宗皇帝，恭宪皇后生昭宗皇帝，余六王亡其母氏、位。

魏王侑，咸通三年始王，与凉、蜀二王同封。

凉王伷，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

威王侃，咸通六年始王郢，十年徙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始王，与睦王同封。王子兄弟为最贤。始，僖宗崩，王最长，将立之，杨复恭独议以昭宗嗣。乾宁元年，李茂贞等以兵入京师，谋废帝立王，会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恭哀太子倚，初封睦王。为刘季述所杀，天复初追赠。

僖宗二子，史失其母氏、位。

建王震，中和元年始王；益王睦，光启三年始王；并亡薨年。

昭宗十七子：积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余皆失母之氏、位。

德王裕，大顺二年始王。帝幸华州，韩建已夺诸王兵，不自安，乃请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杀诸王，因请立裕为皇太子，释言于四方，时乾宁四年也。刘季述等幽帝东内，奉裕即皇帝位。季述诛，裕匿右军，或请杀之，帝曰：“太子冲孺，贼强立之，且何罪？”诏还少阳院，复为王。硃全忠自凤翔还，见王春秋盛，标宇轩秀，忌之，密语崔胤曰：“王既窃帝矣，大义灭亲，渠可留？公任宰相，盍启之？”胤从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许。它日，以语全忠，全忠曰：“此国大事，臣安敢与？此必胤卖臣也。”乃免。帝迁洛，它日谓蒋玄晖曰：“德王，朕爱子，全忠奈何欲杀之？”言已泣下，自啮指流血。玄晖即撻语全忠，全忠恚。帝被杀，玄晖置酒邀诸王九曲池，饮酣，皆杀之，投尸水中。

棣王栩，乾宁元年始王，与虔、沂、遂三王同封。

虔王禊。

沂王禕。

遂王禕。

景王秘，乾宁四年始王，与祁王同封。

祁王祺。

雅王禛，光化元年始王，与琼王同封。

琼王祥。

端王禛，天祐元年始王，与丰、和、登、嘉四王同封。

丰王祁。

和王福。

登王禧。

嘉王祐。

颍王禕，天祐二年始王，与蔡王祐同封。

蔡王祐。

赞曰：唐自中叶，宗室子孙多在京师，幼者或不出閤，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区夫不异，故无赫赫过恶，亦不能为王室轩轻，运极不还，与唐俱殒。然则历数短长，自有底止。彼汉七国、晋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祸云。

## 卷第七十四 列传第八

### 诸帝公主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媼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贞观时，以属尊进大长公主。尝有疾，太宗躬省视，赐缣五百，姆侍皆有赉予。永徽初，赐实户三百。薨年八十六。裕，隋司徒柬之子，终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十九女。

长沙公主，下嫁冯少师。

襄阳公主，下嫁窦诞。

平阳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绍。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鄆，发家赀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于是，名贼何潘仁壁司竹园，杀行人，称总管，主遣家奴马三宝喻降之，共攻鄆。别部贼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持所领会戏下，因略地整屋、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振关中。帝度河，绍以数百骑并南山来迎，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娘子军”。帝即位，以功给赉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

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纶，隋兵部尚书文振子，为工部尚书、杞国公。永徽六年主薨，遗命：“吾葬必令墓东向，以望献陵，冀不忘孝也。”

长广公主，始封桂阳。下嫁赵慈景。慈景，陇西人，帝美其姿制，故妻之。帝起兵，或劝亡去，对曰：“母以我为命，且安往？”吏捕系于狱。帝平京师，引拜开化郡公，为相国府文学。进兵部侍郎。华州刺史。讨尧君素战死，赠秦州刺史，谥曰忠。公主更嫁杨师道。聪悟有思，工为诗，豪侈自肆，晚稍折节，以寿薨。

长沙公主，始封万春。下嫁豆卢宽子怀让。

房陵公主，始封永嘉。下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执失思力。

庐陵公主，下嫁乔师望，为同州刺史。

南昌公主，下嫁苏勣。

安平公主，下嫁杨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礼。

衡阳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尔。

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它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阳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

临海公主，下嫁裴律师。

馆陶公主，下嫁崔宣庆。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下嫁温挺。挺死，又嫁郑敬玄。

常乐公主，下嫁赵瑰。生女，为周王妃，武后杀之。逐瑰括州刺史，徙寿州。越王贞将举兵，遗瑰书假道，瑰将应之。

主进使者曰：“为我谢王，与其进，不与其退，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掩久至是。我闻杨氏篡周，尉迟迥乃周出，犹能连突厥，使天下响震，况诸王国懿亲，宗社所托，不舍生取义，尚何须邪？人臣同国患为忠，不同为逆，王等勉之。”王败，周兴劼瑰与主连谋，皆被杀。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萧锐。性孝睦，动循矩法，帝敕诸公主视为师式。有司告营别第，辞曰：“妇事舅姑如父母，异宫则定省阙。”止葺故第，门列双戟而已。锐卒，更嫁姜简。永徽二年薨，高宗举哀于命妇朝堂，遣工部侍郎丘行淹驰驿吊祭，陪葬昭陵。丧次故城，帝登楼望哭以送柩。

汝南公主，蚤薨。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岭南，更嫁刘玄意。

遂安公主，下嫁窦遼。遼死，又嫁王大礼。

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帝以长孙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装赉视长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汉明帝封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则长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语后，后曰：“尝闻陛下厚礼徵而未知也，今闻其言，乃纳主于义，社稷臣也。妾于陛下，夫妇之重，有所言，犹候颜色，况臣下情隔礼殊，而敢犯严颜陈忠言哉！愿许之，与天下为公。”帝大悦，因请赉帛四十匹、钱四十万即徵家赐之。

豫章公主，下嫁唐义识。

北景公主，始封巴陵。下嫁柴令武，坐与房遗爱谋反，同主赐死。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东阳公主，下嫁高履行。高宗即位，进为大长公主。韦正

矩之诛，主坐婚家，斥徙集州。又坐章怀太子累，夺邑封。以长孙无忌舅族也，故武后恶之，垂拱中，并二子徙置巫州。

临川公主，韦贵妃所生。下嫁周道务。主工籀隶，能属文。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下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公主，恩赏卓异。永淳初薨。道务，殿中大监、谯郡公范之子。初，道务孺褓时，以功臣子养宫中。范卒，还第，毁瘠如成人。复内之，年十四乃得出。历营州都督，检校右骁卫将军。谥曰襄。

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贤，下嫁程怀亮，薨麟德时，陪葬昭陵。怀亮，知节子也，终宁远将军。

兰陵公主名淑，字丽贞，下嫁窦怀悫，薨显庆时。怀悫官兖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

晋安公主，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谔。

安康公主，下嫁独孤谋。

新兴公主，下嫁长孙曦。

城阳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诛，又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昏则吉。”马周谏曰：“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故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今先乱其始，不可为也。夫卜所以决疑，若黷礼慢先，圣人所不用。”帝乃止。麟德初，瓘历左奉宸卫将军。主坐巫蛊，斥瓘房州刺史，主从之官。咸亨中，主薨而瓘卒，双柩还京师。子颢，封河东县侯、济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颢与弟绍以所部庸、调作兵募士，且应之。冲败，杀都吏以灭口。事泄，下狱俱死。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媼。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赏，既而反谮之，遗

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主益望，帝崩无哀容。又浮屠智勳迎占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陈玄运伺宫省襍祥，步星次。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显庆时追赠。

金山公主，蚤薨。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尝见喜愠色。帝有所怒责，必伺颜徐徐辩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誉爱。后崩，时主始孩，不之识；及五岁，经后所游地，哀不自胜。帝诸子，唯晋王及主最少，故亲畜之。王每出閤，主送至虔化门；泣而别。王胜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与群臣同列，不得在内乎？”帝亦为流涕。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

“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

常山公主，未及下嫁，薨显庆时。

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嵩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

高宗三女。

义阳公主，萧淑妃所生，下嫁权毅。

高安公主，义阳母弟也。始封宣城。下嫁颍州刺史王勳。天授中，勳为武后所诛。神龙初，进册长公主，实封千户，开府置官属。睿宗立，增户千。薨开元时，玄宗哭于晖政门，遣大鸿胪持节赴吊，京兆尹摄鸿胪护丧事。

太平公主，则天皇后所生，后爱之倾诸女。荣国夫人死，后丐主为道士，以幸冥福。仪凤中，吐蕃请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乃真筑宫，如方士薰戒，以拒和亲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儿不为武官，何遽尔？”主曰：“以赐驸马可乎？”帝识其意，择薛绍尚之。假万年县为婚馆，门隘不能容翟车，有司毁垣以入，自兴安门设燎相属，道樾为枯。绍死，更嫁武承嗣，会承嗣小疾，罢昏。后杀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额广颐，多阴谋，后常谓“类我”。而主内与谋，外检畏，终后世无它訾。

永淳之前，亲王食实户八百，增至千辄止；公主不过三百，而主独加户五十。及圣历时，进及三千户。预诛二张功，增号镇国，与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实封。主与相王卫王成王、长宁安乐二公主给卫士，环第十步一区，持兵呵卫，僭肖宫省。神龙时，与长宁、安乐、宣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开府置官属，视亲王。安乐户至三千，长宁二千五百，府不置长史。宣城、定安非韦后所生，户止二千。主三子：崇简、崇敏、崇行，皆拜三品。

韦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谋出主下远甚，惮之。主亦自以轧而可胜，故益横。于是推进天下士，谓儒者多褻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响之。

玄宗将诛韦氏，主与秘计，遣子崇简从。事定，将立相王，未有以发其端者。主顾温王乃儿子，可劫以为功，乃入见王曰：“天下事归相王，此非儿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进睿宗。睿宗即位，主权由此震天下，加实封至万户，三子封王，余皆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数徙乃得退，所言皆从。有所论荐，或自寒冗躡进至侍从，旋踵将相。朝廷大政事非关决不下，闻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

人主微指，先事逢合，无不中。田园遍近甸，皆上腴。吴、蜀、岭峽市作器用，州县护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饕怪充于家，供帐声伎与天子等。侍儿曳纨谷者数百，奴伯姬监千人，陇右牧马至万匹。

长安浮屠慧范畜货千万，谐结权近，本善张易之。及易之诛，或言其豫谋者，于是封上庸郡公，月给奉稍。主乳媪与通，奏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传弓劾其奸赃四十万，请论死。中宗欲赦之，进曰：“刑赏，国大事，陛下赏已妄加矣，又欲废刑，天下其谓何？”帝不得已，削银青阶。大夫薛谦光劾慧范不法，不可贷，主为申理，故谦光等反得罪。

玄宗以太子监国，使宋王、岐王总禁兵。主恚权分，乘辇至光范门，召宰相白废太子。于是宋璟、姚元之不悦，请出主东都，帝不许，诏主居蒲州。主大望，太子惧，奏斥璟、元之以销戢怨嫌。监察御史慕容珣复劾慧范事，帝疑珣离间骨肉，贬密州司马。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还京师。

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又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皆私谒主。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先天二年，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贾膺福、鸿胪卿唐峻及元楷、慈、慧范等谋废太子，使元楷、慈举羽林兵入武德殿杀太子，怀贞、羲、至忠举兵南衙为应。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内闲马三百，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叩虔化门，泉元楷、慈于北阙下，缚膺福内客省，执羲、至忠至朝堂，斩之，因大赦天下。主闻变，亡入南山，三日不出，赐死于第。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簿

其田贳，瑰宝若山，督子贷，凡三年不能尽。崇简素知主谋，苦谏，主怒，榜掠尤楚，至是复官爵，赐氏李。始，主作观池乐游原，以为盛集，既败，赐宁、申、岐、薛四王，都人岁袞禊其地。

中宗八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晖。

宜城公主，始封义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恚，别耳削鼻，且断巽发。帝怒，斥为县主，巽左迁。久之，复故封。神龙元年，与长宁、新宁、义安、安乐、新平五郡主皆进封。

定安公主，始封新宁郡。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龙时，又嫁韦濯。濯即韦皇后从祖弟，以卫尉少卿诛，更嫁太府卿崔铕。主薨，王同皎子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锺曰：“主义绝王庙，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将拒诸泉。”铕或诉于帝，乃止。铕坐是贬泸州都督。

长宁公主，韦庶人所生，下嫁杨慎交。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颍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东都废永昌县，主丐其治为府，以地濒洛，筑郭之，崇台、蜚观相联属。无虑费二十万。魏王泰故第，东西尽一坊，漭沼三百亩，泰薨，以与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阁华诡掇西京。内倚母爱，宠倾一朝，与安乐宜城二主、后 胃 郾国崇国夫人争任事，赂谒纷纭。东都第成，不及居，韦氏败，斥慎交绛州别驾，主偕往，乃请以东都第为景云祠，而西京鬻第，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开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苏彦伯。务廉卒坐赃数十万，废终身。

永寿公主，下嫁韦牟岁。蚤薨，长安初追赠。

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张易之，为武后所杀。帝追赠，以礼改葬，号墓为陵。

安乐公主，最幼女。帝迁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裸之，名曰裹儿。姝秀辩敏，后尤爱之。下嫁武崇训。帝复位，光艳动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尝作诏，箝其前，请帝署可，帝笑从之。又请为皇太女，左仆射魏元忠谏不可，主曰：“元忠，山东木强，乌足论国事？阿武子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与太平等七公主皆开府，而主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主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緻过之。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陞约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瀦水。又为宝炉，镂怪兽神禽，间以璅贝珊瑚，不可涯计。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是日，假后车辂，自宫送至第，帝与后为御安福门临观，诏雍州长史窦怀贞为礼会使，弘文学士为宾，相王障车，捐赐金帛不赀。翌日，大会群臣太极殿，主被翠服出，向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攸暨与太平公主偶舞为帝寿。赐群臣帛数十万。帝御承天门，大赦，因赐民酺三日，内外官赐勋，缘礼官属兼阶、爵。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彻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殓，假万骑仗、内音乐送主还第，天子亲幸，宴近臣。崇训子方数岁，拜太常卿，封镐国公，实封户五百。公主满孺月，帝、后复幸第，大赦天下。时主与长宁、定安三家厮台掠民子女为奴婢，左台侍御史袁从一缚送狱，主入诉，帝为手诏喻免。从一曰：“陛下纳主诉，纵奴驹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则免祸，劾奴则得罪于主，然不忍屈陛下法，

自偷生也。”不纳。临淄王诛庶人，主方览镜作眉，闻乱，走至右延明门，兵及，斩其首。追贬为“悖逆庶人”。睿宗即位，诏以二品礼葬之。赵履温谄事主，尝褫朝服，以项挽车。庶人死，蹈舞承天门呼万岁，临淄王斩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兴役，割取肉去。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下嫁韦捷。捷以韦后从子诛，主后薨。

睿宗十一女。

寿昌公主，下嫁崔真。

安兴昭怀公主，蚤薨。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阳。

淮阳公主，下嫁王承庆。

代国公主名华，字华婉，刘皇后所生。下嫁郑万钧。

凉国公主字华庄，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阳。

薛国公主，始封清阳。下嫁王守一。守一诛，更嫁裴巽。

郾国公主，崔贵妃所生。三岁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成人。始封荆山。下嫁薛傲，又嫁郑孝义。开元初，封邑至千四百户。

金仙公主，始封西城县主。景云初进封。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又方士史崇玄为师。崇玄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鸿胪卿，声势光重。观始兴，诏崇玄护作，日万人。群浮屠疾之，以钱数十万赂狂人段谦冒入承天门，升太极殿，自称天子。有司执之，辞曰：“崇玄使我来。”诏流岭南，且敕浮屠、方士无两竞。太平败，崇玄伏诛。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俄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三载，上言曰：“先帝许妾舍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赋，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玄宗不许。又言：

“妾，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于天下不为贱，何必名系主号、资汤沐，然后为贵、？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许之。薨宝应时。

霍国公主，下嫁裴虚己。

玄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张去奢。

孝昌公主，蚤薨。

唐昌公主，下嫁薛锈。

灵昌公主，蚤薨。

常山公主，下嫁薛谭，又嫁窦泽。

万安公主，天宝时为道士。

开元新制：长公主封户二千，帝妹户千，率以三丁为限；皇子王户二千，主半之。左右以为薄。帝曰：“百姓租赋非我有，土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邪？使知俭嗇，不亦可乎？”于是，公主所禀殆不给车服。后咸宜以母爱益封至千户，诸主皆增，自是著于令。主不下嫁，亦封千户，有司给奴婢如令。

上仙公主，蚤薨。

怀思公主，蚤薨，葬筑台，号登真。

晋国公主，始封高都。下嫁崔惠童。贞元元年，与卫、楚、宋、齐、宿、萧、邓、纪、郃国九公主同徙封。

新昌公主，下嫁萧衡。

临晋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潜曜。薨大历时。

卫国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卢建，又嫁杨说。薨贞元时。

真阳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苏震。

信成公主，下嫁独孤明。

楚国公主，始封寿春。下嫁吴澄江。上皇居西宫，独主得入侍。兴元元年，请为道士，诏可，赐名上善。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昌乐公主，高才人所生。下嫁窦锬。薨大历时。

永宁公主，下嫁裴齐丘。

宋国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温西华，又嫁杨徽。薨元和时。

齐国公主，始封兴信，徙封宁亲。下嫁张垪，又嫁裴颖，未嫁杨敷。薨贞元时。

咸直公主，贞顺皇后所生。下嫁杨洄，又嫁崔嵩。薨兴元时。

宜春公主，蚤薨。

广宁公主，董芳仪所生。下嫁程昌胤，又嫁苏克贞。薨大历时。

万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杨拙，又嫁杨锜。薨大历时。

太华公主，贞顺皇后所生。下嫁杨锜。薨天宝时。

寿光公主，下嫁郭液。

乐城公主，下嫁薛履谦，坐嗣岐王珍事诛。

新平公主，常才人所生。幼智敏，习知图训，帝贤之。下嫁裴玘，又嫁姜庆初。庆初得罪，主幽禁中。薨大历时。

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恶之，诏衣羽人服。代宗以广平王入谒，帝字呼主曰：“虫娘，汝后可与名王在灵州请封。”下嫁苏发。

肃宗七女。

宿国公主，始封长乐。下嫁豆卢湛。

萧国公主，始封宁国。下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纥英武威远可汗，乃置府。二年，还朝。贞元中，让府属，更置邑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生三岁，后崩，养于韦妃。性敏惠，事妃有孝称。下嫁柳潭。安禄山陷京师，宁国公主方嫠居，主弃三子，夺潭马以载宁国，身与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射爨，以奉宁国。初，潭兄澄之妻，杨贵妃姊也，势幸倾朝，公主未尝干以私；及死，抚其子如所生。从玄宗至蜀，始封，迁潭驸马都尉。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楼谕降之，不听。潭率折冲张义童等殊死斗，主彀弓授潭，潭手斩贼五十级，平之。肃宗有疾，主侍左右勤劳，诏赐田，以女弟宝章主未有赐，固让不敢当。阿布思之妻隶掖廷，帝宴，使衣绿衣为倡。主谏曰：“布思诚逆人，妻不容近至尊；无罪，不可与群倡处。”帝为免出之。自兵兴，财用耗，主以贸易取奇赢千万澹军。及帝山陵，又进邑入千万。代宗初立，屡陈人间利病、国家盛衰事，天子乡纳。吐蕃犯京师，主避地南奔，次商于，遇群盗，主谕以祸福，皆稽颡愿为奴。代宗以主贫，诏诸节度饷亿，主一不取。亲纫绽裳衣，诸子不服纨綺。广德时，吐蕃再入寇，主方妊，入语备边计，潭固止，主曰：“君独无兄乎？”入见内殿。翌日，免乳而薨。

郾国公主，始封大宁。下嫁张清。薨贞元时。

纪国公主，始封宜宁。下嫁郑沛。薨元和时。

永和公主，韦妃所生。始封宝章。下嫁王诜。薨大历时。

郾国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萧升。升卒，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而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皆私侍主家。久之，奸闻。德宗怒，幽主它第，杖杀万，斥鼎、恽、弁岭表。贞元四年，又以厌蛊废。六年薨。子位，坐为蛊祝，囚端州，佩、儒、偃囚房州，前生子驸马都尉裴液囚锦州。主女为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将杀之，未发，会主薨，太子属疾，乃杀妃以厌灾，谥曰惠。

代宗十八女。

灵仙公主，蚤薨，追封。

真定公主，蚤薨，追封。

永清公主，下嫁裴仿。

齐国昭懿公主，崔贵妃所生。始封升平。下嫁郭暖。大历末，寰内民诉泾水为碛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干以请，诏撤碛以水与民。时主及暖家皆有碛，丐留，帝曰：“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唱！”即日毁，由是废者八十所。宪宗即位，献女伎，帝曰：“太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还之。薨元和时，赠号国，赐谥。穆宗立，复赠封。

华阳公主，贞懿皇后所生。韶悟过人，帝爱之。视帝所喜，必善遇；所恶，曲全之。大历七年，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病甚，啗帝指伤。薨，追封。

玉清公主，蚤薨，追封。

嘉丰公主，下嫁高怡。与普宁公主同降，有司具册礼光顺门，以雨不克，罢。薨建中时。

长林公主，下嫁卫尉少卿沈明。贞元二年具册礼，德宗不御正殿，不设乐，遂为故事。薨元和时。

太和公主，蚤薨，追封。

赵国庄懿公主，始封武清。贞元元年，徙封嘉诚。下嫁魏博节度使田绪，德宗幸望春亭临饯。厌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车，自主始。薨元和时，赠封及谥。

玉虚公主，蚤薨。

普宁公主，下嫁吴士广。

晋阳公主，下嫁太常少卿裴液。薨大和时。

义清公主，下嫁秘书少监柳杲。

寿昌公主，下嫁光禄少卿窦克良。薨贞元时。

新都公主，贞元十二年下嫁田华，具礼光顺门，五礼由是废。

西平公主，蚤薨。

章宁公主，蚤薨。

德宗十一女。

韩国贞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谨孝，帝爱之。始封唐安。将下嫁秘书少监韦宥，未克而硃泚乱，从至城固薨，加封谥。

魏国宪穆公主，始封义阳。下嫁王士平。主恣横不法，帝幽之禁中；锢士平于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贬贺州司户参军。门下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主作《团雪散雪辞》状离旷意。帝闻，怒，捕南史等逐之，几废时士科。薨，追封及谥。

郑国庄穆公主，始封义章。下嫁张孝忠子茂宗。薨，加赠及谥。

临真公主，下嫁秘书少监薛钊。薨元和时。

永阳公主，下嫁殿中少监崔諲。

普宁公主，蚤薨。

文安公主，丐为道士。薨大和时。

燕国襄穆公主，始封咸安。下降回纥武义成功可汗，置府。薨元和时，追封及谥。

义川公主，蚤薨。

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监柳昱。薨贞元时。

晋平公主，蚤薨。

顺宗十一女。

汉阳公主名畅，庄宪皇后所生。始封德阳郡主。下嫁郭縱。辞归第，涕泣不自胜，德宗曰：“儿有不足邪？”对曰：“思

相离，无他恨也。”帝亦泣，顾太子曰：“真而子也。”

永贞元年，与诸公主皆进封。时戚近争为奢诘事，主独以俭，常用铁簪画壁，记田租所入。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入，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赐，未尝改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内外相矜，忸以成风。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谁敢不变？”帝悦，诏宫人视主衣制广狭，遍谕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尝诲诸女曰：“先姑有言，吾与若皆帝子，骄盈贵侈，可戒不可恃。”开成五年薨。

梁国恭靖公主，与汉阳同生。始封咸宁郡主，徙普安。下嫁郑何。薨，追封及谥。

东阳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

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时。

云安公主，亦汉阳同生。下嫁刘士泾。

襄阳公主，始封晋康县主。下嫁张孝忠子克礼。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有司欲致诘，多与金，使不得发。克礼以闻，穆宗幽主禁中。元本乃功臣惟简子，故贷死，流象州，枢、浑崖州。

浔阳公主，崔昭仪所生。大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公主并为道士，岁赐封物七百匹。

临汝公主，崔昭训所生。蚤薨。

虢国公主，始封清源郡主，徙阳安。下嫁王承系。薨，追封。

平恩公主，蚤薨。

邵阳公主，蚤薨。

宪宗十八女。

梁国惠康公主，始封普宁。帝特爱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诏追封及谥。将葬，度支奏义阳、义章公主葬用钱四千万，有诏减千万。

永嘉公主，为道士。

衡阳公主，蚤薨。

宣城公主，下嫁沈。

郑国温仪公主，始封汾阳。下嫁韦让。薨，追封及谥。

岐阳庄淑公主，懿安皇后所生。下嫁杜悰，帝为御正殿临遣，繇西朝堂出，复御延喜门，止主车，大赐宾从金钱。开第昌化里，疏龙首池为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为主别馆。贵震当世。然主事舅姑以礼闻，所赐奴婢偃蹇，皆上还，丐直自市。悰为澧州刺史，主与偕，从者不二十婢，乘驴，不肉食，州县供具，拒不受。姑寝疾，主不解衣，药糜不尝不进。开成中，悰自忠武入朝，主疾侵，曰：“愿朝兴庆宫，虽死于道，不恨。”道薨。

陈留公主，下嫁裴损。损为太子谕德。

真宁公主，下嫁薛翊。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薨咸通时。

临真公主，始封襄城。下嫁卫洙。薨咸通时。

普康公主，蚤薨。

真源公主，始封安陵。下嫁杜中立。

永顺公主，下嫁刘弘景。

安平公主，下嫁刘异。宣宗即位，宰相以异为平卢节度使，帝曰：“朕唯一妹，欲时见之。”乃止。后随异居外，岁时辄乘驺入朝。薨乾符时。

永安公主，长庆初，许下嫁回鹘保义可汗，会可汗死，止不行。太和中，丐为道士，诏赐邑印，如寻阳公主故事，且归

婚赏。

义宁公主，未及下嫁薨。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鹘崇德可汗。会昌三年来归，诏宗正卿李仍叔、秘书监李践方等告景陵。主次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至京师，诏百官迎谒再拜。故事：邑司官承命答拜，有司议：“邑司官卑，不可当。”群臣请以主左右上媵戴鬘帛承拜，两裆持命。又诏神策军四百具卤簿，群臣班迓。主乘辂谒宪、穆二室，歔歔流涕，退诣光顺门易服、褫冠钗奠待罪，自言和亲无状。帝使中人劳慰，复冠钗奠乃入，群臣贺天子。又诣兴庆宫。明日，主谒太皇太后。进封长公主，遂废太和府。主始至，宣城以下七主不出迎，武宗怒。差夺封绢赎罪。宰相建言：“礼始中壺，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请载于史，示后世。”诏可。

贵乡公主，蚤薨。

穆宗八女。

义丰公主，武贵妃所生。下嫁韦处仁。薨咸通时。

淮阳公主，张昭仪所生。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窦滄。

金堂公主，始封晋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时。

清源公主，薨太和时。

饶阳公主，下嫁郭仲词。

义昌公主，为道士。薨咸通时。

安康公主，为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颇扰人，诏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主还南内。

敬宗三女。

永兴公主。

天长公主。

宁国公主，薨广明时。

文宗四女。

兴唐公主。

西平公主。

郎宁公主，薨咸通时。

光化公主，薨广明时。

武宗七女。

昌乐公主。

寿春公主。

长宁公主，薨大中时。

延庆公主。

静乐公主，薨咸通时。

乐温公主。

永清公主，薨咸通时。

宣宗十一女。

万寿公主，下嫁郑颢。主，帝所爱，前此下诏：“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旧制：车舆以镳金钿饰。帝曰：“我以俭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铜。”主每进见，帝必諄勉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干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故诸主祇畏，争为可喜事。帝遂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永福公主。

齐国恭怀公主，始封西华。下嫁严祁。祁为刑部侍郎。主薨大中时，追赠及谥。

广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更许琮尚主。琮为黄巢

所害，主泣曰：“今日谊不独存，贼宜杀我！”巢不许，乃缢室中。主治家有礼法，尝从琮贬韶州，侍者才数人，却州县馈遗。凡内外冠、婚、丧、祭，主皆身答劳，疏戚咸得其心，为世闻妇。

义和公主。

饶安公主。

盛唐公主。

平原公主，薨咸通时，已而追封。

唐阳公主。

许昌庄肃公主，下嫁柳陟。薨中和时。

丰阳公主。

懿宗八女。

卫国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韦保衡。咸通十年薨。帝既素所爱，自制挽歌，群臣毕和。又许百官祭以金贝、寓车、廡服，火之，民争取煨以汰宝。及葬，帝与妃坐延兴门，哭以过柩，仗卫弥数十里，冶金为俑，怪宝千计实墓中，与乳保同葬。追封及谥。

安化公主。

普康公主。

昌元公主，薨咸通时。

昌宁公主。

金华公主。

仁寿公主。

永寿公主。

僖宗二女。

唐兴公主。

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

平原公主，积善皇后所生。帝在凤翔，以主下嫁李茂贞子继

侁，后谓不可。帝曰：“不尔，我无安所！”是日，宴内殿，茂贞坐帝东南，主拜殿上。继侁族兄弟皆西向立，主遍拜之。及帝还，硃全忠移茂贞书，取主还京师。

信都公主。

益昌公主。

唐兴公主。

德清公主。

太康公主。

永明公主，蚤薨。

新兴公主。

普安公主。

乐平公主。

赞曰：妇人内夫家，虽天姬之贵，史官犹外而不详。又僖、昭之乱，典策埃灭，故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概，亡者阙而不书。

## 卷第七十五 列传第九

## 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辽东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赐姓徒何氏，入周为太师、魏国公。祖曜，邢国公。父宽，隋上柱国、蒲山郡公。遂家长安。

密趣解雄远，多策略，散家货养客礼贤不爱籍。以廕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炀帝见之，谓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曰：“蒲山公李宽子密。”帝曰：“此儿顾盼不常，无入卫。”它日，述谕密曰：“君世素贵，当以才学显，何事三卫间哉！”密大喜，谢病去，感厉读书。闻包恺在缙山，往从之。以蒲鞞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归谓子玄感曰：“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玄感遂倾心结纳。尝私自密曰：“上多忌，隋历且不长，中原有一日警，公与我孰后先？”密曰：“决两阵之胜，噫呜咄嗟，足以誓敌，我不如公。揽天下英雄馭之，使远近归属，公不如我。”

大业九年，玄感举兵黎阳，遣人入关迎密。密至，谋曰：“今天子远在辽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钜海，北阻强胡，号令所通，惟榆林一道尔。若鼓而入蓟，直扼其喉，高丽抗其前，我乘其后，不旬月赍粮竭，举麾召之，众可尽取，然后传檄而

南，天下定矣，上计也。关中四塞之地，彼留守卫文升，易人耳。若径行勿留，直保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中计也。若因近趣便，先取东都，顿兵坚城下，不可以胜负决，下计也。”玄感曰：“公之下计，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属皆在洛，当先取之，以摇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计不行。玄感至东都，所战必克，自谓功在旦暮。既获内史舍人韦福嗣，遂任之，故谋不专密。福嗣耻见执，策议皆持两端。密揣其贰，谓玄感曰：“福嗣穷，为我虏，志在观望。公初举大事，奸人在侧，事必败，请斩以徇。”不从。密谓所亲曰：“玄感好反而不图胜，吾属虏矣！”福嗣果遁去。会左武侯大将军李子雄得罪，传送行在，道杀使者，奔玄感，劝举大号。玄感问密，密曰：“昔张耳谏陈胜自王，荀彧止魏武求九锡，皆见疑外。今密将无类之乎？然阿谀顺旨，非义士也。且公虽屡胜，而郡县未有应者，东都尚强，救兵踵来，公当率精甲，身定关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

及隋军至，玄感曰：“策安决？”密曰：“元弘嗣方戍陇右，可阳言其反，使迎我，因引军西。”从之。至陕，欲围弘农宫，密曰：“今给众入关，机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据险，退无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听。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闾乡，追及而败。

密羸行入关，为逻所获，与支党护送帝所。密谓众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计脱，何为安就鼎镬？”众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监使曰：“即死，幸报德。”使者顾金，禁渐弛，益市酒，饮笑欢哗，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贼郝孝德不见礼，去之淮阳。岁饥，削木皮以食。变姓名为刘智远，教授诸生自给，郁郁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赵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 胃媢雍丘令丘君明，转匿大侠王季

才家，为吏迹捕，复亡去。

时东郡贼翟让聚党万人，密因介其徒王伯当以策干让曰：“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之辽海，和亲绝于突厥，南巡流连，空弃关辅，此实刘、项挺兴之会。足下资豪桀，士马精勇，指罪诛暴，为天下先，杨氏不足亡也。”让由是加礼，遣说诸贼，至辄下。因为让计曰：“今禀无见粮，难以持久，卒遇敌，其亡无时。不如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逸马肥，乃可与人争利。”让听之，遂破金堤关，徇荥阳诸县，皆下。荥阳太守杨庆、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合兵讨让，让素惮须陀，欲引去。密曰：“须陀健而无谋，且骤胜易骄，吾为公破之。”让不得已，阵而待。密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伏千兵莽间。须陀素轻让，引兵搏之，让少却，伏发，与游军乘之，遂杀须陀。

十三年，让分兵与密，别为牙帐，号蒲山公。密持军严，虽盛夏号令，士皆若负霜雪，然战得金宝，尽散之，繇是人为用。复说让曰：“今群豪竞兴，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宁常剽夺草间求活哉？若直取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百万之众一朝可附，霸王之业成矣。”让曰：“仆起吠陇，志不及此，须君得仓，更议之。”

二月，密以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拔兴洛仓，据之，获县长柴孝和。开仓赈食，众繇属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将刘长恭、房胤讨密，又令裴仁基统兵出成皋西。密乃为十队，跨洛水，抗东、西二军。令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骑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击长恭等，破之。东都震恐，众保太微城，台寺俱满。

让等乃推密为主，建号魏公。巩南设坛场，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让为司徒，

邴元真左长史，房彦藻右长史，杨德方左司马，郑德韬右司马，单雄信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勳右武侯大将军。祖君彦记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云旂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砲”。进逼东都，烧上春门。

四月，隋虎牢将裴仁基、淮阳太守赵佗降，长白山贼孟让以所部归密。以仁基为上柱国，与让率兵二万袭回洛仓，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桥。隋出军乘之，仁基等败，还保巩。司马杨德方战死。密自督众三万，破隋军于故城，复得回洛仓。俄而德韬死，乃以郑颀为左司马，郑虔象右司马。诸贼帅黎阳李文相、洹水张升、清河赵君德、平原郝孝德皆归密，因袭取黎阳仓。永安大族周法明举江、黄地附之，齐郡贼徐圆郎、任城大侠徐师仁来归。密令幕府移檄州县，列炀帝十罪，天下震动。

护军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项背之亡，汉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让保洛口，公束铠倍道趋长安，百姓谁不郊迎？是征而不战也。众附兵强，然后东向，指搃豪杰，天下廓清无事矣。今迟之，恐为人先。”密曰：“仆怀此久，顾我部皆山东人，今未下洛，安肯与我偕西？且诸将皆群盗，不相统一，败则扫地矣。”遂止。是时，隋军益出，密负锐，急与之确，中流矢，卧营中，隋军乘之，密众溃，弃仓守洛口。

高祖起师太原，密自谓主盟，遣将军张仁则致书于帝，呼为兄，请以步骑会河内。帝览书，笑曰：“密陆梁，不可折简致之。吾方定京师，未能东略，若不与，是生一隋。密适为吾守成皋，拒东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将莫如密。吾宁推顺，使骄其志，我得留抚关中，大事济矣。”令记室温大雅作报书，厚礼尊让。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见推，顾天下无可虑者。”遂专事隋。

九月，遣将李士才将兵十二万，攻隋鹰扬郎将张珣河阴，举之。珣极骂不屈死。齐方士徐鸿客上书劝密因士气趋江都，挟帝以令天下。密异其言，具币邀之，已亡去。炀帝遣王世充选卒十万击密，世充营洛西，战不利，更陈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与世充战。密兵多骑与长槊，而北薄山，地隘骑迹不得骋。世充多短兵盾，蹙之，密军却，世充乘胜进攻密月城。密还洛南，引而西，突世充营，世充奔还。师徒多丧，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恸。自是大小六十余战。

翟让部将王儒信惮密威望，劝让自为大冢宰，总秉众务，收密权。让兄宽亦曰：“天子当自取，何乃授人？”密闻之，与郑颺阴谋让。会世充兵又至，让出拒，少退；密驰助之，战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会飨士，让至密所，密令房彦藻引其左右就别帐饮。密出名弓示让，让挽满，遣剑士蔡建从后击之，并杀其兄、侄及儒信。密驰入让壁慰谕，士无敢动者，以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兵。隋将杨庆守荥阳，因说下之。世充夜袭仓城，密伏甲殪其众。

义宁二年，世充复营洛北，为浮梁，绝水以战，密以千骑迎击，不胜。世充进薄其垒，密提敢死士数百邀之，世充大溃，士争桥溺死者数万，洛水为不流，杀大将六人，独世充脱。会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尽。密乘锐拔偃师，脩金墉城居之，有众三十万。又与东都留守韦津战上春门，执津于阵。将作大匠宇文恺子儒童、河南留守职方郎柳续、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河内郡丞柳燮皆降。于是海岱、江淮间争响附，窦建德、硃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劝进，府官属亦请之。密曰：“东都未平，且勿议。”

五月，越王侗称帝。六月，宇文化及拥兵十余万至黎阳。侗遣使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

令平化及而后入辅，密受之。乃引兵东追化及黎阳。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战，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阳仓，化及攻不可下。密与隔水阵，遥谓化及曰：“公家本戎隶破野头尔，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谏，又虐杀之，冒天下之恶，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后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为鄙语辱密。密顾左右曰：“此庸人，图为帝，吾当折箠驱之。”乃以轻骑五百焚其攻具，火终夜不灭。度化及粮尽，乃伪与和，化及喜，使军恣食，既而密馈不至，乃寤。遂大战童山下，密中矢，顿汲县坚壁。化及势穷，掠汲郡，趣魏县。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密，前后相踵。

初，化及留辎重东郡，遣所署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至是，轨举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东都，执杀逆人于弘达献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温，闻世充杀元文都，乃止。遂归金墉，拘侗使不遣。

初，密既杀翟让，心稍骄，不恤士，素无府库财，军战胜，无所赐与，又厚抚新集，人心始离。民食兴洛仓者，给授无检，至负取不胜，委于道，践蹂狼戾。密喜，自谓足食。司仓贾润甫谏曰：“人，国本；食，人天。今百姓饥捐，暴骨道路。公虽受命，然赖人之天以固国本。而禀取不节，敖庾之藏有时而罄，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听。徐世勣数规其违，密内不喜，使出就屯，故下苟且无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请交相易，难之。邴元真好利，阴劝密许焉。后世充士饱，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众决战，先以骑数百度河，密遣迎战，骁将十余人皆被创返。明日，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师，北阻邙山待之。密议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劲兵来，东都必虚，请选众二万向洛，世充必自拔归，我整军徐

还。兵法所谓彼归我出，彼出我归，以疲之也。”密眩于众，不能用。仁基击地叹曰：“公后必悔！”遂出兵阵。世充阴索貌类密者，使缚之。既两军接，埃雾器塞，世充军，江淮士，出入若飞，密兵心动。世充督众疾战，使牵类密者过阵，噪曰：“获密矣！”士皆呼万岁，密军乱，遂溃。裴仁基、祖君彦皆为世充所禽，偃师劫郑颢叛归世充。密提众万余驰洛口，将入城，邴元真已输款世充，潜导其军。密知不发，期世充度兵半洛水，掩击之。候骑不时觉，比出，世充绝河矣。即引骑遁武牢，元真遂降，众稍散。

密将如黎阳，或曰：“向杀翟让，世勳伤几死，疮犹未平，今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屯河阳，密轻骑归之，谓曰：“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以谢众！”伯当抱密恸绝，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虽无功，诸君必富贵。”掾柳燮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公与唐同族，虽不共起，然逼隋归路，使无西，故唐不战而据京师，亦公功也。”密又谓伯当曰：“将军族重，岂复与孤俱行哉？”伯当曰：“昔萧何举宗从汉，今不昆季尽行，以为愧。岂公一失利，轻去就哉？虽陨首穴胸，所甘已。”左右感动，遂来归。

初，密建号登坛，疾风鼓其衣，几仆；及即位，狐鸣于旁，恶之。及将败，巩数有回风发于地，激砂砾上属天，白日为晦；屯营群鼠相衔尾西北度洛，经月不绝。

及入关，兵尚二万。高祖使迎劳，冠盖相望，密大喜，谓其徒曰：“吾所举虽不就，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以吾故，当尽归国。功不减窦融，岂不以台司处我？”及至，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殊怨望。帝尝呼之弟，妻以表妹独孤氏。后礼寢薄，执政者又求贿，滋不平。因朝会进食，谓王伯当曰：“往在洛口，尝欲以崔君贤为光禄，不意身自为此。”

未几，闻故所部将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诏密以本兵就黎阳招抚故部曲，经略东都，伯当以左武卫将军为密副。驰驿东至稠桑驿，有诏复召密，密大惧，谋叛。伯当止之，不从，乃曰：“士立义，不以存亡易虑。公顾伯当厚，愿毕命以报。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无益也。”乃简骁勇数十人，衣妇人服，戴幕釭，藏刀裙下，诈为家婢妾者，入桃林传舍，须臾变服出，据其城。掠畜产，趣南山而东，驰告张善相以兵应己。

熊州副将盛彦师率步骑伏陆浑县南邢公岨之下，密兵度，横出击，斩之，年三十七，伯当俱死，传首京师。时徐世勣尚为密保黎阳，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乃发丧，具威仪，三军缟素，以君礼葬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欧血者。

邴元真之降也，世充以为行台仆射，镇滑州。密故将杜才干恨其背密，伪以兵归之，斩取其首，祭密冢，已乃归国。

单雄信，曹州济阴人。与翟让友善。能马上用枪，密军中号“飞将”。偃师败，降世充，为大将。秦王围东都，雄信拒战，枪几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后东都平，斩洛渚上。

祖君彦，齐仆射孝徵子。博学强记，属辞赡速。薛道衡尝荐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杀斛律明月人儿邪？朕无用之。”炀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调东都书佐，检校宿城令，世谓祖宿城。负其才，常郁郁思乱。及为密草檄，乃深斥主阙。密败，世充见之，曰：“汝为贼骂国足未？”君彦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扑之。既困卧树下，世充已自欲盗隋，中悔，命医许惠照往视之，欲其苏。郎将王拔柱曰：“弄笔生有余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于偃师。

赞曰：或称密似项羽，非也。羽兴五年霸天下，密连兵数

十百战不能取东都。始玄感乱，密首劝取关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礼贤得士，乃田横徒欤，贤陈涉远矣！噫，使密不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于时云。

## 卷第七十六 列传第十

## 王竄

王世充字行满。祖西域胡，号支颓耨，后徙新丰，死，其妻与霸城人王粲为庶妻。颓耨子收从之，冒粲姓，仕隋，历怀、汴二州长史。生世充，豺声卷发，忌刻深阻。涉书传，喜兵法，通龟策、推步。以廕为左翊卫，迁御府直长、兵部员外郎。从杨素北伐，为幽州长史。

大业初，为民部侍郎，善占对，习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驳，世充以口舌缘饰，众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为江都赞治，迁郡丞。炀帝数南幸，世充善伺帝颜色，阿意顺旨。性机巧，饰台沼、阴奏远方珍物以媚帝，帝爱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宫监事。

世充观隋政方乱，而江左浮剽易动，乃阴结豪桀，有系狱者，皆桡法贷减，以树私恩。杨玄感反，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江南应之，兵十余万。隋将吐万绪、鱼俱罗讨之不克，世充以偏将募江都万人，频击破之。每捷必归功于下。虏获尽推与士卒，故人争为效，由是功最多。

大业十年，齐贼孟让转寇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战，羸兵以示弱。让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缚之，鼓行下江都矣！”时百姓皆入保，野无所掠，让众餒，又苦五壁闭道不得南，即分兵围之。世充数战，

阳不利，走壁；让益骄，数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围壁。世充知贼懈，夜夷灶撤幕，为方阵外向，毁垣而出，奋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去，斩首万级，虏十余万人。炀帝以世充有将帅略，复委捕诸盗，所向辄定。会突厥围帝雁门，世充悉发江都兵赴难，诈为可喜事以邀声誉。在军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释甲，卧必席藁。帝以为忠，愈属信之。

仄次贼格谦兵十余万屯豆子，太仆卿杨义臣杀谦，世充讨其余党，夷之，进击贼卢明月于南阳，俘系数万。还，帝自持酒为劳。

世充启帝：“江淮良家女愿备后廷，无繇进。”帝喜，令阅端丽者，以库货为聘，费不可校，署计簿云“敕别用”，有司不敢闻。具舟送东都宫，会道路剽夺，使者苦之，或沈舟亡去，世充屏不奏。

李密逼东都，诏世充为将军，以兵屯洛口。大小百余战，无大胜负。诏即拜右翊卫将军，趣破贼。十四年，世充引军与密战洛南，有气若城压其营，世充大败，众几尽，走保河阳。自系狱，请罪于越王侗，侗以书慰勉，赐金帛安之，召还洛，哀亡散得万人，屯含嘉城，畏缩不敢出。

会江都杀逆，群臣奉侗为帝，以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宇文文化及拥兵北还，侗听内史令元文都、卢楚等谋，以重官畀李密，使讨贼，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书令即军中拜密，趣兵北讨。密称臣奉制，引后从化及黎阳，战胜来告，众大悦；世充独谓其下曰：“文都等刀笔才，必为密禽，且我军与贼战，多杀其父子兄弟，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以此言激众，文都等闻，大惧。

侗欲以文都为御史大夫，世充不许，曰：“尝与公等约，左右仆射、尚书令、御史大夫，留待勋旧。今各欲得，则流竞开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潜与楚谋，因世充入殿伏甲杀

之。纳言段达庸怯，畏不果，驰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袭含嘉门，围宫城。右武卫大将军皇甫无逸等遣将费曜、田阍拒战太阳门，曜败，世充入之，无逸以单骑遁，收楚杀之。时紫微宫尚闭世充扣门，给伺曰：“元文都等欲执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诛反者耳。”段达执文都送世充，杀之。世充悉遣腹心代卫士，然后入谢曰：“文都、楚无状，规相屠戮，臣急为此，非敢它。“伺与之盟，进拜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乃去含嘉城，居尚书省，专宰朝政，以其兄世恇为内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将兵。分官吏为十头，以主军政。

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屯金墉，劲兵良马多死。世充欲击之，恐士心未一，乃谋以鬼动众，令德阳门卫张永通言梦人谓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讨密。”世充白伺，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击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请战。乃简精卒二万、骑二千，跨洛水为三桥以度兵。密军偃师北山，新破敌，有轻世充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骑蔽山伏，因秣马蓐食，迟明薄之，密阵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驰下，压其营，纵焚庐落，密众大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拔偃师。初，密得世充兄世伟及子玄应于化及军，囚之，至是皆归。世充兵次洛口，密长史邴元真、司马郑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宝货而还。密以数十骑跳奔。

于是，世充自为太尉、尚书令，加黄门印绿綬绶，以尚书省为府，置官属。乃设三榜于府外，其一求文学堪济世务者，其一武干绝众、推锋陷阵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繇是上书陈事日数百，皆慰劳省接，虽吏卒，必饰词诱纳。而世充素诡妄，不能仇其语，士大夫遂贰。初，杀文都，欲诡众取信，乃请事伺母刘太后为假子，至是加号圣感太后。散骑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异乎？”后食伺前，得呕疾，疑见毒，遂

不复朝。以将张绩、董浚卫宫城。

武德二年，矫侗诏假黄钺，相国总百揆，封郑王，授九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旄头云罕，舞八佾，设宫县，出入警蹕。术士桓法嗣自言能决讖，乃上《孔子闭房记》，画男子持一竿驱羊状，因说世充曰：“隋，杨姓也；于文，‘干一’为‘王’，王处羊后，大王代隋之符。

“又陈庄周《人间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与大王名协，明受符命，德被人间，为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为谏议大夫。又罗取飞鸟，书符命于帛，系鸟颈纵之，有弹捕得鸟而献者亦拜官。讽百官劝进。时纳言苏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达等胁侗曰：‘天命不常，今郑王功德甚盛，请揖让，用尧、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发。必天命遂改，尚何禅？公非先帝旧臣乎？朕何赖？’达等流涕。世充又诈曰：‘天下未定，须镇以长君，待天下安，则复子明辟。’”

四月，矫侗策禅位，幽侗于含凉殿，犹三让。遣诸将以兵清宫，世充袭戎服，法驾，导鼓吹入宫，每历一门，从者必呼。至东上阁，更竟冕，即正殿僭位。建元开明，国号郑。乃封兄世衡为秦王，世伟楚王，世恇齐王，诸族属以次封拜，以子玄应为皇太子，玄恕为汉王。世充每听朝决政，诲喻言语淳复百绪，以示勤笃，百司奏事者听受为疲。出则轻骑，无警蹕，游历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谓百姓曰：“故时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无繇察。世充非贪位者，本救时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亲览，当与士人共议之。恐门卫有禁，无以尽通，今止顺天门外置座听事。”又诏西朝堂听冤诉，东朝堂延谏者。繇是章牒真委，观省不暇，后亦不能复出。

五月，裴仁基与其子行俨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谋劫世充，复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鸩杀侗，以绝众望。世充率众东徇地至滑，以兵临黎阳。时黎阳为窦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报其役。

三年，下书大赦，筑练兵台于伊阙。守将罗士信、豆卢达稍稍归国，世充顾下多背己，乃峻诛暴禁以威之。户一人逃，家无少长皆坐，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免。令伍伍相保，一家叛，举伍诛。樵牧出入皆为限，公私不聊生。遣台省官督十二郡营田，行者自谓仙去。以宫城为大狱，意所猜恶，必收系其人，内家属宫中。或命将，亦质其孥乃遣。既而囚质且万口，食不足，饿死者日数十。

七月，高祖诏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保多下，败世充于慈涧城。八月，王陈兵青城宫，世充悉精兵来拒，隔涧言曰：“隋失其国，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顾。熊、谷二州在度内，不取，敦邻好也。今王远涉吾地，越三嶠，馈粮千里，勤师远出，将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独公迷不复。东都士民来请师，陛下重违，我是以来。公若降，富贵可保；必拒我，勉之，无多言！”世充约割地，不许。颍州总管田瓚请举山南二十五郡归。九月，王君廓进拔轩辕，徇地至管城，河南州县以次降定。始窦建德与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结好，并陈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内史令长孙安世报，且乞师。

四年二月，青城宫守将以宫降，王进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诸门，临谷水以战，王阵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逾水击之。兵接，王以骑决战，世充排兵殊死斗，自辰及午乃溃，俘斩八千人。王傅城，堑而守之。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汩泥去砾，取浮土糲米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书

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饿死。御史大夫郑颺丐为浮屠，世充恶其言，杀之。然气竭，但婴城须建德之救。

五月，王禽建德，并获王琬、长孙安世，俘示东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败状。世充惶惑，将突围出保襄、汉，谋于诸将，皆不答，遂率将吏降军门。王受之，以属吏，陈兵入城，发府库贖将士。其黄门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伤士，前诛之；又收段达、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浚、张童仁、硃粲、王德仁等斩洛渚上。以世充归长安，高祖数其罪，世充曰：“计臣罪不容诛，但秦王许臣以不死。”乃赦为庶人，与其族徙于蜀。将行，为羽林将军独孤修德所杀。初，修德父机尝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谋归唐，为所屠者也。高祖免修德官。子玄应，兄世伟，在道谋反，伏诛。世充篡，凡三年灭。

竇建德，贝州漳南人。世为农，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材力绝人，少重然许，喜侠节。乡人丧亲，贫无以葬，建德方耕，闻之太息，遽解牛与给丧事，乡党异之。盗夜劫其家，建德立户下，盗入，击三人死，余不敢进。请其尸，建德曰：“可投绳系取之。”盗投绳，建德乃自縻，使盗曳出，跃起捉刀，复杀数人，繇是益知名。为里长，犯法亡，会赦归。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余人，所赠予皆让不受。

隋大业七年，募兵伐辽东，建德补队长。方如军，会邑人孙安祖盗羊，为县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阴舍之。时山东饥，群盗起，乃谋曰：“往文皇帝时，天下盛强，发百万众伐辽东，犹为所败。今水潦为灾，民力凋敝，主上不是恤，而亲驾临辽。且往岁西征，十不一返，今创夷未平，又重发兵，人情危骇，易以摇动。丈夫不死，常建功于世，渠为亡命虏乎！我闻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葭{++乱}阻奥，可以

违难；承间窃出，椎埋掠夺，足以自资。因得聚豪杰，且观时变，以就大计。”安祖然之。建德为招亡兵及民无产者数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鸡泊为盗，安祖号“摸羊公”。

时郟人张金称亦结众万余，依河渚间，蓀人高士达兵千余屯清河郟上。诸盗往来漳南者多剽杀人，焚乡聚，独不入建德间，郡县意建德与贼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间，闻家屠灭，即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安祖为金称所杀，其下数千人归建德，众益盛，至万人，犹保高鸡泊。然倾身接物，其执苦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为军司马，以兵属焉。建德既统众，思用奇厌伏群盗，乃请士达守辎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绚，诈为亡状。士达取所虏，阳言建德妻子，杀之。建德遗绚书约降，请前驱执贼自效。绚信之，引兵从建德至长河界，欲与盟，兵懈不设备。建德袭杀其军数千人，获马千匹，绚以数十骑去，追斩于平原，献首士达，威振山东。

隋遣太仆卿杨义臣讨破张金称于清河，残党畏诛，复屯啸归建德。义臣乘胜欲遂入高鸡泊，穷划根穴。建德谓士达曰：“隋善将独义臣耳，新破金称，其锋不可当。宜引兵避之，彼欲战不得，军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达不纳。留建德守壁，身将兵逆战，置酒享士。建德闻，曰：“东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祸至不日矣。隋兵胜，必长驱而来，吾不能独支。”乃留众保壁，帅锐士据险待。后五日，义臣斩士达于阵，追北薄垒，守兵溃。建德不能军，以百余骑走饶阳，饶阳无备，因取之。义臣已杀士达，谓余党不足忧，引去。故建德得还平原，收士达士死骸葬焉。为士达发丧，军皆缟素。招溃卒，得数千人，军复振，自称将军。初，他盗得隋官及士人必杀之，唯建德恩

遇甚备，引故饶阳长宋正本为客，尊任之，参决军议。隋郡县吏多以地归之，势益张，兵至十余万。上谷贼王须拔自号“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战死。其下魏刀儿号“历山飞”，壁深泽，众十万。建德以计袭取之，并有其地。

十三年正月，筑坛场于河间乐寿，自立为长乐王。

十四年五月，更号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属，分治郡县。

七月，隋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督兵三万讨之，屯河间七里井，建德以劲兵伏旁泽中，悉拔诸城伪遁。世雄以为畏，稍弛备，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袭之。会大雾昼冥，跬不可视，隋军惊，遂溃，相腾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数百骑亡去。尽得其众，获河间丞王琮，劳遣之。琮复婴城，建德进攻未下，而河间食尽，闻炀帝遇杀，琮率吏发丧，乘城大临，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请降。建德为退舍，饬饌具。琮率郡属素服面缚军门，建德亲释徽纆，与言隋之亡，琮伏哭极哀，建德亦为泣。麾下或言：“河间久拒守，多杀士，今力穷而下，请烹之。”建德曰：“琮，谊士也，吾方旌擢以励事君者。且往为盗，可妄杀人，今将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即令其军曰：“与琮隙者敢辄摇，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

始都乐寿，号金城宫，备百官，准开皇故事。冬至，大会僚吏，有五大鸟集其宫，群鸟从之。又宗城人献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绍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与之侔，国宜称夏。”建德然之。改元五凤，以德绍为内史侍郎。

武德元年，宇文文化及至魏县，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及德绍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杀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为天下诛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奋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争附者，以能杖顺扶义、安四方也。化及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国，仇不共天，请鼓行执

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讨化及，连战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纵撞车机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谒萧皇后，语称臣。执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临斩之，梟首辕门；囚化及并其子，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建德性约素，不喜食肉，饭脱粟加蔬具，妻曹未尝衣纨绮。及为王，妾侍裁十数。每下城破敌，货宝并散赉将士。至是，得隋宫人尚千数，悉放去；其文武、骁果尚万余，各听所之。乃以诛化及报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号大夏。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余随才署职，委以政事。有愿往关中及东都者，恣听不留，仍给道里费，以兵护出于境。

二年，陷邢、赵、沧三州。复陷冀州，执刺史曲棱，赦之，复以为刺史。八月，陷洛州，虏刺史袁子干，遂迁都焉，更号万春宫。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与王世充结欢，北聘突厥，士马益精雄。俄而世充废侗，乃绝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书称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以齐王暕子政道为郟公。义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萧后，建德自将千余骑送之，并献化及首。

未几，连突厥侵相州，刺史吕珣死之。进攻卫州，执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长公主、黎阳守将李世勣，释之。复使世勣守黎阳，馆王、公主，馈以客礼。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纳之不可不赏，赏逆则废教，将焉用为？”命斩奴而返轨首，滑人德之，遂降，齐、济二州亦降。兗贼徐圆朗闻风送款。

三年，世勣自拔归国，吏白建德诛其父，建德曰：“臣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释不问。高祖遣使修好，

建德即以公主等归京师。尝执赵州刺史张志昂、邢州刺史陈君宾、大使张道源等，将杀之，国之祭酒凌敬谏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坚守，以穷就禽，伏节士也。今杀之，无以劝。”建德怒曰：“我傅其城，犹不下，劳费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将高士兴抗罗艺于易南，兵未交，士兴即降，王以为可乎？”建德悟，即释之。然其大将王伏宝数持兵，功略在诸帅上，或谗其反，建德杀之。伏宝临死呼曰：“我无罪，王何信谗，自刈左右手乎？”后战数不利。

九月，建德自帅师围幽州，为罗艺所败，艺乘胜袭其营，建德阵营中，填堑而出，败艺众，进薄其城，不能拔，乃还。济阴贼孟海公兵三万，据周桥城以掠河南，建德自击之。会秦王伐东都，其中书舍人刘斌献说曰：“唐据关内，郑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势也。今唐悉兵临郑，出入二年，郑人日蹙。二国兵不解，唐强郑弱，势必举郑，郑灭则大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莫若援郑，使郑抗其内，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郑完，然后徐观其变。郑若可图，因而取之，并二国兵，乘唐师老，长驱而西，关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与连和，会世充亦自乞师，即令其臣李大师、魏处绘来朝，请解郑围，秦王留之不答。

四年，建德克周桥，虜海公，留其将范愿戍之。悉发海公、徐圆朗之众，并兵号三十万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弘开城纳之。建德进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荥阳。运粮溯河西上，舟相属不绝。壁成皋东原，筑营板渚。遣使与世充约期，又遗秦王以书。

三月，王进据虎牢。翌日，以骑五百觜建德营，设伏道侧，独以数骑去贼营三里，觉，贼出骑追之，王渐却，诱至伏所，卒起奋击。贼骑惊，引去，追斩三百级，获其将殷秋、石瓚，

乃报建德以书。建德失二将，又闻唐兵精，得书犹豫，顿六十日不敢西。

时世充弟世辩为徐州行台，亦遣将郭士衡、兵数千人从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轻骑抄其饷，执贼大将张清特。建德惧，人情携骇，其诸将又新破海公，掠获盈给，日夜思归。凌敬说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围东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济河，取怀州河阳，以重将戍之，然后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传檄旁郡，进壶口以骇蒲津，收河东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虚搆寿境，师有万全，一也；拓土得众，二也；郑围自解，三也。”建德将从之，而王琬、长孙安世日请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阴赍金玉陷诸将，以挠其谋。众乃曰：“凌敬书生，岂知战？”建德乃谢曰：“今士心锐，天赞我也，师将大捷。方用众议，不得如公言。”敬固争，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谏曰：“祭酒计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难纾矣。今顿兵虎牢下，徒自苦，恐无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郑朝暮待吾来，既许之，岂可见难而退，且示天下不信。”

五月，建德自板渚出为阵，西薄汜南，属鹊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为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军，按甲不战，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士器，令不肃也；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待其饥，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争饮，意益怠。王麾军先登，骑怒，尘大涨，乃率史大奈、秦叔宝缠麾帜，弛出贼阵后，建德军顾而惊，遂大溃。建德被重创，窜牛口谷。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获之，传而西，斩长安市，年四十九。初，其军有谣曰：“豆入牛口，势不得久。”至是果败。

建德妻与其左仆射齐善行以骑数百遁还洛州。余党欲立其

养子为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号为威强，今一出不复，非天命有归哉？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民也！”遂分府库散给将士，令各解去。善行乃与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率官属及建德妻奉山东地并传国八玺来降。建德起兵至灭凡六年。

赞曰：炀帝失德，天丑其为，生人辜，群盗乘之，如胃毛而奋。其剧者，若李密因黎阳，萧铣始江陵，竇建德连河北，王世充举东都，皆磨牙摇毒以相噬螫。其间亦假仁义，礼贤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气腥焰，所以亡隋，触唐明德，折北不支，祸极凶殍，乃就歼夷，宜哉！